触不到恋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第一章

曹百万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旅馆，进门之前还不忘贼头贼脑地四处张望一下，心跳速度加快了。在以前，这种地方在他的眼里就是某些发情期的雄性灵长目动物在劲舞团骗妹妹聊天的地方。旅馆门口上方的横幅像圣旨一样高悬着，上书一行大字：钟点房2小时80元。在曹百万看来不如改成“一夜情套房4小时80元”来得更直接。

没想到，今天他居然也走向了这圣旨高悬的性爱皇宫。对这时候的曹百万来说，有性就是皇宫，管他是街边几十块的小旅馆还是香格里拉几万块的总统套房，这注定是个荷尔蒙沸腾的美好下午。

房间很简陋，但对于纯粹只为解决下半身膨胀问题的曹百万来说，一张床和一挂窗帘足够了。他坐在床沿上四处环顾一下，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捏着床单和褥子一角，闻了闻，接着把它们一起掀起来，又吹了吹，坐了上去。看着已经像帐篷一样被豁然支起的裤裆，曹百万的脸上泛起了满足的笑。

门这时候响了，曹百万问都没问就直接把门打开，一把把门外的女孩拉进来。门还没关好他就粗鲁地撩起女孩的T恤，把头伸了进去，像一个饿得发疯的婴儿一样在女孩的胸前乱啃。女孩被挤在墙角，抱着T恤里的脑袋哼哼唧唧。

一顿折腾之后，曹百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丛小明带床单了没有。丛小明咧咧嘴说忘了，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分外动人。曹百万想了想，又说带工具了没？丛小明哼哼唧唧地说啥工具啊，工具不是长在你身上吗？曹百万不耐烦地说，你这丢三落四的德行到底什么时候能改，避孕套啊。丛小明说，忘了。曹百万皱着眉头。丛小明说没事，哺乳期呢。曹百万愣了一下，把手从丛小明胸前抬了起来，几滴白色的乳汁聚集在他的指尖，迟迟不愿滴落，他小心翼翼地舔了舔，说这玩意还挺甜，然后做日本鬼子见到花姑娘状扑向了丛小明，却被丛小明拦在了半空。丛小明问：“你没被她发现吧？”曹百万摇摇头，

说你呢？丛小明也摇摇头。曹百万说那还磨蹭什么，都憋了一年了，来吧！曹百万把丛小明按在床，翻身上马。

战鼓敲了没有两分钟就鸣金收兵了，整个过程让曹百万感觉像用一片猪肉在敲打另外一片猪肉，机械、局促，毫无艺术性。丛小明在这两分钟之内极尽尖叫之能事，一路高歌猛进，加快结束进程。丛小明粉面含春地说，宝贝，要不我们再来一次？反正两个小时还早，说完掩面窃笑。曹百万站起来撕扯着卫生纸说，行了，早点走吧，不然一会她该找来了，你办事还是那么没水准，怎么能找这么个地方。丛小明嘟囔着，这地方不是便宜嘛。

曹百万嘴上没说，其实心里挺感动，他知道哺乳期的女人一般没什么性欲，两分钟她能“高潮”到这分上，那得卖多大力表演！曹百万边想着，边往屁股上套内裤，忽然丛小明拦住了他，说等等，你屁股上这内裤好像不是你的吧？

“是我的，新买的。”曹百万纯熟地解释着。

曹百万刚套上长裤，忽然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这种旅馆根本不会有服务员来服务，要么是敲错门的，要么是警察！

曹百万三下两下穿好衣服打开门，丛小明来不及穿衣服，拉条毛巾盖住了重要部位。门外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曹百万尴尬地说：“妈，你来这干吗？”

来的人是曹百万的丈母娘，全名叫郑秀兰，体态丰盈，皮肤保养得比较好，虽然不年轻了，但是从她光滑的脸上依然能看得见她年轻时的风采，只不过口红涂得有点多了，跟刚吃过死孩子一样恐怖。

郑秀兰不由分说地冲进屋里，这时候的丛小明正犹抱毛巾半遮身，满脸通红，整个房间就像电视上的抓嫖现场，丛小明就是卖淫女。郑秀兰二话不说，把手里的东西扔到床上噔噔噔地蹬着高跟鞋就出去了。

被郑秀兰扔下的是一个孩子，这孩子才三个月大，不会爬，趴在床上只会划拉着手脚，像搁浅在海边的海龟。这孩子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特别可爱，一双万人迷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扇着诱人的光。

这孩子有一个贱名叫“蹬倒山”，是他们老家对绿色大蝗虫的昵称，孩子的奶奶坚决主张要叫这个名字或者类似的名字，说叫贱名的孩子好养。其实丛小明是无所谓的，她早就就此演化出一个新的小名，叫“蹬蹬”，而曹百万实际上是有点不愿意的，现在的孩子哪有养不活的？干吗这么作践孩子，但是没办法，老妈非要坚持。最不高兴的是郑秀兰，说我怎么给一个虫子当外婆了？

蹬倒山号啕大哭，曹百万瞪了他一眼。丛小明在曹百万的屁股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然后把蹬倒山抱到怀里熟练地把奶头塞进蹬倒山的嘴里，甜蜜地笑笑，抬起头怒嗔曹百万，“别以为他不会说话你就凶他，其实他什么都看得懂，不准给他脸色看。”

曹百万无奈地摇摇头，说行啊，就准州官冲我哭，不准百姓瞪眼珠。我先走了，你老妈还在生气呢，我得去哄哄她。曹百万说完转身准备走，却被丛小明抓住了裤腰，说你等等，把裤子脱了。曹百万两手抓住裤子，说你干吗，还想再来一次？

“来个屁，把你的内裤再给我看看。”

“看什么，说过我新买的嘛！”

“你买的？这里这么窄能包得住你那一坨吗？”

“这根本就是一条女式内裤。你自己买女式内裤？你变态啊？再说了，你什么时候自己买过衣服？”

“哦……大概我买错了，你知道的，我从来不自己买衣服，没经验。”曹百万说完就要提裤子。

“等等。”见曹百万急于脱身，丛小明抓住了曹百万的手说，“这内裤我怎么看着眼熟？”

“是啊，我说是我以前买的嘛，你肯定见我穿过的。”

“不是，我想起来了，这条内裤是妈的！”

“哦……可能是洗好放在一起，拿错了。”

曹百万不耐烦地重新穿好裤子，出了门又折回来。

“妈怎么会跟到这来？”

“我怎么知道？”

“肯定是你把她引到这里来的！”

曹百万说完要走，又被丛小明叫住，丛小明欲言又止面颊绯红。曹百万说有什么事快点说。脸上的表情像便秘。

丛小明说你现在怎么都不管我了。曹百万无奈地抓着头皮说，我这不是急着去哄你的宝贝妈吗？不然她不干了，谁给我们带孩子？曹百万说完掉头走了。

“最近有人追我。”丛小明对着曹百万的背影说，声音有点小，她不确定曹百万是否能听清。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丛小明有点失落。

忽然门外探出一颗脑袋，曹百万说有人追你？你上班不才一个月吗？本事见长嘛现在，小三是不是看上你胸前的层峦叠嶂了？你没告诉他这是你儿子的干粮袋？等儿子把干粮吃完了，袋子就瘪了，还会下垂。

丛小明生孩子之前和之后身材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胸突然大了两号，了解的人知道那是奶撑大的，不了解的着实会被丛小明的身材吓到。

生完孩子两个月就上班了，丛小明也不愿这样，但是没办法，房款要早点还。

第二章

蹬倒山在丛小明的怀里睡着了，丛小明看着孩子不由自主地笑了，自从有了孩子，她的笑神经似乎就失控了。看到孩子想到孩子甚至听到类似于婴儿的哭声，丛小明都会神经过敏，而且想孩子不以时间地点事件为转移。最过分的一次是老板正在盯着她的胸部训她，说你怎么能把fly翻译成苍蝇呢？又怎么能把free翻译成免费的呢？好好一句“两人在空中自由飞翔”被你翻译成“两人是免费的苍蝇”，客户很恼火，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云云。这时候丛小明正在想着昨天晚上曹百万把蹬倒山举到头顶，伸嘴要去亲蹬倒山的小鸡鸡，忽然一股暖流从天而降，小鸡鸡适时发射，曹百万目瞪口呆，童子尿悉数被曹百万收入口中，曹百万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咂咂嘴说，童子尿，大补啊。蹬倒山在曹百万手里咯咯地笑，曹百万再次把他举起来，说有本事你再尿，话没说完，一股暖流再次从天而降，更补的东西来了，不过补庄稼不补人，金黄色的大便从曹百万的胸前缓缓淌下来。丛小明想着就笑了，笑得花枝乱颤。而此时的老板脸黑得像包公，这场面，倒似乎是丛小明在嘲笑老板。幸亏丛小明解释得快，再加上汹涌的波涛，摄人心脾，她勉强混过这一关。

窗外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现在是2006年10月7日，丛小明的孩子出生整三个月，初秋的上海像个巨大的花园，花香四溢。

曹百万急匆匆地往家里赶，他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丈母娘火气大。丈母娘这人优点挺多，遗憾的是缺点比优点还多，爱生气就是比较让人头大的毛病之一，玩失踪就是之二，两者连一块，能让曹百万的头大成热气球，而这两样似乎都是怀春的少女爱犯的毛病，于是曹百万称之为“岳母怀春”。每当这时候，郑秀兰总是粉面含春地说，你不知道人家更年期吗?

曹百万连滚带爬地来到21楼的家中，一进门，看见丈母娘正在往包里收拾东西。曹百万夺下丈母娘手中的包说你干什么？郑秀兰气鼓

鼓地说我要回老家。曹百万说别瞎说了，你回老家蹬蹬怎么办？丈母娘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让你妈来吧。曹百万无奈地摇摇头，说我都说了一百遍了，我妈来不了。郑秀兰说我不管，当奶奶的都不管，我当姥姥的更管不着，反正我要走，你们自己生孩子自己养，又不是我的孩子。

曹百万不说话，心里堵得慌，他很清楚，没有丈母娘在上海帮忙带，这孩子还真养不活了。

2005年的某一天，丛小明的月经推迟了十多天，试纸上显示了两道红杠。曹百万就是否留下这孩子征询朋友意见的时候，丁玉刚第一个跳出来阻拦，他说老曹就你也想养孩子？你这孩子要生了，我保证你养不大。曹百万拳头伸到一半强忍着收了回来？拳风吹皱了丁玉刚的脸皮，但丁玉刚还是硬着嘴说，反正你要么养活不了他，要么养活了他你也养活不了你自己。生孩子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率，零保障的生意，整个一赔本货，总之我测算过，现在养活一个孩子比修一座杨浦大桥的投资风险还高。不信我跟你赌，如果你就保持现在这种收入水平，能在上海顺利地把孩子养到大学毕业，我输你十万块，否则你输我一万块？怎么样？我多输你十倍，敢不敢赌？

拿这样的事情打赌，只能是最亲近的朋友了，丁玉刚是曹百万从情敌发展成的朋友，当然，过程稍有曲折。打完赌大概两年后，也就是2007年8月１０日，丁玉刚千里迢迢赶到山东参加蹬蹬的葬礼的时候，曹百万边擦泪边写了一张一万块的欠条给他，说我穷得连这张纸都是借别人的，你不嫌弃先拿着。丁玉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说我当时是为了你好，劝你等条件好了之后再要孩子，我真是个乌鸦嘴。说完左右开弓抽了自己十多个耳光，嘴角都打出血了。

郑秀兰坐下来满腹怨气地说，小明才刚出月子，你们现在不能同房。

这个时候的丛小明正抱起熟睡的蹬倒山准备离开旅馆，忽然感觉下身有东西流出来，她重新把蹬倒山放回床上，把手伸进内裤里摸了

一下，她感觉颜色有点奇怪，于是她把手拿到窗边，想看清楚一点，这时候蹬倒山翻了个身，险些掉到床下，丛小明赶紧把手指在窗帘上蹭了两下就跑过去抱孩子。

古语说父母十有八九都是死在孩子手里的，也许不假。

曹百万说再怎么你也不至于撒手不管吧。郑秀兰说，单就这事来说是不至于，不过你别忘了，我不止生了小明一个，她哥刚刚来电话，说她嫂子怀孕了，这是她怀的第五个孩子了，我也不瞒你，前两个是不该怀的时候怀的，都打掉了，怀第三个和第四个你就知道了，不到一个月就自然流产了。这次医生要求你嫂子辞职在家养胎，这样一来就剩你哥一个人挣钱，谁伺候你嫂子？难不成让你哥辞职在家照顾你嫂子？饿了两个人就打开窗户喝西北风？就算你肯喝也得老天爷刮给你啊！

曹百万说那好吧，你走吧！

第三章

回报率不谈，养孩子虽然不像修一座杨浦大桥那样费劲，但确实是一项工程。首先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用十足的快感和十分的体力把两个人的精华碰撞到一起打造出一个方案的雏形，然后不断论证，悉心完善，经过十个月，方案最终成熟，开始执行。这个过程要准备大量资金，配置全家上下的优势资源，中间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工程停滞甚至流产，而工程周期至少是十八年。

丛小明晃晃悠悠哼哼唧唧地抱着蹬倒山回家的时候，发现郑秀兰正在擦泪，曹百万耀武扬威地坐在郑秀兰旁边。丛小明常常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当初郑秀兰在家那简直就是一霸，奶奶几番挣扎想要翻盘，都被郑秀兰无情地镇压了下去，到丛小明的父亲去世之后，奶奶便一命呜呼了。那时候家庭战争爆发时，丛小明经常跟哥哥丛大纲依偎在一起，两个小孩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后来丛大纲跟丛小明说，爸不是工伤死的，是被妈逼死的，丛小明差点惊掉下巴，但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没结婚之前丛小明经常担心将来郑秀兰会把战火烧到曹百万头上，但现在看来，似乎郑秀兰对曹百万服服帖帖的，万分诡异。

见丛小明回来，郑秀兰立刻上去接过蹬倒山，抱在怀里亲个不停，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嘴里念叨着，外婆要回老家了，可外婆就是舍不得你啊。

丛小明一听愣住了，没等丛小明问，郑秀兰接着说，你嫂怀孕了，要辞职在家养胎，我要回家照顾她。丛小明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太好了，我终于要有侄子了，希望嫂子这次一定要保住孩子，你赶紧回去吧。丛小明说到这忽然停住了，三个人大眼瞪小眼，最后三个人的眼睛全部盯在蹬倒山身上，蹬倒山咯咯地笑了起来，清脆无比，听得人心尖上的肉颤抖不止。

曹百万转身进了厕所，丛小明像跟屁虫一样跟了进来。丛小明吐吐舌头说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曹百万洗了把脸对着镜子，挤了挤脸上的痘痘说，还行吧，也不算太错。丛小明说那蹬蹬怎么办？曹百万一用力，鼻头上渗出了血迹，他疼得皱着眉头说还是老规矩，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不会让你背着蹬蹬去上班的。丛小明瞪着大眼睛说，啊？不用我背？那你背更不合适啊。曹百万摇摇头说，我也不背，我有别的办法。丛小明乖乖地点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说完看到曹百万的鼻头说你流血了。曹百万说我知道。丛小明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我流血了。曹百万没听清，以为丛小明还在说他，他重复了一遍说我知道了，流这点血没事，离心脏老远。丛小明说我流血了，我想大概是要来事了吧，不过网上说哺乳期的女人是不会这么早来月经的……

丛小明说着就出去了，留下曹百万一个人对着镜子发愣。十秒钟后曹百万才反应过来追到卧室里，问丛小明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丛小明看了看天花板，说不用，等等看吧，反正也不疼，动不动就去医院，咱哪花得起那钱啊？

“动不动就去夜总会，哪花得起那钱啊？”曹百万在电话里说，丁玉刚在那头哼了一声说操，知道给我省钱了，出息了嘛你？客户请我的，快过来。

“刚陪你的那个大波妹，手感怎么样？”半夜时分，两人从夜总会出来，坐在丁玉刚的车子里，摇开车窗，烟从车窗飘出来，像是谁出了窍的灵魂。初秋的夜晚，空气凉爽清澈得像泸沽湖的水。曹百万摇摇头说，手感？你自己弄袋硅胶摸摸，就知道手感怎么样了。丁玉刚吐出一口烟笑笑说，我那女客户可真够骚的。曹百万哼了一声说就摸两下就能摸出骚味来？丁玉刚认可地做出一副淫荡的表情。曹百万疑惑地看着丁玉刚，说不会吧，你刚跟她离开半个小时，就是干这个去了？丁玉刚说你别管多长时间，春宵一刻值千金。她居然叫我老公，你说我能放过她吗？

曹百万关掉电脑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对一个平面设计来说，能赚到更多钱的办法就是拼命接私活，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有很多，钱无疑是重中之重。从十二点到三点，蹬倒山醒了三次，平均一个小时一次，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特别能吃，每次喂奶要折腾半个小时，这样丛小明一天睡八个小时，每晚喂奶八次，每次半小时，其实算来算去，一晚上也就能睡四个小时，从蹬倒山出生到现在三个月，丛小明就没有一天睡踏实过。丛小明还能清晰地记得，没有蹬蹬的日子，两个人周末通常睡到中午十二点一点才起床，那时候觉得颓废，现在觉得奢侈，遥不可及。

凌晨五点的时候，天蒙蒙亮了，丛小明老梦见自己到处找厕所，她知道已经憋得不行了，匆匆起身却发现身边没有老妈的身影。她匆匆地跑向厕所，却发现曹百万慌里慌张地从厕所里出来，她根本来不及听曹百万说话，小跑着就冲了进去，却见黑暗中的老妈正在马桶前提裤子。丛小明无奈地说，你快点老妈，我要尿裤子了。郑秀兰匆忙让出马桶，说哎哟要死了，一家人争厕所，明天要下雨了。丛小明坐在马桶上，爽快地叹了口气，对着老妈的背影说，妈，你怎么上厕所不开灯的？不用这么节省吧。

第四章

第二天10月8日，发工资的日子，丛小明和曹百万都是这一天发工资，丛小明只领了三千块，还有两百块的基本奖金没拿到，丛小明也没敢问，她知道为什么。她转身来到楼下，把钱全部存进了贷款账户。

这个时候，曹百万正在财务那里一张一张地数着钞票，四十张，不多不少，而之前的一年他的工资还是三千五，涨到四千块有半年了，可是丛小明并不知道。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他甚至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用这四十张钞票狠狠地抽自己几个耳光，显然，这种挣钱速度，离他“百万”的名号还差老远。

其实曹百万是绰号，是丛小明给他起的，不过得了这个外号也是曹百万咎由自取。他本名叫曹可陈，“陈”为“陈述”之意。他老爹这名算给他取对了。这家伙特别能说，来感觉的时候那张嘴简直就是个喷雾器，唾沫星子像农药一般四处飞溅，在阳光下罪恶地飞舞。有次喝完自来水他打着饱嗝跟丛小明喷上了，说我现在24岁，我跟你保证，我三十岁之前一定会赚够五百万，你现在就去淮海路逛，你记住，三十岁以前买不起那里的衣服是你老爸的错，三十岁以后你还买不起，那就是我的错。丛小明瞪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他说，你上哪弄五百万？买彩票啊？曹百万说这你就别管了，等着数钱吧。丛小明也傻，竟然把这话当真了，想了想说不用五百万，就一百万吧，够在上海买个房子就行，为了提醒你，从今以后我就叫你曹百万了。曹百万想了想，觉着这绰号有派，欣然应允。这一晃，曹百万的名字都叫了四年了，还有两年他就三十了，他依然贫困潦倒。

挣了三千块，存了三千块，银行比强盗都狠，要你的钱都不用抢，你得自己乖乖地送过来。丛小明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两手空空。

办公室的门口一群人在围观，一贯爱看热闹的丛小明哪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她奋力挤进去之后，却发现两个女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周围的人形成一个圈把格斗者围在中间，圈大小合适，既不会远到影响观赏，又不至于近到让血溅到自己身上，并且圈随着格斗者的移动而不断移动着。丛小明一边怒斥围观者麻木不仁，一边上去拉架。被打的是公司一个财务，五十岁了，大家表面上叫她葛小姐，背地里叫她葛大妈，人前人后辈分陡然长了两辈，她身上的一切条件都符合人们对黄脸婆的描述。等丛小明奋力将两人拉开的时候，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变了形的胸罩，顾不上人多，她先检查了一下自己胸前，发现波涛依旧，再看葛大妈，胸部瞬间下移了十五公分。丛小明红着脸把胸罩塞到葛大妈手里，灰溜溜地回到位子上。办公室只剩下旁边的Jessica了，丛小明跺着脚说郁闷，拉了半天架还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打架呢。Jessica是丛小明办公室里的死党。她偷偷四下看看，没人，小声对丛小明说了俩字：乱伦！

丛小明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什么是乱伦？Jessica摇摇头说服了你了，乱伦就是自己亲戚乱搞男女关系，葛大妈的儿媳妇跟她老公勾搭上了。丛小明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说跟谁老公勾搭？Jessica说跟葛大妈的老公，也就是儿媳妇跟公爹私通，你明白了吗大小姐？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投胎的时候走错地方了？丛小明说那我投胎的时候该去哪里？Jessica说该去猪圈，说完拿着杯子一溜烟跑了。

丛小明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公爹跟儿媳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Jessica捧着一杯咖啡回来说，想不明白吧，告诉你吧，因为葛大妈的老公退休早，而葛大妈还想多挣点，于是儿媳妇坐月子都是她老公在家伺候的，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哎，日久生情啊，感情是不分年龄不分辈分的。

丛小明打算不再听她描述葛大妈家变态的两性关系，她拿着文件起身去复印，却听见Jessica在背后说，小明，你家百万还是那么帅啊，听说你老妈在你家帮你们带孩子？

丛小明转身皱着眉看着她，Jessica吐吐舌头把头埋到了电脑显示器后面。

郑秀兰晚饭做了红烧大排，她往曹百万和丛小明碗里各夹了一块，盘子里还剩下一块，她犹豫了一下又夹了起来，放到了曹百万碗里，说你是劳力，多吃点。丛小明笑着说："丈母娘亲女婿，这话一点不假，看看，亲得比亲女儿还亲啊，哎……"言语之间一股醋味赫然流露。郑秀兰瞪了她一眼，说小曹工作比你辛苦，饭量比你大，你要知道疼老公，不然都想着自己，这日子还怎么过？我这是替你疼老公呢，傻闺女。记住，夫妻俩遇到事情一定先替对方想想。也许曹百万不知道这话的深意，但丛小明听后，忽然回到了小时候父亲去世时的那一刻，她跟哥哥依偎在角落里，看着郑秀兰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哭天抢地。

曹百万没接这茬，狠狠地咬下一口大排，问郑秀兰什么时候走。郑秀兰说："我还没想好，你嫂子那一天也耽搁不了，你爸又走得早，要是真出什么事，我可真成了丛家的?古罪人了。不过我又舍不得蹬蹬又舍不得你们俩……"郑秀兰端着碗说着，一粒米从碗里撒出，曹百万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拣起米粒，然后扯出一张纸，在地上不停地擦，擦得地板吱吱作响，郑秀兰和丛小明都不说话，愣愣地看着曹百万忙活。

"你赶紧走吧，明天就走。"曹百万终于扔掉纸巾坐回位子上，咬了一口大排，红色的酱汁从他嘴角留下来，像血一样恐怖。丛小明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郑秀兰低下头不说话。

吃完饭，丛小明来到曹百万房间，一把抓住了曹百万的裤裆，疼得曹百万大叫不止，郑秀兰的敲门声和询问声应声而起。丛小明大声说没事的妈，我们玩呢。郑秀兰说你出来！我有急事。

他们家两室一厅的房子，丛小明、郑秀兰和蹬蹬睡一个房间，曹百万由于晚上要加班加点，所以自己睡在另外一个房间。

第五章

丛小明知道老妈是不让他们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她胡乱应承了一声，然后压低了嗓音，手却没有从曹百万胯下拿开。丛小明说你什么意思？曹百万说轻点轻点，我里面还装着亿万子孙后代呢。丛小明说我已经有蹬蹬了，我管你那些液态子孙后代了！曹百万说这事只能这么办了，我们不能那么自私，必须要让妈走。丛小明说你是那个意思吗？曹百万斜着眼睛看看丛小明，说长本事了嘛。丛小明说我没什么本事，但是我觉得你似乎不是那个意思。曹百万说妈不是想走吗，我让她走，放心吧，这样她反倒不会走了。她这人，我了解。丛小明挠挠头说，是吗？我怎么不了解？曹百万摇摇头无语。丛小明说那我哥怎么办？曹百万叹口气说我也没办法，只能祈祷老天爷别让嫂子再流产了。丛小明瞪着眼睛看着曹百万说，你太自私了吧？曹百万轻蔑地说，半岁大的孩子和没出生且不一定能顺利出生的孩子相比，哪个更重要？丛小明说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曹百万说没别的办法了，我都想过了。你辞职照看蹬蹬不现实，我们俩还完贷款得饿死，更别说还有借的十万块首付款要还；雇保姆需要很多钱，我们这小房子也住不下她，让她跟我睡一床，你愿意啊？再说了，现在保姆拐跑孩子的事也不是没有，喂孩子吃安眠药的更是屡见不鲜，你放心啊？丛小明摇摇头说不放心，那你老妈呢？曹百万瞪大了眼睛说，你有哥哥我就没有哥哥了？你不知道我妈正带着哥哥的小孩？再说我老爸身体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半夜一口痰噎住，气上不来，没人给他拍背他都能憋死。去年有天晚上我妈睡得沉，结果半夜她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我爸趴在炕沿上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再晚一会估计蹬蹬就见不着爷爷了。丛小明说那现在他也没见着爷爷啊。曹百万大怒，说现在见不着等过年不就见着了，你什么意思？咒我爸活不到过年啊？

“你那流血的毛病好了没？”丛小明临出门前，曹百万问。

丛小明想了想，又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没注意，好了，可能是产后恶露吧。

半夜不知道几点，曹百万竟然趴在键盘上睡着了，被丛小明叫醒的时候，电脑的word文档里打了八十多页“0”，这是曹百万睡着后压到键盘数字键的结果。

丛小明说不好了，蹬蹬发烧了。曹百万搓搓眼睛，说：“宝贝别怕，婴儿发烧是常见现象，你先给他量量体温。”

“量过了。”丛小明很紧张。

“多少度？”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你说什么呢？”曹百万有点恼火。

“温度计被蹬蹬咬破了，他昨天刚发出来的小牙……”丛小明说着哭了起来。

曹百万愣了一秒钟，猛地蹿起来，推开丛小明就往大房间跑。此时的蹬倒山小脸红得吓人。

曹百万冲过去，把蹬倒山抱起来，大头朝下，大声喊着，水，快拿清水！快把地上的水银扫干净……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水银有剧毒，不过液态水银比气态水银毒性要小一些。

灌了一通白开水，又抠了蹬蹬喉咙，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吐出来。曹百万摸摸蹬倒山的后脑勺，感觉烫得不轻。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丛小明咬破的温度计在哪里。丛小明乖乖地拿出温度计递给曹百万，他看了一下，觉得蹬倒山就算吃下去也不会吃很多，稍微轻松了一点。他边给蹬倒山穿衣服，边说：“说了一百次了，小孩测体温不能放在嘴里的，谁让你这么干的？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曹百万怒斥丛小明。

“是我。”郑秀兰极度懊悔，“我有什么办法，我放他腋下，但是他老乱动，我就想……”

曹百万嘴巴张了张，瞪大了眼珠子说没办法？那你现在有办法了？没办法就不要量，不量也比放在嘴里咬破了强！郑秀兰不再做声。其实真实情况是郑秀兰要把温度计放到蹬倒山嘴里的时候，丛小明试图制止，说蹬倒山昨天刚发了小牙了，不太安全，还是放屁眼里吧，郑秀兰瞪了她一眼，说恶不恶心？放你屁眼里你不难受啊？丛小明羞红了脸。郑秀兰说昨天刚发的小牙，没事！

曹百万忽然又警觉起来，问丛小明温度计上被咬掉的那块玻璃哪里去了。

丛小明一脸茫然，与郑秀兰面面相觑，蹬倒山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第六章

曹百万把蹬倒山放在床沿上拍他的背，郑秀兰在床上，丛小明在地上，两个人同时在找那丢失的玻璃。这边曹百万又把手指伸向了蹬倒山的喉咙。蹬倒山大声哭嚎，两条莲藕似的小腿不停地乱蹬，看着边哭边吐的蹬倒山，曹百万的眼泪都下来了。

折腾了五分钟之后，丛小明终于从床脚后面找到了一块碎玻璃，郑秀兰最后把床单和褥子全部顺了一遍，从床单上又掉下一块来，曹百万让丛小明赶紧把玻璃对在一起，看看还少不少。

丛小明两手筛糠般颤抖，对了几次都对不上。丛小明开始大声地哭，被曹百万喝止。他把孩子交给郑秀兰，亲自上马，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比丛小明的还厉害。

两分钟后，总算对出来了，玻璃一块不少！

午夜两点钟的马路上，车子很少。他们的房子被有钱人排挤到了外环外，出租车就更少了，眼看着蹬倒山头都抬不起来了，脑袋烫得像热水袋，曹百万心急火燎却无能为力，打了几遍叫车电话，都说这附近没有车子。平时看到别人开车，曹百万除了羡慕、嫉妒和偶尔无良的诅咒之外，并没有别的想法和行动，可是今天，他终于知道有的时候有钱和没钱的差距，是生死。

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打到了出租车。

到医院挂急诊验血等一番折腾之后，总算平静下来，还好蹬蹬只是感冒发烧，没有大碍，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蹬倒山在曹百万的怀里，脸蛋烧得通红，手指被扎出了洞，居然还冲他笑，曹百万眼泪又偷偷充满了眼眶。忽然丛小明夺过孩子，说医生有没有搞错，孩子这么烧，居然开点感冒药就算了，能行吗？曹百万说医生不是说了吗？小孩烧到四十度也没事，吃点药就好了。再说他这么小，根本找不到血管，不能扎针。丛小明抱着孩子晃来晃去，嘴里还时不时嘟囔一句。

休息得差不多了，三个人走出了医院大门，丛小明抱着孩子，曹百万去叫车子。曹百万刚走出去没几步，就听见身后丛小明一声尖叫。

曹百万心想不知道又出了什么状况，等他回头的时候，郑秀兰已经瘫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然后慢慢地躺了下去。

一家人再次冲进急诊室，丛小明抱着蹬倒山，曹百万抱着郑秀兰。

又是一番折腾，还好郑秀兰只是血压升高，两个吊瓶打下去，人精神多了，医生又给开了一些降压药，郑秀兰问医生这药能不能不要？医生不解，郑秀兰说其实这些药家里都有，只是我平时头不晕的时候就不吃，感觉不舒服了就吃点。医生无奈，笑里藏刀地赶她走。

再次走出医院大门，曹百万让丛小明请一天假，带郑秀兰和蹬倒山回家休息，虽然丛小明请假一天，整个家庭的收入就会少掉一百多，相当于一天的房贷没人还，但是现在毕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有老下有小，还是要多照顾。叮嘱完之后，他则径直上了去公司的公交车。这时候是早上六点钟，天已经大亮，条条马路像上海的血管，血液已经开始流动。2006年10月的上海，曹百万和丛小明为了蹬倒山并肩作战，像两条相濡以沫的鱼。想着想着就流下眼泪来，她想，如果真能做条鱼该有多好。曹百万曾经说，我们老家到处都是漂亮的海，等将来我们功成名就，蹬蹬也妻妾成群了，我们就回老家，到海里当鱼。

第七章

来到公司，曹百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的老妈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出了这事之后，丈母娘留在上海帮他们带孩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本来过来帮忙带孩子是在做好事，但是现在险些让孩子命丧黄泉，换了谁都会打退堂鼓。但是老妈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花大姐才一岁半，要三岁才能上幼儿园，我如果不帮他们带，你嫂子就要辞职，你哥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还一千块贷款，日子还能过吗？曹百万说那她外婆能不能帮忙带一下呢？老妈说你嫂子说她爹卧床很多年了，她妈又要照顾他爹又要侍候庄稼，哪还能顾得上个一岁的孩子。电话里沉寂了半天，老妈说毕竟人家是外婆，不管孩子咱也没办法。曹百万默默挂断电话，心想外婆不管没办法，奶奶不管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同样没办法。

打完电话，曹百万困得睁不开眼，忽然行政副总来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告诉曹百万："你被辞退了！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曹百万一下懵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副总已经飘然而去。曹百万心想，打个盹也不至于被开除吧，他感觉自己眼珠子都快被血冲爆了，要是真被辞退了，他家的日子可真没法过了。他赶紧跑到老板办公室，抱住老板的腿号啕大哭，边痛诉自己的血泪家史，边把鼻涕均匀地抹到老板的裤腿上，柔中带刚地宣称如果老板辞退他，他就沉到黄浦江里当屈原，每天晚上沿着苏州河游到中远两湾城给老板一家念《离骚》，让他每年10月10日多过一个端午节。老板劈头给他一个耳光，说醒醒吧，别睡了！

曹百万抬起头，小倪站在他身旁，说醒醒吧，别睡了！老板打电话叫你过去。曹百万扯过一张纸擦了擦键盘里的口水，想了一下，说他叫我什么事？小倪电脑敲得噼里啪啦，说我忙死了，再说了，老板叫你有事，会告诉我？我又不是他小蜜。曹百万说你该不会想把老板也发展成断臂山吧？小倪说去你的，讨厌。

日子再苦，玩笑还是要开，不然指着什么乐子活下去？穷乐穷乐，越穷就要越快乐，否则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

曹百万战战兢兢地来到老板办公室，心想自己做了一辈子梦，除了捡钱包就是捡信用卡，连房子产权证都捡到过，但从来没兑现，难不成今天做了这么个倒霉梦，要兑现了？他手放在老板办公室门上，犹豫着迟迟不敢敲下去，考虑了半天，心想如果老板要辞他，就算他不来也无济于事，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不如大方点，再说了，也不一定真的是要辞退他，毕竟这只是一个梦而已。于是他闭上眼睛一咬牙，狠狠地敲了下去。结果就在这时候，个头只有一米六的秃顶老板猛地把门拉开，曹百万蓄满力量的中指关节均匀地敲了下去，袖珍老板锃亮的脑门上豁然多了三个包。曹百万一下傻了，心想就算老板本来不打算炒他，如此一来老板的脑门也饶不了他，他在劫难逃了。

老板捂着脑门，说你磨蹭什么呢，打电话还请不来你了，我刚准备找你去。曹百万谨小慎微地问老板脑门有没有太大的不良反应。老板说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些？我接了一个楼盘的全案，我决定成立专项小组，你任组长，这单子可是八十万，如果做好了，我升你做创意部经理，工资加你百分之五十！但如果你给我搞砸了，老子把你炒成鱿鱼干！另外，听说那地产公司的客服小姐，是按照空姐的标准招的，你赶紧买好眼药水，准备检阅空姐吧。

男人与男人总是能够找到某些共同语言，不分阶级。

曹百万临出门前老板又叫住了他，说小曹你是八几年的？曹百万挠挠头说老板你记错了，我是七八年的。老板摸摸自己的光脑门说，哦我又搞错了，我还想呢，现在都在说八零后八零后，你还真了不起，八零后孩子都生好了，又要升创意部经理，前途无量啊，不过七八跟八零也差不多少。

从老板办公室出来，走在走廊里，曹百万脸上露出了深不可测的笑。第一，他确实是八零后的，不过八零后说出来总让人感觉没分

量，于是他就一直谎称自己是七八年的，而且这么年轻就有孩子的，在别人看来似乎确实是个异类，曹百万不是个高调的人；第二，这个机会来得太是时候了，他家现在太需要好消息了。而这个机会的到来完全在他的计划之中。来到这个公司之后，听说原来的创意部经理刚刚被炒，整个创意部包括平面设计、文案、策划在内一共十几号人，不下十人都涨红了眼珠子盯着创意部经理的位子，争夺着那十几分之一的机会，这时候他打着降落伞飘然而至，年龄最小的小姑娘他都得点头哈腰地管人家叫姑，所以不想想办法的话，他这空降兵什么时候才能熬成伞兵司令？他先是拉丁玉刚做了一笔业务，让丁玉刚拿到他的稿子之后故作惊掉下巴状，然后当即拍板，一稿通过，并扬言要以五位数的底薪把曹百万从公司挖走，然后曹百万再到老板那里表忠心，说丁玉刚给我一万块的薪水让我出任他们公司的创意总监，我拒绝了，我主要是看好咱们公司的前景，这么说吧，如果公司是一个女人，我愿誓死为她贡献我的每一滴精液，直至精尽而亡。当然后面这句话不是对老板说的，他来公司的第一天，发现整个公司似乎只有小倪一个人的眼神中没有将他生吞活剥的欲望，带着二尾子般的纯净，又跟他住同一个小区，软件硬件上距离都不很远，于是他决定交这个朋友，他把那句话说给小倪听，小倪瞪了他一眼，说你个流氓，不过是个蛮仗义的流氓！

后来他又让丁玉刚帮他找了某协会，给他评了个什么杰出青年艺术家的名号，有了客户的肯定，有了专业组织的认定，这事基本没问题了。曹百万有个理论，很多时候成功并不是自己有多强，而是看自己能不能灭掉竞争对手，他相信他这几板斧别人很难有。

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丛小明，这时候的丛小明正目光呆滞地抱着蹬倒山，坐在沙发里，脸上梨花带雨。卧室里郑秀兰正在休息，丛小明刚刚趁着蹬倒山睡着了，赶紧给郑秀兰倒水吃药，不想蹬倒山忽然翻了个身，从沙发上掉了下来，张着嘴半晌没上来气，而丛小明赶紧奔过去，却不小心把开水洒在了手上，烫出几个大水泡。

丛小明抱着蹬倒山，仔细检查了几遍，蹬倒山除了额头上有点乌青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异常，她坐在沙发上把蹬倒山哄睡，才觉得手指头的烫伤处钻心地痛，关键是老妈坚持要走，让她感到绝望，可是老妈又必须要回去照顾嫂子，丛小明觉着自己不能那么自私。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一头栽下去，撞到了茶几上，她挣扎着起来，发现蹬倒山自始至终都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仍然睡得很熟，她边揉着额头，边看着怀里的蹬倒山，不自觉又笑了，却不知怎么的满脸都是泪水，心想大概是疼的吧。丛小明想想，发现自己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因为疼痛而流泪了。

第八章

丛小明接了电话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曹百万下班回家的时候，先看见了蹬倒山脑袋上的乌青，他刚准备大张旗鼓地兴师问罪，却发现丛小明额头上也带着伤。他沉默了一会儿，难过地把两个人搂在怀里。他喃喃自语：我终于可以养活你们俩了。这时候郑秀兰走过来，把孩子抱了过去，曹百万和丛小明面面相觑，郑秀兰说我想好了，我不回去了，蹬蹬的事因我而起，我要负责任。丛小明说不用了妈，你回去吧，你来帮我们带孩子已经是帮我们的忙了，出点小问题怎么会怪你呢，再说我刚刚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百万现在升经理了，可以一个人养活我们俩了。郑秀兰斜着眼睛看了曹百万一眼，说算了吧，别打算那么早，这不还没升呢吗，只是个临时小组长而已，能不能成为经理还难说，再说了，就算能升经理，也要这个项目做完，不也挺长时间的吗？别钱还没挣到就打算怎么花，日子不能这么过。丛小明还想说什么，被曹百万抢了白，他说那委屈你了妈，太谢谢您了。

吃完晚饭，曹百万坐在沙发上，心疼地给丛小明抹跌打药，忽然电话响了起来，是介绍曹百万买下这房子的中介员刘长富。从帮曹百万买完房子到现在的一年多时间，这家伙已经自己开中介了。房地产业的发展，造就了很多暴发户，刘某人就是其中一位。当初他出来单干的时候从原公司拉了大票人马，从银行贷款发工资，工资比原来公司高出百分之二十，简直就是玩命。本来就有点痞气的他就是看准了房地产的行情，敢拿脑袋赌，结果第二个月，他卖了几十套房子，还还贷款发发工资杂七杂八去掉，剩下厚厚一摞，一数，二十万！可当时曹百万是在房产低迷的时候买的房子，那时候整条街上十几家中介公司上百号中介员，看见一个买房子就像一群打了几十年光棍的男人看见妓女一样，脸红心跳摩拳擦掌。曹百万看架势都害怕，拉着丛小明就走，其他人悉数退却，只有这刘长富，一直跟在曹百万身后介绍

这介绍那，大冬天的跟着他们走了足有一公里。曹百万被感动了。后来才知道，当时如果他不买刘长富介绍的房子，他就连续几个月没有成交一单生意，要被公司辞退了。房子签合同那天，小刘握着曹百万的手说，曹哥，我也说实在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曹先生你好呀，怎么样，你的房子卖不啦？”

“刘先生你好呀，怎么样，你的中介公司卖不啦？”

“呵呵玩笑玩笑，我是给你报喜来了，你这房子现在快翻倍了，已经涨了四十万了！”

“是吗？那得谢谢你啊，改天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你多帮我介绍生意就好了，还有哪天你想换房子了，记得也找我哦。曹先生我永远忘不了你……”

挂断电话，曹百万搂着丛小明就是一通乱啃，啃够了之后，曹百万对灯长啸：“生活啊，真他妈的美好！”

当初曹百万说要买房子，丁玉刚嗤之以鼻，说这是自杀式消费，曹百万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赞成的。丁玉刚说别看你现在赚这点钱，勉强能过，可是将来假如你们两口子出任何问题，你们的生活秩序就将全部被打乱，这种投资是不计风险的，无异于飞蛾扑火。现在看来，丁玉刚的发达只是偶然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发展的眼光，直到现在，当初那些阻止曹百万买房要孩子的朋友，依然过着游牧生活，迁徙周期是三个月到半年，而他，却已经是坐拥四十万增值财产的“富豪”了，虽然这四十万的财产基本无法兑现。

曹百万发完感慨，接着就是对丈母娘的一顿吹嘘，说当初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坚持买房，纯粹是在认真考察过中国房地产发展行情之后的明智之举。

其实曹百万没那么英明，买这房子纯粹是被孩子逼的。曹百万跟丛小明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大学刚毕业，属于干柴遇到烈火，根本不知套子是何物，出事之后他强烈谴责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害得他所有的性知识都来源于A片，可是A片讲究的就是真刀真枪，谁会教

你避孕？当天看到试纸上两条杠都红了，丛小明当场就泣不成声，她揪住曹百万的老二吵着要把这个惹祸的玩意扯掉，以绝后患。曹百万说别别，你要是不想打掉，咱们就留着。丛小明杏眼一瞪：你拿生殖器养我啊！曹百万不说话了，他的生殖器是个消耗品，不是增值品。从医院里做完手术出来，曹百万扶着丛小明，一步一步地往车站挪，曹百万表情凝重，丛小明却虚弱地笑了，曹百万指天发誓，即使当一辈子太监，也绝对不会让丛小明做第二次人流，结果三年以后，丛小明果真又怀孕了。表面上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实际上是为丛小明的身体着想，曹百万最终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但是苦于上海市的变态政策，大学毕业后的单方集体户口不能为小孩落户，当时曹百万的户口在山东，几次努力都无法把户口迁到上海，所以想要让蹬倒山跟着丛小明落上海户口，必须要买房子，这样丛小明?户口落了，蹬倒山的户口才可以落。于是曹百万心一横，牙一咬，买！然后就是举家筹款，最后郑秀兰拿出了五万，丛小明向哥哥丛大纲借了三万，他们攒了两万，剩下两万是曹百万家里出的，一共十一万首付，贷款四十万，还二十年。二十年，共产主义都快实现了，可真要共产了，房子又成大家的了。

而郑秀兰的那五万有一万是老两口的积蓄，四万是丛小明老爸“工伤”去世之后的赔偿。

一年后，蹬倒山降生，曹百万站在阳台上仰天长啸，说老子这辈子当不成上海人，总算当了上海人的爹了！又一年之后，上海市出台新政策，夫妻一方集体户口即可为小孩落户，不需要买房子。

为什么一定要蹬倒山落上海户口？道理很简单，曹百万那年高考考了500多分却只能上专科，而丁玉刚比他少几十分却去了某著名一本，这就是山东人跟上海人的差距，这个莫名其妙的差距完全能够改变人的一生！一个人能有几个一生？

曹百万趴在丛小明耳边说，亲爱的，有空研究一下车子，十万左右价位的就好，丛小明说什么自行车那么贵？然后自我欣赏地大笑起

来，在曹百万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Jessica盯着丛小明看了半天，说亲爱的，你昨天怎么没来，抓奸去了？丛小明疑惑地看着她。她却一点不害臊，说小明我可是为你好，告诉你吧，有科学统计，从老婆怀孕到小孩一岁，老公出轨的几率要比平时高五倍！丛小明继续看着她做不解状。Jessica继续说，你别不信，因为这个时候的男人性压抑是最严重的，你想啊，让一个正值壮年且初尝云雨之欢的男人一两年不碰女人，那得有多难啊。我告诉你，出轨男人通常有以下特征：谎称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跟你上床没有了激情；工资莫名其妙少了，却总能找到理由……丛小明不说话，眼神已经由疑惑变成挑衅了。Jessica说行，你不信拉倒，我说最后一句：当初我这些话都说给葛大妈听了，可是她不信，你看看现在……

丛小明说，葛大妈也刚刚怀孕？Jessica张口结舌像条搁浅的黄鱼。

下班前丛小明接到了曹百万的电话，曹百万说要加班到很晚，不用等他了，以后加班是常事了，不过等这个项目结束了可能会好一点。丛小明说好的，你多注意身体，按时吃饭，不要吃太多，我们娘俩脱光了在家等你，不过要是你敢在外边纳小，小心我的“揪阴白骨爪”！

丛小明吃完饭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边教蹬倒山叫爸爸，郑秀兰在阳台上收衣服。忽然丛小明想起内裤的事，赶紧告诉郑秀兰不要把那条被曹百万拿错的内裤收回去了，既然曹百万穿了就给他穿好了。郑秀兰一愣，说什么拿错的内裤。丛小明指着衣架上曹百万上次穿的内裤，说那内裤不是你的吗？郑秀兰摇摇头说我正想问你呢，还以为是你的，但是觉着你也穿不上，太大。这内裤跟我的是一样，不过不是我的。

丛小明一下愣住了，郑秀兰也愣了，忽然猛拍脑门，说你看我这记性，这内裤是我的，我上次买错号了，就给小曹穿了。

第九章

郑秀兰在帮曹百万洗衣服的时候，从曹百万的兜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是两行表格，上面一行写着很多名目，下面一行对应着数字，最后一栏的名目是“实发工资”，对应的数字是4000元。郑秀兰捏着字条想了半天。后来她问丛小明说你们大城市人发工资有什么凭证吗？丛小明说大部分有工资条，就是把你的工资列好名目发给你。郑秀兰说哦这样啊，那小曹的工资涨了吗？丛小明那时候正在给蹬倒山喂奶，本来脸上还晴空万里，听老妈这么说，忽然就晴转阴了，说他三千五都拿了一年了，让他去跟老板提工资，他就是不去，说完又阴转晴了，说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涨到五千多了。郑秀兰再探：那小曹有工资条吗？丛小明说他啊，没有，跟他说了多少次了让他去跟公司要，好歹也是个凭证，他却老是不好意思。郑秀兰点点头没再说话，眼睛里凶光毕露。

“你说如果一男一女，他们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侣，可不可能穿错内裤？”丛小明忍不住问以情圣身份自居的Jessica。

“那要看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有可能啊，不过可能性不大。”

“那如果是亲戚的话，会在穿错之后，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内裤吗？”“那当然不会了，怎么了？你的帅老公有情况了？”Jessica的脸都快贴到丛小明下巴了，就盼着丛小明脸一拉，最好挤出几滴泪来，说是啊，我老公出轨了。丛小明说怎么你巴不得我老公出状况？Jessica伸伸舌头跑回了自己的位子。丛小明坐在位子上发起了愣，忽然几个警察进到办公室，直接冲向了财务室，办公室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Jessica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经跑到财务办公室门外偷听去了。不一会儿警察就从财务室出来，手里拎着雄赳赳气昂昂的葛大妈出去。丛小明看着远去的葛大妈，心情莫名的沉重了起来，Jessica趴在丛小明耳边说，终于出事了，她把儿媳妇给捅了！

丛小明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这是国家规定的，每天一个小时哺乳假。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蹬倒山亲个不停，她问郑秀兰，不是说三翻六坐吗？怎么小家伙还不会坐啊？郑秀兰不说话，默默地对着镜子穿衣服。丛小明把蹬倒山扶起来坐在床上，蹬倒山漂亮的大眼睛冲丛小明眨眨，然后头往后一仰脖，倒在了软绵绵的床上，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丛小明就挠他的腋窝，说你个小懒蛋，跟你老爸有得一拼了，蹬倒山脆生生的笑像铜铃一样响。

郑秀兰穿好衣服，说我走了，饭在锅里，你自己吃吧，我已经吃过了。丛小明一下愣住了，哀怨地说不是说好不走了吗？怎么说走就走呢？

郑秀兰说你这傻孩子，我不是回老家，我是出去玩会，小区里刚认识几个朋友，叫我过去打麻将，我都憋了一天了。郑秀兰说完转过身，吓了丛小明一大跳，差点打110报告灵异事件！只见郑妈转眼变郑姐了，口红抹得像用过的卫生巾，脸白得像日本艺妓。丛小明笑得前仰后合，说老妈你是去打麻将还是去相亲啊？郑秀兰蜻蜓点水般地扇了丛小明一个头顶，说别拿老娘开这种玩笑，然后扭着腰身就出去了。

丛小明老家在县城郊区，用时髦的话讲叫城郊结合部，说是农民吧，却在城里上班，说是工人吧，却还有几亩地，不管怎么样，郑秀兰从来都是个赶潮流的人。丛小明常常想，要是老妈晚生三十年，绝对比她时尚。丛小明的化妆台上，从来没有一样像样的化妆品，甚至护肤品也是某国内知名品牌，最贵的霜一大瓶也只要五块钱，经常号称全身都能用。不过还好，她的皮肤底子天生就好，清水洗洗素面朝天也比某些人抹满两千块一支的兰蔻强。

丛小明逗着蹬倒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逗睡了。有了孩子之后，总是感到觉不够睡了，智商也变低了，不知道两者有没有因果联系。丛小明在睡梦中梦见有人吻了她的额头，那种感觉很美妙，她幸福地睁开眼，看见曹百万正甜蜜地看着她。曹百万关切地问，老妈

呢？丛小明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说现在几点了？曹百万说下半夜一点了，丛小明的脸沉了一下，刚准备起身下床，门开了，郑秀兰哼着小曲回来了，说他娘的，老娘输了十几块！曹百万和丛小明相视一笑。

第二天早上，丛小明临出门前塞了一百块钱给郑秀兰，郑秀兰推搡着不要，说你还欠我钱呢，给我钱算什么意思？还债啊？我不按揭的。丛小明说你拿着，总不能让你出钱买菜啊。再说了，你的本钱都输光了，以后不玩了？郑秀兰还是坚持着不要，丛小明趁郑秀兰不在，把钱装到了郑秀兰的衣服口袋里，郑秀兰口袋里却掉出一张出租车票，丛小明拿起来一看，时间是昨天晚上一点钟的，金额是33块，丛小明下意识地觉得这价钱跟到曹百万公司的价钱差不多。丛小明正发愣，忽然听见脚步声，她做贼似的赶紧把钞票和车票放回郑秀兰的口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郑秀兰："妈，你在哪个叔叔家打麻将啊？"郑秀兰瞪了她一眼说没个正经的，我在咱们小区王阿姨家，就是高高的，卷头发那个。看丛小明一脸茫然，郑秀兰说问那么多干吗？不过你以后有什么事打我手机就好，别去人家找我，你去了人家也不会开门。

上班的路上丛小明才想起来，刚刚她不应该把那一百块钱放进去了，这样老妈不就知道她看到出租车票了？她再一次为自己的智商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正懊悔着，忽然手机响了，她拿出来一看，是哥哥丛大纲打来的。丛大纲支支吾吾半天，说你嫂子这次很有希望保住孩子，但是需要养胎，要是这次保不住，医生说以后基本上很难再会有孩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丛小明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她强忍着说哥你别急，我再想想办法。

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像青年一样朝气蓬勃，可是丛小明的心却老气横秋，她能有什么办法？

一天班上下来，她什么都没干，光想着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到下班的时候她终于有了个圆满的办法，她想，自己终究是念过书的人，用脑筋想想，总会有办法：现在曹百万的工资是三千五，还

掉三千贷款还剩下五百，他们还有一万块积蓄，本来是打算还丛大纲的债，这样可以先缓一缓，按照一个月两千块的生活费来算，这些钱够花5个月的，也就是说，丛小明可以五个月不上班在家带孩子，五个月之后曹百万的项目肯定完成了，曹百万应该也早就升经理了，到时候上不上班就再说吧，反正眼前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丛小明回家兴高采烈地把这事说给郑秀兰听的时候，被郑秀兰断然否决了。郑秀兰说现在大城市生活，家里备一万块的备用金是必须的，万一孩子生病、买保险、房子修补等，总要有点钱的，还要定期给你公婆寄点，不然他们都六十多岁了，怎么生活？再说了，小曹升经理的事始终是水月镜花没个准，所以你不能辞职。丛小明哭丧着脸说，那你说怎么办？要不这样吧，让我婆婆过来，她当奶奶的，总要负点责任吧？丛小明的语气中带着一些不加掩饰的埋怨。郑秀兰说这事我有办法，你别管了，看我的就是了。说完蹬着高跟鞋，晃着粉面红唇走了。丛小明觉着莫名其妙，身边的人总是让她别管了，难道生孩子真的把自己生傻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自己也是个懒得管事的人。

又是下半夜一点钟，老公和老妈一前一后到家，丛小明趁郑秀兰不注意，又偷偷检阅了她的口袋，车票还在，似乎老妈并没有发现。丛小明知道，老妈肯定没在小区里打牌，第六感告诉她，老妈可能跟曹百万在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能干吗呢？丛小明想不明白。

第二天她终于忍不住把这种疑惑告诉了Jessica，Jessica一听大惊失色，仿佛这消息比非典还可怕。她念经一样地说小明你命真苦，八成是中招了，不过这事一边是老公，一边是老妈，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下手啊。丛小明一直不明白Jessica是什么意思。Jessica说小明，看看你，都到这分上了，你还不明白。我问你，你妈是不是特别疼你老公？比疼你还疼？丛小明点点头。Jessica说我再问你，是不是你老公穿错了你老妈的内裤，而你老妈不承认，说不是她的？丛小明又点点头，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Jessica不回答她，说你哥家都那样了，

你老妈还不回去帮忙，有这样的老妈吗？有疼女婿比疼儿子更严重的老妈吗？丛小明不说话，Jessica欲言又止，说毕竟我跟曹可陈有过那么一段，我了解他。这样吧，我帮你，我们一起查个究竟，查好了你送个包包给我，五十块钱以上的就行。丛小明说查什么？Jessica摇头叹气，说了三个字：查乱伦！

第十章

下班后，Jessica跟着丛小明回了家，郑秀兰依然招呼完她们之后，独自出门了。丛小明看着老妈的背影，一脸茫然地问Jessica该怎么办。Jessica说你别管了，按我说的做就是，你赶紧抱着孩子，我们打车跟在你老妈后面，不过车费要你包的啊。丛小明不说话也不动弹，Jessica说好好服了你了，车费我来，你快点。丛小明说我不去了，去了又怎么样？Jessica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就算不干吗，总要搞清楚吧，不然以后日子怎么过？丛小明说反正我不去了，我觉着这日子这样过过挺好。Jessica说走吧大小姐，就这一次。说完抱着蹬倒山就往外走，丛小明不情愿地跟了出来。

她们出了小区门，就远远地看见郑秀兰上了一辆公交车，丛小明心咯噔一下，因为这辆车正是去往曹百万公司的。Jessica说看看吧，我说什么了？说完顺手拦了一辆的士，让司机跟住公交车。

一路上丛小明倒是没在意老妈的事，光盯着计价器了，虽然Jessica说过她来付车费，但是毕竟人家这是来帮自己忙，总不能让人家破费。计价器上的数字每跳一块，丛小明就肉痛一下。

她不到万不得已从来不舍得打出租，怀蹬倒山的前三个月，她老是晕倒，但她还是坚持坐公交，遇到好心的给自己让个位子她会非常感激，哪天运气差了，站一路，车厢空气又不好，基本上要晕倒。有次她上车，实在太挤了，她就站在门口，忽然觉着有点晕了，她就护着肚子努力地往里挤了挤，刚挤进去没两步，就晕倒了。这时候车门豁然打开了，而车子正行驶在高架上，只差几厘米，丛小明就要被甩出去了！售票员冲上来把门关好，若无其事地说操，这破门，又坏了。

即使是这样，她仍然不肯打车去上班。

车子总算跟到了曹百万公司，老妈果然下车，丛小明她们的车子也停了下来，人却坐在车子里偷窥。见老妈直奔曹百万公司而去，

Jessica骂骂咧咧边诅咒上海的交通，边掏了五十块钱给司机。丛小明下车把五十块钱塞给Jessica，Jessica说你这什么意思，我们说好的事情怎么能反悔呢？丛小明灰溜溜地把钱收了起来。

两人还没走几步，忽然Jessica挡住了丛小明，然后拉着她躲到了一边。丛小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蹬倒山也哇地哭了起来，Jessica赶紧捂住蹬倒山的嘴，做出一副十万火急的表情。丛小明赶紧掏出安抚奶嘴塞到蹬倒山嘴里，蹬倒山立刻安静了下来，这时候丛小明才发现老妈又折回来了，她听到蹬倒山的哭声之后，往这边看了一下，又愣了一下，继续往前走，进了曹百万公司旁边的一幢写字楼。

“怎么办？”丛小明问Jessica，Jessica也有点晕了，到底该去曹百万公司还是继续跟踪郑秀兰，确实要考虑清楚，最后还是决定先继续跟踪郑秀兰，因为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郑秀兰在干什么。

这时候蹬倒山刚好含着安抚奶嘴睡着了，Jessica激动地感谢老天爷，然后在郑秀兰身后远远地跟着。郑秀兰一个人进了电梯，Jessica急匆匆地跑过去，电梯停在24楼后就直接下来了。丛小明看看Jessica说，百万他们办公室在22楼。Jessica说我明白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丛小明说我们是黄雀？Jessica说小明你总算聪明了一回，你老妈正在监视你老公呢。然后两个人上了25楼，在走廊的窗户里静静地观察着曹百万的办公室。此时的曹百万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并不断打着电话，并没有什么异常举动。丛小明说我们现在怎么做？不跟踪我老妈了？Jessica说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老公了，监视了你老公就相当于监视了你老妈。两人正说着，忽然一个貌似打扮入时的女孩来到了曹百万的办公桌前，放了一杯东西在曹百万面前，然后跟曹百万并肩坐在电脑前，两人的头离得很近，由于观察的距离有点远，也有没有望远镜、远红外等专业装备，具体两个人头凑那么近在搞什么则不得而知。总之自从那女孩来了之后，半个小时就没挪窝。Jessica有点急了，说他们这是在干吗呢？灯火通明的。丛小明说没什么吧，大概就

是同事讨论工作吧。Jessica欲言又止，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了曹百万面前。

能够看得出来那身影正是郑秀兰，似乎火气还不小，曹百万和女孩抬起头，愣了半分钟，郑秀兰抓起桌上的那杯东西就泼到女孩脸上。丛小明和Jessica都目瞪口呆了。接着曹百万站了起来，拿纸帮女孩擦脸，女孩脸没被擦两下却被郑秀兰举手抽了个耳光，女孩捂着脸起身走了，曹百万也跟了出去，郑秀兰尾随其后。

丛小明说怎么这样？语调都带着哭腔了。Jessica现在说不清楚，不过既然这样了，我们也一起过去吧，把事情说清楚，否则将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两人匆匆下楼，来到了曹百万的办公室。远远就看见郑秀兰暴跳如雷，手指头都快把曹百万的鼻子戳破了。曹百万开始还说几句，后来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看了一会，Jessica带丛?明走了上去。丛小明哭出了声，说妈你这是干什么？郑秀兰和曹百万显然没有料到，都愣住了。Jessica说我算看明白了，阿姨，你这样就不对了。要不是我帮小明跟踪你，多少事还蒙在鼓里呢。郑秀兰说你是谁？Jessica说我是小明最好的朋友，是专程跟踪你，帮小明抓奸来了。郑秀兰一下愣住了，说你们跟踪我？抓奸？抓我的奸？Jessica说你说对了。郑秀兰看了看丛小明说，小明，你到底明不明白？丛小明不说话，郑秀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说了句你这傻姑娘，然后冲进了电梯。Jessica上来质问曹百万，曹百万疲惫地说你给我滚，你们都滚！我早晚要毁在你们手里。这时候蹬倒山大哭了起来，似乎是做了什么噩梦，委屈得不得了。丛小明也哭了，甩下Jessica自己走了。

丛小明回到家的时候，郑秀兰正抱着被子痛哭不止。丛小明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总之也觉得委屈得不得了，坐在沙发上兀自流泪，蹬倒山醒了，躺在丛小明怀里，看着眼泪从丛小明的下巴上滴下来，好奇地伸手去摸丛小明的脸。

郑秀兰哭了一阵来到客厅里，抱着丛小明的头说，小明啊，我放着你哥哥不管，就是怕你受委屈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曹可陈那么好吗？就是希望他能对你好点。丛小明说那你为什么背着我跟踪百万？郑秀兰说本来我想瞒着你的，想偷偷帮你把问题解决了，你们好继续过日子，但是现在估计你也看到了。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居然背着我们在做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你知道吗？他在半年前工资就涨到四千块了，可是他一直瞒着你。你说一个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存私房钱能干什么？上次你说他穿错了我的内裤，其实根本没有，他那内裤根本就不是我的！而且他每天晚上回来那么晚，你都没有怀疑过？我可不上他的当，所以我要搞清楚。几天跟踪下来，我发现一个女人对他特别好，给他端茶倒水，两个人在一起一腻就是半天。今天我想抓奸抓双，可是不想你们俩冲出来，居然还怀疑我，这种事情你们都想得出，你老娘虽然守了半辈子的寡，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有什么花边新闻？有的时候在你耳边吹风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你要多长个心眼！那个什么卡的一看就是个爱传小道消息的人。丛小明一脸茫然，说那怎么分辨好人坏人？郑秀兰摇摇头说，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慢慢学吧，都怪我在你小的时候没好好教你。

两个人聊开了，误会也解除了，可是接下来怎么面对曹百万，是个棘手的问题。曹百万一夜未归，丛小明早上红着眼泡问老妈怎么办，郑秀兰说别急，你先上你的班，我看他能耗到什么时候，这事简单，把他的罪行搞清楚，他如果认罪态度好就给他一次机会，态度不好就离！

郑秀兰说“离”的时候，表情轻松得不得了，可是丛小明却感到异常沉重，这要离，不但是两个人多年的感情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蹬倒山，他将失去爸爸或者妈妈，那该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啊！

第十一章

曹百万在办公桌上趴了一夜，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浑身从头凉到脚，他打了一份辞职报告，存在电脑里面，想等老板来了之后把辞呈递上去。他想清楚了，就算他不递辞呈，老板也会炒了他。他的报告先简述了自己到公司的历程，感激老板对自己的栽培，感情充沛，字里行间似乎都流着鼻涕。接着报告了整个工作的进程，把思路理得井然有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对公司誓死效忠的决心溢于言表。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说自己的“伪不正当”男女关系为公司抹了黑，自知罪孽深重，乞求老板刀磨快些，给自己来个痛快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曹百万辞职是假，争取老板宽大处理是真。

不过，罪孽深重确实不假。昨晚被郑秀兰泼咖啡抽耳光的人，是房地产公司派驻到他们公司协助完成这个项目的。做过广告的人都知道，如果甲方公司能派代表来全权协助工作的话，会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节省很多成本，提高命中率，那是很多广告公司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女孩是客户公司的老总助理，有个暧昧的名字叫陈露，“露”字可以理解成露水露珠，也可以理解成裸露。既然是老总“身体力行”挑选的助理，人自然长得不错，面容姣好，前凸后翘，她也喜欢跟曹百万待在一起，两人工作很默契，工作效率非常高，正应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老话。本来工作进展神速，曹百万都看着自己坐在创意部经理的位子上号令创意部了。可是如此一来，客户公司必定要勃然大怒。一旦客户撤单或者要求公司重新委派负责人，那他别说经理了，连饭碗都不保了，自己辛苦劳动的果实也要拱手送人了，真可谓功亏一篑，而这一切，来得又是那么莫名其妙！

昨晚陈露哭着冲到洗手间之后，就从曹百万的视野中消失了，电话也关机了。这起码能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对曹百万来说，这个后果严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到洗手间洗了把脸之后回到位子上，丛小明的电话打了进来。曹百万看了半天，把电话掐掉了，电话再响，曹百万看都没看就直接掐掉了。没多久公司电话又响了起来，曹百万想了想还是接了起来。电话里郑秀兰暴跳如雷，说你什么意思？敢不接老娘电话！老娘平时把你当神供着，比对我亲儿子还亲，你却在外面拈花惹草。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小明天真单纯你就欺负她，你别忘了，你房子的大头还是我出的！曹百万有气无力地说，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跟那女孩纯粹是工作关系。郑秀兰说，那我问你，你这半年偷偷存下的工资到哪去了？曹百万无语，电话那头分贝提高了很多，尖厉的叫声像锥子一样戳着曹百万的耳膜。曹百万说了声妈我要工作了，就把电话挂了。他重新打开辞呈看了一遍，大义凛然地点了打印。那边打印机哼哧哼哧地叫，千般凄惨，这边曹百万心灰意冷，万分悲凉。正打着，忽然小倪哼着小曲花枝招展地进到办公室，看到有东西刚刚打印好，顺手拿了起来，看了两眼说曹头，你要跳出火坑了？可千万拉我一把啊！曹百万厉声喝道闭上你的鸟嘴，把东西拿来。小倪嘴一嘟，说那么凶干吗？鸡巴哪有嘴？说着把辞呈递过来，就在这时候，办公室里又闪进来一个人，顺手接过辞呈，曹百万的脸瞬间呈现出了青草色。

老板从小倪手中接过辞呈，看了几眼，问了句“是交给我的吗？”然后表情凝重地离开了办公室，曹百万本来还想解释，却已经来不及了，心想算了，反正也是要给他，早晚都一样。正想着，忽然手机又响了，他看都没看就接了起来，电话里郑秀兰冷静地说，我也有儿子孙子，我要回家照看我孙子了，你的孩子我不管了，谁的孙子谁自己带，再不行你让小明辞职带孩子吧。你不是能耐吗？我要回家了。

整个过程曹百万都插不上一句话，电话那头就挂断了，曹百万无奈地摇摇头，把手机扔到桌上，想了一下又把手机装回兜里。他起身来到小倪身边，拍了拍小倪的肩膀。小倪嘴巴咧到了耳根，说曹哥，你你你别打我，我我我错了。曹百万笑了笑，转身去了洗手间。

曹百万坐在马桶上，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想到天真可爱的蹬倒山，眼泪哗哗地淌。这时候是上班高峰期，洗手间里人来人往。曹百万撕扯着卫生纸，胡乱地擦泪却不敢出声，最后，干脆用一捧卫生纸捂住了脸。他如果丢了这份工作，再从头找，从投简历到面试到最终定下来，至少要一个月，而作为空降兵来说，虽然他有做大型项目组长的经验，但这项目毕竟胎死腹中了，他还是要从小兵做起，而上海的平面设计，一般价位就是三千块，顶破天四千块，就算曹百万顶破天了，那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按照惯例工资是要打八折，也就三千块。况且，试用得好可以，假如遇到无良的老板试用期过后就把你开掉，一切归零，又要进行下个月狗一样的寻觅过程。事实上那样的无良老板并不鲜见。?业就更不用说了，显然创业所需要的资金、经验、人脉、优秀的项目等，他什么都没有，正所谓万事不俱备，更差东南风。这时候去求丁玉刚也不合适，虽然他是老板，也是曹百万的朋友，但以这样的情况合作，对两个人来说都不好，真搅和在一起了，将来说不定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得不偿失。想来想去还是要重新找个工作，而假如郑秀兰真的甩手走人了，那他只能背着蹬倒山去面试了，丛小明的工资，仅够交房贷的。

曹百万想来想去，走投无路，只能重新把电话打到老家，老妈接起电话，声音无比憔悴，说陈陈，我正要找你呢，你爸的心脏病又严重了，这次去医院又花了八千多，都是借的，邻居也穷，都是农民，都等着用钱呢。你哥下岗了，花大姐连二十块一包的奶粉都吃不起了，我也不好意思问你开口，但实在没有办法，你看能不能……曹百万咬咬牙说，行我知道了，我尽快打钱给你。还有，妈，你的身体怎么样？电话那头唉声叹气，说我还行，还行……

这时候洗手间里已经没人了，曹百万一手用卫生纸捂着脸，一手重新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响起了郑秀兰凌厉的声音。曹百万声泪俱下地说妈我错了，我求你了，你帮我一把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一辈子我都永远只有小明一个女人，您别走行吗？我给您跪下了，

我给您磕头。说完真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磕着洗手间的木门，砰砰作响。

洗手间厕位的门搭扣是随便一拧的，在曹百万的撞击下，搭扣一点一点松开，直到最后，厕门轰然大开，门外赫然站着两个人。此时的曹百万正一手捧着卫生纸捂着脸，一手拿着电话，跪在地上，像鸡啄米一样磕着头，额头乌青。门外的人惊呆了，倪小伟赶紧上前扶起曹百万。老板说小曹，你怎么回事？不行我放你一天假？

曹百万疑惑地抬起头。老板继续说，如果没事，就赶紧回去给我上班，陈露还在等着你呢。说完尴尬地走了。

曹百万看看倪小伟。倪小伟说曹哥，你遇到麻烦了？曹百万摇摇头，说陈露真的在等我？倪小伟说你觉得老板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吗？

曹百万赶紧扔掉卫生纸，起身洗了洗脸，跟小倪一起往办公室走，小倪走在曹百万身后，小声说，曹头，你刚才的样子很man，酷毙了。曹百万回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小子想跟我混的话，就给我闭嘴，敢把刚才的事情放出去，我一棍戳死你！倪小伟温顺地点点头。

陈露果然坐在曹百万电脑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胸前敞开一个大大的“V”字，把她母性的博大与丰满袒露无遗。曹百万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陈露说你扭扭捏捏干吗呢？没见过美女？曹百万笑笑，说有点眼晕。陈露脸居然红了一下，说不开玩笑了，昨天真对不起，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把手机掉到洗手盆里了，浸坏了。出来的时候见你的家人还在，我就没打招呼直接走了，没给你惹什么麻烦吧？

第十二章

曹百万看了看旁边挤眉弄眼的小倪，松了口气。他知道陈露并没有把事情扩大化，自己的位子也保住了，他在心里偷偷感谢老天爷总算没有一棍子把他夯死。正感慨着，忽然丈母娘又打来电话，郑秀兰在电话里说，我不走可以，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曹百万的心一下平静了很多，心想老天爷这老头还真够意思。他说我答应你，妈您说。郑秀兰说一，不准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二，每天下班按时回家！曹百万愣了一会儿，还是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回到设计部的时候在门口跟陈露撞了个正着，被两团巨大的肉海绵弹出去一米远。曹百万紧张地伸出两手说没撞坏吧，手伸到半空想想不合适，又赶紧收了回来，陈露不说话低着头闪了。曹百万看着陈露的背影想，要是丛小明被人撞一下，估计要奶水四溢了，可是陈露那可都是真家伙。曹百万又想到了丛小明，其实丛小明真的不容易，现在都市里的女孩有几个愿意生小孩的？生了小孩有几个愿意哺乳的？又有几个哺乳的妈妈愿意上班挣钱的？

他越想越内疚，想打个电话跟丛小明道声歉，再认真解释一下，就在这时候丛小明的电话打了进来。丛小明说对不起百万，其实我相信你的。曹百万沉默了一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说我知道，你以后听别人的话，要拿筛子过滤一下，不要泥沙俱收。丛小明一听就知道曹百万说的是谁。挂断电话之后，曹百万又给丁玉刚打了个电话，问他借了八千块钱，让他直接打到老家账户。说你把存款凭证留好，借条以后补给你。丁玉刚说日你先人的，不补借条你就能不还？曹百万说丈母娘算不算先人？你要不先试试？说完无耻地笑了。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曹百万的项目进行得基本顺利，整个方案的方向已经获得客户方的认可，VI系统的基调也已经定好。中午的时候老板来到创意部办公室，摸了摸曹百万的脑门，说卧薪尝胆啊小曹，你真有帝王之相。曹百万说不敢不敢，微臣愿誓死为陛下效劳。老板

说行，明天早上把VI系统交给朕吧，爱卿意下如何？曹百万笑笑，说请陛下放心，微臣定焚膏继晷全力以赴！说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老板哈哈大笑，摇头摆尾地走了，大概真的感觉自己已经黄袍加身了。

曹百万赶紧又给丛小明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恳请丛小明谅解，丛小明说我信任你，可是老妈估计够戗，这样吧，你保证晚上加班的时候，昨天那个美女不会出现，这样我就能保证老妈这边不会耽误你的事。曹百万说这有点难，毕竟那是客户方代表，我不好强迫人家啊。丛小明想了想说，如果她晚上非要待在你们公司，你只要保证从旁边的大楼上看不到她就行，具体怎么办你自己想办法吧。曹百万说明白了，然后对着话筒猛亲一口。挂上电话他深深叹了口气，感慨更年期的妇女比怀春少女还难缠。

丛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郑秀兰正抱着蹬倒山在小区里跟一些大叔聊天，蹬倒山欢实得像渔网中的大鱼。丛小明伸手去抱他，他也伸出手来，等到丛小明快要抱到他的时候，他却忽然缩回手，趴在郑秀兰怀里坏笑。丛小明怒嗔：小东西，有了外婆忘了娘！都学会骗人了，简直就是个小百万。朱大叔抱着孙女站在旁边，说是啊，别看咱们两家的小孩生日差几天，样子长得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家丹丹可比你们蹬倒山差多了。你这小孩，太精了。小明附和地笑笑，心里却想，丹丹那样子跟我们蹬蹬怎么比？我们蹬蹬可是未来的大明星。

丛小明有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去了电视台，上个月曾经带蹬倒山录了个节目，是关于婴儿翻身大赛的。这也算是蹬倒山的荧屏处女秀，虽然是有点走后门的嫌疑，但蹬倒山也确实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一双清澈迷人的大眼睛，不知道十八年后能祸害多少纯情少女。也就是从那次开始，丛小明和曹百万给蹬倒山做好了未来的职业规划，那就是当明星，不管演戏还是唱歌，只要是明星就行。

郑秀兰跟着丛小明往家走，边走边说曹可陈说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他真有那么多班要加？丛小明说是真的，妈，他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要真害得他丢了工作，我们的日子

还怎么过？郑秀兰腾出手来拉了她一把，说这都是他教你这么说的吧？我告诉你小明，如果他对你有二心，就算他赚再多钱都没用，早晚都是赚给别的女人的。丛小明说妈，你以前不是对他挺好的吗，现在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了。郑秀兰说小明啊，你可冤枉死我了，我以前对他那么好，都是为了他能对你好点，为了你能过好日子。可是现在他伤透了我的心，他不地道啊。丛小明说怎么不地道了？你太敏感了，你这是更年期综合症。郑秀兰说，你甭跟我来这套。那我问你，就算他跟别的狐狸精扎在一起是为了工作，那他穿别的女人的内裤，怎么解释？他每月少了五百块钱的工资，又怎么解释？丛小明想了想，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他不会对不起我?我相信他。郑秀兰捶胸顿足，要是胸部还坚挺的话，估计都被拍进去两公分，拍小一个罩杯了。她说你这傻孩子，不能靠直觉，别等将来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他真要把你甩了，房子卷走，孩子丢给你，你这日子还有办法过吗？丛小明陷入思考，不再说话。郑秀兰趁热打铁，男人都是一个样，裤腰带下边的玩意说了算。

吃过晚饭之后，郑秀兰心神不宁，最终还是匆忙涂抹了一番，准备出门，这次还提前以帮蹬倒山照相为名让丛小明教她怎么用数码相机。她拿上相机，说小明，这事我管最后一次，我会拿充足的证据，让你心服口服。丛小明知道她阻止不了这个向来喜欢自作主张的老娘，她摇摇头，心说老妈，你赢不了。然后赶紧给曹百万打电话。

曹百万带着哭腔感谢了丛小明一番，然后把电脑挪了位置，让倪小伟到对面楼上去协助调度。确定丈母娘不会在对面楼上发现状况之后，他又把倪小伟安插到前台位置上，让他无论如何要先把郑秀兰挡在门外，并尽快通知到里面，等里面准备好之后，再放她进来。整个计划滴水不漏，万无一失。

郑秀兰在晚上九点钟准时赶到公司，在公司的玻璃大门外狂按门铃。这时候里面曹百万跟陈露刚忙完楼书的设计，正在吃外卖牛肉粉丝汤。小倪依计行事，偷偷拨了电话通知了里面，曹百万让他无论如

何挺五分钟。倪小伟领命，指指门上“谢绝推销”的字样，小人得志般看着门外急得像笼子里发情的母兽一样的郑秀兰，笑得花枝乱颤。

没笑两声，小倪的笑容就凝固了，因为一向按时上下班的老板竟然回光返照般地出现在门外，他先是警觉地询问，接着满脸堆笑地拿门卡刷了一下。“嘀”的一声，门开了！倪小伟赶紧手忙脚乱地拨电话。

第十三章

一切都晚了，郑秀兰跟在老板身后，有说有笑，一路欢歌地杀向了创意部。小倪疾步跟上，并抢在他们前面打开了创意部办公室门。

此时的创意部里，弥漫着一股牛肉粉丝汤的味道，曹百万正满头大汗地坐在电脑前，胸前的扣子敞开了三粒。其他员工也都该干吗干吗，一派紧张有序的繁忙景象。

老板说小曹啊，辛苦了，看谁来看你了？当着郑秀兰的面老板夸了曹百万的驴马精神，郑秀兰皮笑肉不笑地应和着，眼睛却四处打量。老板忽然想起什么，问曹百万怎么没见陈露呢？曹百万擦擦额头的汗，说陈露没来，她说以后我们加班她都不参加，第二天及时跟她沟通就可以了。老板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曹百万赶紧招呼丈母娘坐下，然后让老板过来看楼书的设计稿。老板认真地看着稿子，脸上呈现出满意的笑容，忽然郑秀兰站了起来，狐疑地看着曹百万的桌子，因为上面摆着两碗牛肉粉丝汤。曹百万觉察到了异常，赶紧解释说我饭量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随声附和，说是啊，这家伙，简直就是一饭桶。郑秀兰说是吗，一人吃两碗我知道你搞得定，可是也不必用两双筷子吧？曹百万说是啊，是没必要，可是送餐的人不知道，以为是两个人吃，把筷子都准备好了。倪小伟赶紧说对啊，现在的餐饮，服务可真到位啊。一句话说得不痛不痒毫无意义。

郑秀兰拿起筷子，仔细研究着，曹百万忽然发现筷子前段有口红的印记，他看见郑秀兰脸都变色了，赶紧说这牛肉粉丝汤，该改名叫牛肉粉丝辣椒汤了，放这么多辣油。

有惊无险又闯过一关，曹百万已经汗流浃背。忽然老板拍案而起，说小曹啊，这稿子做得好，用色考究，品位十足，这路子，太正了！曹百万斜视了一眼旁边的铁皮文件柜，心想要赶紧打发他们走，不然陈露要憋死了。于是赶忙说还需要微调，明天早上来，我会给您看完美版的，等着惊艳吧。老板笑笑，站起身来。曹百万悬着的心总

算放下了。老板转身准备离开，忽然又折回来了，说小曹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房型横切面图，似乎比例不对啊。老板指着电脑屏幕说。曹百万说不会的，我都跟陈露确认好了。老板说不可能，你刚做好的稿子，陈露不在，你怎么跟她确认？曹百万愣了一下，正不知道怎么救场，忽然老板又说，哦，不是比例不对，我记得这个三室两厅的房子，工作阳台是在西北角而不是东北角吧？这可是原则性问题，马虎不得，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说着掏出了手机。

曹百万一个箭步冲上去，按住了老板的手，说不用不用，现在给人家打电话不太方便，还是等明天上班再说吧。老板拿开曹百万的手说小曹，你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这事这么急，哪还能等？再说这是非常时期，九点钟打个电话又能怎样？

曹百万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忽然倪小伟拿出电话放在耳边，然后放下电话说我打过了，关机了。曹百万松了口气，给倪小伟飞过去一个媚眼。

老板说是吗？怎么这么早就关机了。曹百万说美女嘛，业务繁忙，估计在忙着约会吧。老板又看了一眼电脑，摇了摇头说，不行，还是得了解清楚，我打给她试试，我知道她还有一个手机。

一切都来不及了，一阵手机响声从旁边硕大的铁皮文件柜里传了出来，整个办公室凝固了，只有美妙的手机铃声，穿越污浊的空气，刺激着每个人的耳膜。

哇的一声尖叫，一阵剧烈的咳嗽，陈露从文件柜里“滚”了出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陈露尴尬地冲老板打招呼，还没等老板反应过来，啪的一记耳光已经打在了陈露脸上。郑秀兰暴跳如雷，把解放前用来形容风尘女子的词全部用在了陈露身上。曹百万赶紧抓住郑秀兰再次甩向陈露的铁砂掌。陈露捂着脸，眼泪当场就下来了，胸前波涛汹涌，波澜壮阔。郑秀兰挥舞着利爪，扬言要抓花陈露家禽一样的脸。陈露委屈得号啕大哭，曹百万死死抓住郑秀兰的双手，就像董存

瑞擎着炸药包一样大义凛然。陈露拿了包准备离开，郑秀兰叫嚣着，命令谁都不准离开这里，似乎她要赶尽杀绝，一个活口不留。陈露捂着脸从曹百万身后绕过去，郑秀兰一个箭步冲上来，曹百万挡在郑秀兰面前，用力一推。

郑秀兰轰然倒地。

办公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郑秀兰躺在地上，白眼球挤走了黑眼球。曹百万赶紧上前把郑秀兰扶起来，其他人都吓傻了，曹百万喊着身边的小倪："快帮老子一把，死人啊你！"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叫救护车的，掐人中的，按脚心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差给她做人工呼吸了，估计谁看见郑秀兰的嘴都不忍心下口。

救护车五分钟不到就来了，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就把郑秀兰抬走了，曹百万跟在身后，出门前，回头给陈露道了个歉，陈露说需要我帮忙吗？曹百万尴尬地摇摇头，又看了看老板，老板脸色铁青，像被霜打过的茄子，呈现?了慎人的紫灰色。

曹百万坐在救护车里，心急如焚，又不敢打电话给丛小明，这时候打给丛小明也没有任何意义，一来她来医院也解决不了问题，二来她还带着孩子，太不方便。

这时候的丛小明正在抱着蹬倒山走来走去，电视里演着《大长今》，这是丛小明的最爱，也是她如今唯一的娱乐，但是，蹬倒山取消了她这点可怜的娱乐权。因为他要睡觉，必须要人抱，而且要抱着走，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串，时间不得低于半个小时，上述条件缺一不可。郑秀兰从老家带过来一个专业术语形容蹬倒山的这种陋习，叫做"赖睡"。今天蹬倒山尤其烦躁，丛小明走得满身大汗，心里还在担心老妈抓奸的事。蹬倒山终于倒在她的胳膊上不动了，她小心翼翼地把蹬倒山放下来，拿了手机刚准备拨号，蹬倒山却又哭了起来，丛小明那一刻忽然有种可怕的想法，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永远都睡不着了，她忽然想要抱着孩子从二十一楼跳下去。还好这个念头只是一闪

而过，她边摇着蹬倒山边陪他说话：“宝贝啊，快点睡觉快点长大，长大了好挣钱养家，别让爸爸太辛苦……”

郑秀兰在救护车里已经醒过来，但她睁着眼，眼泪不停地淌，就是不说话，像一个会流泪的植物人。被送到急诊做完各项检查之后，医生说病人有高血压病史，脑血管相对来说要脆弱很多。曹百万听到这，差点尿到裤裆里，心想这不是不让过了吗？要真成了植物人，那这个家可不要毁了？医生见曹百万脸都白了，说你没事吧？不过病人这次只是有点脑震荡，另外脑部毛细血管有轻微破裂，问题不是很严重，但这次算是万幸了，以后可千万要注意了。曹百万这才松了口气，在心中偷偷祝愿医生“大喘气”别噎死。

整整瞪了两个小时眼，郑秀兰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漫长的两个小时让曹百万一直在怀疑医生是不是留个悬念准备收红包，还好，总算活过来了。郑秀兰面无表情地说，你给我听着，小明她爸死了快十年了，还没有哪个人敢打我，他活着也没人敢打我，里里外外几十年，你算是头一个。说完后停了停，哇的一声，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边哭边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006年10月30日，晚上11点，城市喧闹依然，乡村万籁俱寂。

此时的郑秀兰躺在医院里，头痛难忍，心灰意冷；

曹百万在医院的走廊里，握着手机，看着熟悉的号码一遍一遍打来却不敢接，眼泪无声地淌下来，砸向地板；

丛小明在二十一楼的窗边，看着浩如烟海的霓虹，一遍一遍拨打男人的电话，心急如焚；

老家的土炕上，曹百万的老爹双手颤颤巍巍，边轻声呻吟，边抱着孙女花大姐的头，曹百万的老妈正在给花大姐擦屁股；

县城里，曹百万的哥哥曹可安正在跟老婆周梨花讨论出国打工的五万块手续费到哪里去借，周梨花面无表情地说借不到钱出国就离婚；

丛小明的哥哥丛大纲把刚熬好的鸡汤端到老婆颜如玉面前，被颜如玉一掌掀翻……

曹百万终于接听了电话，说小明你别急，妈妈出了点小意外，摔了一跤，在医院里，只是轻微脑震荡，明天就可以出院了。丛小明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那我怎么办？要不要现在过去？曹百万说不用了，有我在呢。丛小明说那你熬一夜，明天上班能行吗？你的项目那么重要。曹百万苦笑了一声，说我的项目？呵呵，嗯，是很重要，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丛小明说那辛苦你了老公。曹百万一听，眼睛又热了，他说小明，对不起。丛小明说没什么，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哪还有什么项目？曹百万想，估计明天要重新找工作了。

第二天，丛小明没有上班，在家等郑秀兰出院，曹百万也不打算去上班了，更不打算请假，这时候他还有什么脸面跟老板开口？反正过了今天，大家还不知道会不会再见面，他无奈地感觉到，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真不是自己能说得了算的，这个经理，老天爷似乎变着法地不想让他当。

第十四章

他想无论如何先把郑秀兰送回家。

回家的出租车上，陈露打来了电话。曹百万感觉有点意外，他看了看脸上带着植物人般表情的郑秀兰，然后接起了电话。陈露说你今天早点来公司，我们一起跟你老板说说，这事就这样过去算了，不然闹到我们老板那里，谁都救不了你了。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我们配合比较默契，我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一点，半途而废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面子上也过不去。曹百万说，行，谢谢你了，几点钟？陈露说十一点吧，十一点你准时到公司，我们堵在老板前面，不能再晚了，谁知道你们老板会做出什么决定来？曹百万千恩万谢，要不是丈母娘在，他都想把自己的来生提前许配给陈露。

曹百万心想，无论如何要先撑过今天，保住位子是首要的任务。他把郑秀兰送到小区门口，说妈你先回去吧，我公司还有事情，得马上回去，我就不上去了。郑秀兰做刘胡兰就义状坚定地说，你上来，不然从今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们娘仨了。曹百万看看表，已经十点钟了，这时候交通不算太堵，但到公司至少也要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还有半个小时的盈余，如果这半个小时能把问题解决了也好。他一咬牙，甩开大步往家中奔过去。

没想到郑秀兰先发制人，进门就使出了杀手锏。她死死抱住了丛小明，说小明啊，快跟这个畜牲离婚，他打我，他为了那个狐狸精竟然打我，把我打成脑震荡，差点脑血管爆裂而死，反正今天有他没我。丛小明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曹百万说小明，这是个误会……算了，我急着回去上班了，不然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等晚上回家我再跟你解释。曹百万刚说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曹百万脸上。丛小明泪都滴到脚尖上了，说我妈五十多岁了，一辈子都没人动她一个手指头，你竟然动手打她！曹百万愣了一下，摸了摸脸，转身要走，却被郑秀兰死死抓住衣袖，说看看，急着见那个狐狸精都急疯了，今

天这事必须说明白。曹百万抽了两下胳膊，没抽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把外衣脱掉，扔给郑秀兰，转身走了，快进电梯的时候，曹百万听到丛小明在身后说，百万，我们离婚吧！

曹百万无奈地在电梯口站了两分钟，忽然听到屋里响起了蹬倒山的哭声，丛小明和郑秀兰像两尊雕塑一样都站着不动，曹百万转身回到屋里，抱起蹬倒山哼哼唧唧地哄着。蹬倒山破涕为笑了，曹百万心里却酸酸的，他不能让这个孩子没了爸妈，他还要再努力一下。

曹百万把娘俩拉到屋里，关上大门。他尽量让自己变得平静一些，他说小明，我们结婚的时候曾经发过誓的，就算哪天我们过不下去要到民政局去领离婚证，也绝不把“离婚”这两个伤人的字说出口。现在你竟然就为这样一个误会要跟我离婚。昨晚的事情，根本就是一个误会，我跟陈露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问题？没问题你干吗遮遮掩掩？小明，你不知道啊，他设置了重重障碍想要堵住我，公司大门锁不住我，他居然把她关到柜子里了。你说说，如果你们没有不正当关系，干吗怕我？还有把客户关到柜子里的？我问你，刚刚在车上是不是又是她打来电话？分开这点时间就受不了了？”

曹百万心急如焚，感觉这事越抹越黑，他说，小明前半部分你都知道，后半部分是这样的，就在老妈偷窥我不成、被关在门外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我们老板来了。当着老板的面，为了怕老妈误会惹出麻烦，我只能把陈露关到柜子里。结果陈露在柜子里的时候，电话响了，被老妈发现，误会我们俩干了下流勾当。她冲上去打了陈露。那可是我的客户啊，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当妈再要打人家的时候，被我拦住了，但是手上力用得大了点，不小心把妈推倒了。就这样人家刚刚还给我电话，让我快点到公司，一起跟老板说一下，尽量把事情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

丛小明想了一下，表情有所缓和，曹百万趁热打铁，挤出两滴泪来做声泪俱下状说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说实话，确实蛮累

的。说完看看表，已经十点十五了，无论如何十五分钟之内必须要搞定。丛小明说妈，这事是不是……

丛小明没说完，就被郑秀兰抢了白："曹可陈，行，别的我都不说了，今天有两件事情你要解释清楚，否则这事就没完。一，这半年来你每个月存了五百块私房钱，去了哪里？二，你怎么会穿了别的女人的红裤衩？"

曹百万一听，心凉了一截，心想今天八成是要凶多吉少了，估计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了。郑秀兰果断出招，一下点中了他的死穴。曹百万在心里编着各种瞎话：这每月五百块，说自己挥霍了，谁信啊？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没有业余时间，怎么可能花得掉这些钱？说捐给希望工程了？可信度还不如说被自己挥霍了。眼看着时间来不及了，曹百万看看丛小明，丛小明的眼中也充满了疑惑和期待。曹百万咬咬牙说，这每月五百块，被我存给?爸了，我爸有病……说完到卧室拿出一叠单子，说这是存根。

丛小明随便看了两张单子，其余的交给了郑秀兰。丛小明哽咽了半天，说百万，我是不孝的人吗？你要孝顺父母怎么能背着我呢？咱不是说好了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就变一个人了吗？怎么现在我是你，你还是你？曹百万刚想解释，郑秀兰忽然冷冷地说，你走吧。

已经十点五十了，再不走一切都来不及了。曹百万一听丈母娘让自己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决定先走了再说。他说妈、小明，这事是我不对，我下班回来给你们当牛做马，但我现在必须得走了。曹百万说完就准备走，郑秀兰说行啊，欠我五万，到现在我一个子都没看见，连句话都听不到，欠你家两万块，却偷偷摸摸地还了起来，这样吧，让你爸过来看孩子吧。

曹百万看看丛小明，丛小明也面无表情。曹百万摇摇头，拉开门冲向了马路。

赶到公司的时候，正好十一点，陈露坐在曹百万位子上，说你妈没跟来吧。曹百万尴尬地笑笑。陈露说我开玩笑呢，你老板还没来，

我们赶紧想想怎么说。曹百万看看陈露，虽然脸上打了很厚的粉底，但是左脸上的乌青还是无法掩盖，他知道丈母娘真是下了死手，这一巴掌，十二成功力，想要一巴掌打掉女儿的后顾之忧，但没想到差点打碎了女婿的前程。

正想着，忽然前台打进来电话，说老板来了。曹百万心情紧张了起来，准备跟陈露一起去老板办公室承认错误请求宽大处理，老板却先冲了进来，说正好你们都在，我宣布一下，“湖岸豪庭”的项目组要临时调整一下，组长由倪小伟担任，曹可陈降为组员，留待进一步观察。老板说完，看都没看曹百万一眼，风卷残云般消失了，留下一办公室的人坐在那里发愣。小倪战战兢兢地来到曹百万面前，面带笑容地说，曹哥，我……这事不是我干的，我啥都不知道就这样了。曹百万松了口气，瘫倒在椅子上。

曹百万自知理亏，晚上下班早早就赶回家，临行前还去倪小伟那请了假，倪小伟说曹哥，不带这么挫人的，我就是一傀儡，你就是那慈禧。呸，不是不是，你垂帘听政……怎么还是慈禧？我是说还是你说了算，谁都是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你要回家了？把DM拿回家做啊？代问嫂子侄子阿姨好啊。

曹百万心里总算宽慰了些，他想老板这么做，无非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不有所表示对公司其他员工不好交代，但真正还是要他负责。倪小伟是工作能力最差的，让他负责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回家的路上，曹百万专门买了白斩鸡、夫妻肺片，心想已经说开了，虽然日后在丈母娘面前没办法再威风了，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大不了以后低调一点。

说来这家庭政局转变够快的，最初曹百万见丈母娘走温情路线，把“丈母娘亲女婿”的古训当真了，跟丈母娘也比较随便，现在才知道，丈母娘忍辱负重，只是为了他能对丛小明好点，如今被丈母娘发现自己是个调教不出来的白眼狼，地位急转直下，被列为重点怀疑对

象，一时半会是翻不了身了。而关于偷偷给老爸存钱的事，现在想想真是失策，但也没办法，毕竟欠丈母娘那么多钱，却偷偷摸摸给自己家存钱，总归说不过去。可是老爸的病要治，老两口又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不过丛小明和郑秀兰压根就不是小气的人，最见不得两口子各怀鬼胎，各自为政。

曹百万做好了心理准备，就差买个荆条背着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里他才发现，他低估了丈母娘。她使出了“岳母怀春”绝学，直接消失了，根本没给曹百万留余地，留下丛小明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发呆。

曹百万在屋子里兜了一圈，惊呼：“孩子呢？”

第十五章

孩子没了。丛小明像丢了魂一样说，孩子被妈抱回老家了。

6个月之后的2007年4月，曹百万抱着蹬倒山的照片，呼天抢地，他多么希望这个可爱的孩子只是被人抱走了，不管抱去了哪里，哪怕是被人贩子抱走的，只要他还活着就行，可这根本就是他的奢望。

曹百万说小明，这事做得不地道，这孩子是你的，但总也有我一份吧，我就算是后爹，孩子抱走也总归要跟我打声招呼吧?

打招呼？你背着我和我妈做了多少事，你打过招呼吗？丛小明有些愤怒了。

曹百万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丛小明说再说跟你打招有用吗？你能解决得了吗？现在我哥是肯定要留下我嫂肚子里的孩子，留不下我们丛家就绝后了，所以我妈必须要回去，那你说谁来带孩子？你爸你妈？不能来吧？我辞职？不能辞吧？要不你辞职？也不行，那你说我妈不把孩子带回去，怎么办?

曹百万点点头，说也对，这样也好。不过那也应该告诉我一声，我去送她啊。对了，你有没有给妈带点钱回去?

丛小明说钱？我们哪还有钱给妈？你还欠着人家丁玉刚八千块呢，难道不想早点挤出来还给人家?

曹百万像被雷劈了一样杵在那里，感觉被人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丢在大街上一般。这时候丁玉刚打来电话，说哥们，没问题吧？估计正跪搓衣板呢吧？对不住，我喝多了把借你钱的事告诉Jessica了，我估计这时候你家小明已经知道了吧，都是我不好，明天我请你吃饭，另外这八千块我不要了，就当是给你赔礼道歉了。曹百万哼了一声，说怎么着？你原来还真打算要回去啊？再说就你那酒量，唉，馋了就多喝点可乐吧，少害点人。

丛小明没再理他，独自睡去了，曹百万抱着被子回到了被丈母娘占据了半年的大床，他试探着伸手搂住了丛小明的肚子，丛小明没有

反抗，曹百万感觉心跳加快了许多，他把手沿着丛小明的肚子往上摸索，却被丛小明抓住了，狠狠地甩了回去。

被甩之后的曹百万，整整挣扎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忍住，蹑手蹑脚起身，准备去洗手间让他的右手行苟且之事。一年了，曹百万的性生活就是这么过的！这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简直是不人道的，可是为了孩子，老爹老妈的人权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曹百万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被丛小明吓了一跳。黑暗中丛小明正坐在床上挤奶。

丛小明产假结束之后，每天白天上班都把奶挤出来，留到第二天老妈喂给蹬倒山吃，她曾经说一辈子就养这一个小孩子，她要一直喂，喂到什么时候蹬倒山不吃了为止。可是现在，蹬倒山已经不在身边了，而丛小明还在挤奶。曹百万说别挤了小明，挤了也没用。丛小明说我挤了放冰箱里冻起来，等将来拿给蹬蹬吃，他走得太急了，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得惯奶粉，要是不吃那该怎么办呢？不会饿死吧？丛小明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曹百万也不知道她这话说的是真是假，但他感觉，说这话的时候，丛小明不是他的小明。

“你觉得老妈带着蹬蹬，还能照顾嫂子吗？或者，老妈照顾嫂子，还能带好蹬蹬吗？”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曹百万的MSN上收到了丛小明的消息。曹百万说没事的小明，老妈那么精明能干的人，这点事情难不倒她。

“我还是不放心，我想回去看看。”丛小明又发过来

“不是吧小姐，蹬蹬走才刚一天啊。”

“是吗？哦，我怎么感觉已经好久了。”

这就叫度日如年。当初念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两地分居，想得要命，曹百万总是省吃俭用，两个月省个两百块来回路费出来，在一起待一天，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丧失理智。

Jessica过来敲敲丛小明的桌子，说好了别想了，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唱歌散散心，这玩意跟失恋似的，刚分开总要不适应的，习惯了就好了。丛小明抬起头勉强笑笑，说如果失恋能换回我跟儿子的团聚，我宁愿跟曹百万离婚一百次。Jessica伸伸舌头，不再说话。

下班后，曹百万自己乘车去西藏路歌城，公交车上的腋臭味让他感到阵阵恶心，更有素质低下者充当公车DJ，用山寨手机放着狼爱上羊的跨种族兽交悲歌，嘈杂的声音让人心烦意乱。此时丁玉刚正开着他的宝马X5载着Jessica和丛小明在大街上叱咤风云，把音乐开到最大，把车窗摇到最低，把墨镜扣在脑门子上，就差把“暴发户”三字写在脸上了。

其实丁玉刚严格来说不算是暴发户，他家的发达始于丁玉刚的老爸，用曹百万的话说叫“二道贩子世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不久，丁玉刚老爸开始南下倒腾建材，什么瓷砖卫浴地板马桶，后来太阳神等中国最早一批保健品横行天下，丁老子又开始倒腾保健品。等丁玉刚接班的时候，更是没有什么固定品牌，总之什么赚钱就倒腾什么，通常是收上来的东西贴上自己的牌子，就算是自己的产品了。现在不同了，现在丁玉刚手上有十几个休闲食品和保健品品牌，并且有了自己的工厂，严格来说丁老板已经不算是二道贩子了，各种产业总体来说赚多亏少。三十不到，算上老爸的资产，丁玉刚已经身家几千万了。

麦克风被曹百万攥住之后，就没有撒过手，被丁玉刚戏称为麦霸之霸。曹百万说从丛小明怀孕到现在，老子都忘了上海歌城的门朝哪开了。丛小明却神不守舍，经常拿着Jessica硬塞过来的麦克风，愣在那里想心事。

歌唱到中途，丁玉刚趁曹百万上厕所的机会，把他挤在门外，狠抽一口烟说，我遇到棘手的事了。曹百万说你天生就是个棘手的刺头，不遇到麻烦事才失常呢，去去，别耽误我跟刘德华飚歌。丁玉刚说真的，我今天忽然得知，我竟然也修了座杨浦大桥。曹百万一下噎

住了，半天之后才捧腹大笑，丁玉刚说乡下人你小声点，Jessica还不知道呢。曹百万说什么意思？不是播种在自留地里？那你什么时候播的种？种在谁家地里了？你不是事事尽在掌握吗？丁玉刚说甭提了，你知道我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搞女客户，这女人也是我一个客户，名字叫龙悠，有次谈生意喝醉了，稀里糊涂就上了，严格地说是我被上了。曹百万皮笑肉不笑地说，怎么？她也叫你老公？然后你又毫不犹豫地把人家射了？丁玉刚摇摇头说唉，老子就这点嗜好了。事后她说怀孕了，我给了她一万块叫她解决掉，以后别再来找我，可是今天她忽然说要把一万块连本带息还给我，我这才觉得不对劲，果然，她说当初她没把孩子打掉，上个月刚把孩子生下来了。曹百万说你傻啊，她说是你的你都信？估计是谁的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年头，就爹最假。丁玉刚说我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是我的。我爸逼我娶她，并扬言如果我不要这孩子，他就把他的遗产全部留给这孩子。曹百万说这事怎么连你爸都知道了？怎么你播个种全世界都在看着它发芽？那Jessica怎么办？丁玉刚抽一口烟喷到曹百万脸上，说我要知道怎么办还用得着跟你说。

第十六章

两个人正发愁，忽然包房门被拉开，丛小明从里面出来，接了一个电话。语气温柔表情暧昧。丁玉刚说曹老板别动，我看你头上啥时候长出秧苗来了？绿油油的。曹百万说去你的播种机吧。两人正在互相问候老妈，忽然丛小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两人赶紧跑过去。丛小明放下电话扯着曹百万的手说百万怎么办啊，蹬蹬被开水烫了！

“烫哪了？”曹百万瞪着眼珠子问。

“烫手了，没烫到脸。”丛小明说。

“你妈死人啊！才一天就搞出这种事来？”

“你妈才死人呢！”

丁玉刚赶忙上前制止，说现在不是骂娘的时候，你们也别太担心了，小孩子烫到手常有的事情，婴儿皮肤长得快，不会有事的。

第二天天没亮，曹百万就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老妈语气悲凉地说陈陈，你丈母娘把你儿子送到咱家来了，说不敢带了。那我更不能带啊，你爸身体不好，还有个花大姐，你说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吗？我要是你丈母娘那年龄，带十个我也不怕，关键我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倒不怕辛苦，就怕带不好，连累了孩子。曹百万说先别说这些了，孩子的手到底怎么样？老妈沉默了一阵说，左手的小指和中指整个掉了一层皮，抹上药就往嘴里送，不停地哭，哭得死去活来。烫伤最难受，连大人都受不了，别说个一岁不到的孩子，唉。曹百万说你先辛苦一下，我这两天就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一整天，曹百万都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一贯自诩聪明无比的他真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了。其实他的骄傲不是没有道理，一个两手空空的大专毕业生赤条条地来到上海，四年时间就买好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工作也算稳定，实属不易。

下午下班。倪小伟企图留曹百万加班，曹百万学青蛙把眼珠子瞪到天灵盖，说老子又不是负责人，谁负责谁加班。倪小伟说曹哥，你

这就不上路子了，活还是你的活，我替你顶两天，你这么不配合不是砸自己招牌吗？正僵持着，忽然物业公司打电话过来，说曹先生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家里出事了。曹百万说什么事？物业公司说你老婆抱走了人家小孩，人家正在你家闹事，吵着要报警呢。抢孩子可不是小事，如果真抓了，那可是拐卖人口啊！曹百万说抢了谁家的孩子？那边说，朱大叔的孙女。

曹百万坐在出租车上不停地打丛小明的手机，可就是没人接。下班时候，车子堵得要命，武宁路内环段，虽然八车道，仍然是个长条状的停车场。曹百万急得上蹿下跳，几次准备跳出车外学刘翔飞身跨栏而去。

回到小区曹百万先去了物业公司，物业的人说已经解决了，你老婆说看错了，两个小孩长得太像，她以为是你们家蹬倒山了，不过朱先生说你老婆是从人家手里接过孩子的，而且你们家是带把的，人家是不带把的，这么明显的区别怎么能搞错？还好你老婆态度比较好，孩子还给了人家，才没有报警。不过我们看下来觉得你老婆精神似乎有点问题，你要注意了，是不是想孩子想的，不能送回家就留在身边呗。你们这些年轻人，知道生不知道养，不能光想着自己自由快活啊。

曹百万没有坚持到唐僧念完经，他一路小跑奔回家中。家里一片漆黑，以前热闹的家，现在变得死气沉沉。客厅里没有丛小明的身影，曹百万赶紧冲到大卧室，看见丛小明正坐在床上，地板上堆着用过的面纸。曹百万走过去，把丛小明搂在怀里。丛小明说百万，我不是故意抢他们孩子，我又不是神经病，我真的以为那是蹬蹬了，我以为老妈抱着蹬蹬回来了，我现在才知道刚刚有多愚蠢。唉，我是太想蹬蹬了，怎么办呢？曹百万抱着丛小明的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滴。丛小明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曹百万怀里，曹百万说不怪你，谁让他们孩子长得那么像咱蹬蹬呢？活该！小明你坚持一下，这几天我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丛小明抬头问他："百万你有办法吗？"曹百万说不

行咱们卖房子，回山东去。丛小明说可是我和蹬蹬都是上海户口啊，我们弄到上海户口是多么不容易啊，就这么放弃了？再说我们好不容易在上海站稳脚跟，真到了那一步了吗？曹百万摸摸丛小明的头说，我说气话呢，你放心吧，我有办法。

曹百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旁边的丛小明倒是呼吸均匀。不知道过了多久，曹百万才昏昏睡去。不多久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有外星人站在他家窗台上，企图抢走他家孩子，曹百万努力地睁开眼，却发现窗台上真的站着一个人。曹百万一动不动，努力地辨认着这个人影，这才发现站在窗台上的不是外星人，是丛小明！曹百万猛地坐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丛小明，把丛小明抱回床上。曹百万哭着说小明，你要干吗？丛小明表情麻木，说百万，我要是死了，是不是灵魂就可以回山东见蹬蹬了。曹百万说你别瞎说了，你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永远都见不到儿子了。丛小明说可是现在我没死，?蹬不也成了没娘的孩子吗？可怜的孩子，好端端的怎么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呢？他要是哭着到处找妈妈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空荡荡的家里，沙发上、床上、地板上，我到处都能看到蹬蹬的影子，他笑，他哭，他哼哼唧唧找奶吃……我半夜奶胀得厉害，往身边摸了半天摸不到蹬蹬，奶水就自己开始往外流，而在遥远的北方，我们的蹬蹬也在孤零零地想妈妈，他只有半岁啊，他不应该承受这种思念遭这份罪……曹百万眼泪掉了下来，说宝贝别说了，你再坚持一下，后天我就能让你见到蹬蹬了。丛小明看看他说，真的吗？曹百万用力点着头，说真的真的，你放心吧，别做傻事了。

曹百万就这样抱着丛小明坐着睡了一夜。

丛小明做出这样的危险举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曹百万把它归结为丛小明从小失去父爱，缺乏安全感。2004年，丛小明大学毕业，那时候曹百万找了个一千多块钱的工作。两个人租房子每月房租五百块，而丛小明一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曹百万每天上班挺忙，回来也没顾得上观察丛小明的情绪变化。有一天晚上丛小明说百万，我

不想活了。曹百万说快点睡觉，你再折腾我真不想活了。睡到半夜的时候，曹百万忽然发现丛小明站在窗边，半截身子已经伸到窗外了。丛小明被曹百万拉回来后说，百万，我怎么想我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走投无路了，我害怕。

后来丛小明怀孕了，去堕胎前又有过这么一次。

第二天，曹百万请了个假，先把丛小明送到公司，然后自己去了区精神卫生中心。因为之前他把这种情况归结为丛小明年龄尚小，半真半闹，可是这次曹百万发现，似乎真的是丛小明的精神出了问题。

医生说你太太这是抑郁症，曹百万一听，脸霎时间灰白如纸。医生说你不用怕，正常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些抑郁的，只是程度不同，大部分人还不至于影响到自身的正常生活，不过你太太的问题可能有点严重了，但我估计她现在不会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的，你现在带她来看病或者给她吃药，都会令她反感，可能会适得其反。我看这样吧，你还是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吧，这样起码保证她在短期内不会有过激行为。等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慢慢研究，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好采用保守的方案，慢慢调理，你说呢?

在曹百万的印象里，抑郁症就是精神病，这简直太吓人了。曹百万想来想去，还是给老妈拨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半天，总算下定决心说，妈，你到上海来帮我们带孩子吧，小明的精神有点承受不住，我的日子没办法过了。老妈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说儿子你在开玩笑吗？曹百万无奈把丛小明的情况跟老妈说了。老妈说从来没听说过想孩子能想成神经病的，那你这么多年不在我身边，我不早成精神病了？不过你是我儿子，小明是我半个女儿，你们遇到问题，我能帮尽量帮。可是我去了，家里这一摊子怎么办呢？曹百万说我想好了，你把花大姐一起带到上海来！老妈愣了一下说，那我一个人能带过来两个孩子吗？曹百万说没事，还有我们！白天是你当班，晚上俩孩子都归我们管。老妈说那你爸呢？他心脏病不是轻来轻去的毛病，万一有

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你不能为了孩子不要老子了吧？曹百万咬咬牙说，你把我爸也带过来吧！

曹百万把这个消息告诉丛小明的时候，丛小明正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她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出现严重的工作失误了，老板情绪激昂地批评了她半个小时，丛小明像刘胡兰一般冷脸相向了半个小时，丝毫不畏惧老板雪亮的铡刀。正在老板心灰意冷，准备下逐客令的时候，丛小明接到了曹百万的电话。她挂断电话后，蹦蹦跳跳地回到老总办公室，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诚恳道歉，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请求组织宽大处理。老板一时接受不了，直呼自己是不是大白天见着周公了。

丛小明哼着小曲收拾文件准备下班的时候，Jessica冲丛小明扬扬手里的包，说迪奥的限量版，怎么样，漂亮吧？丛小明故作惊讶状说哇塞，太漂亮了，不过还是没有我儿子漂亮。Jessica哼了一声，说儿子儿子，整天就知道儿子，我看你公婆来了，你这日子怎么过。丛小明说怎么了？Jessica说你不知道婆婆跟媳妇是天敌？丛小明说为什么？Jessica说不为什么，你走着瞧吧。丛小明说神经病，你跟你的包过去吧。

第一章

想孩子是不至于想成神经病，但是如果你知道孩子那稚嫩的小手被开水烫伤，没日没夜撕心裂肺地痛哭你却无能为力；你知道孩子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无人愿意照料你却束手无策，你还能那么从容吗？

曹百万第三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去汽车站接老爸老妈和两个孩子。他起床的时候，丛小明还睡得很香，曹百万看着丛小明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不知道这是怎么了，生了个孩子连好好睡觉的权力都没有了。曹百万嘴上不说，其实他一直觉得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他身上。如果他这个时候有一百万，那丛小明就不用上班了，可以全职带孩子，那这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惜曹百万徒有“百万”之名，而无“百万”之实，而丛小明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抱怨。

等曹百万边内疚边洗完脸回房间穿衣服的时候，丛小明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上了。她像蹬倒山一样搓着眼睛，天真地笑笑，说老公，我要去接儿子。曹百万摸摸她的头说老老实实睡觉，一觉醒来就可以看见儿子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丛小明说我不我不，我要去接儿子，我要儿子，嘻嘻，我要儿子。曹百万无奈地摸摸丛小明的头，说那还不快去洗脸，哪有媳妇不洗脸见公婆的？丛小明噌的一下跳起来，一溜烟跑向了洗手间。

丛小明兴奋得不得了，曹百万脸上笑得比丛小明还甜，心里却没底。一来，虽然丛小明为人随和，胸无城府，但老爹老妈跟丛小明能不能处得来还是个问题，毕竟大家都各自生活这么多年，要搅和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二来老妈能不能带两个小孩还是未知数，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小孩出点问题，对三个家庭都不好交代；再者二老从未出过县城，这次到上海来生活能不能习惯，老爸的身体能不能顶得住，这都是问题。而这次老妈上海行，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砝码了，如果这次出什么问题，那么曹百万唯一能做的就是卖掉房子，举家迁回

山东，面子上过不过得去不说，这一代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役算是彻底失败了，这一生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了。

丛小明靠在曹百万肩上，说百万啊，要是我跟你老妈一起掉到河里，你先救谁？曹百万看了看丛小明，说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我先救老妈然后跳下去跟你一起殉情。丛小明掐曹百万大腿，曹百万求饶，说别闹了，放心吧，我妈那人从来没主见的，她脾气好，什么都听我的，你们之间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以后离Jessica远点。丛小明说干吗？曹百万说你这姐妹啊，典型的小市民，别听她在你耳边嚼舌头。你忘了上次的事？丛小明说你怎么知道这次是她在我耳边嚼舌？曹百万说听话，以后她的话你要批判地接收，别照单全收。丛小明说可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来早了，汽车站黑压压的人群，但是老家的汽车却没到，十月底的上海，凌晨的天气，有些凉，曹百万把丛小明抱在怀里，藏在衣服底下，丛小明嘴里像喊渔工号子一样喊着“儿子儿子……”曹百万刮她的鼻子说你这样不好，将来容易把他搞出个恋母情结。丛小明想了想说，恋就恋呗，儿子恋老妈有什么错？曹百万说那我恋我妈去了。丛小明赶紧搂紧曹百万说不行不行，你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你们都是我的。曹百万说看来你老爸没给你取错名字，丛小明丛小明，还有点小聪明嘛。

一个小时后，老家开往上海的汽车才进了中兴路汽车站，汽车门口跟某广告里被捅破了肚的汤圆似的往外冒着黑压压的人群。丛小明和曹百万站在车门口往里张望，人似乎都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老爸老妈的身影，两人心里怦怦打鼓。忽然听见车厢里有孩子的哭声，曹百万一个箭步冲进了车里，看见老爸老妈正挤在车尾，躺在过道里，两个孩子趴在两个老人身上。丛小明赶紧抱住了蹬倒山，曹百万一手抱起花大姐，一手扶老妈，可是老妈太沉，曹百万只好把花大姐也交到丛小明手里，然后用力把老妈拉起来。接着又去拉老爸。老爸说我没事，就是一晚上太累了，想睡会，你还是先照顾你妈吧，她晕车晕

得厉害。曹百万又去招呼老妈，老妈折腾了半天才爬起来，赶紧上来扶着老爸，说老头子你心脏还行吧。曹老爸艰难地点点头。临出车门的时候，司机说等等，把你们的东西拿走。曹百万顺着司机手指的方向重新来到了车尾，看见一个马甲袋。下车才发现，丛小明正抱着蹬倒山亲个不停，花大姐站在丛小明身旁，一脸茫然，像个小傻子一样。曹百万说小明，这么不长眼色，怎么就把花大姐扔在那里，快来扶着老爸。可是丛小明什么也没听见，仍然自顾自地在蹬倒山脸上印嘴印。曹百万大声呵斥：丛小明，我说话听到没有?

声音太大，花大姐和蹬倒山都哭了起来，丛小明傻在了那里，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曹老妈捅了曹百万一指头，说你喊什么喊? 花大姐自己能走，干吗非要抱着? 再说小明手里抱着孩子，怎么能照顾得了我们? 又不是三头六臂。这么大的人不会?老婆，再敢有下次看我不打死你!

曹百万不说话，为了缓解尴尬，他把手里的袋子举到面前看了看，这才发现，袋子里是老妈吐的秽物。老妈说别看了，赶紧去丢掉，好帮小明抱孩子! 不过挺可惜的，你家养鸡没有? 留着喂鸡也不错。曹百万一听，立刻做干呕状跑向了垃圾桶。

在出租车里，曹百万仔细检查了一下蹬倒山的手，烫伤的区域不多，不是特别严重，丛小明拿着蹬倒山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曹百万说行了，又不严重，不会留疤的。丛小明说蹬蹬要当演员的，这手上结疤了多丑。曹百万瞪起眼珠子说还不是你妈干的好事! 曹老妈冒着晕车之苦转过头说，头一天很严重的，一直往外淌水，现在好多了。丛小明说曹可陈你什么意思? 什么我妈你妈? 谁的妈不是妈? 人家帮你看小孩还看出罪过了? 烫一下又怎么了? 谁能保证小孩从小看到大一点问题不出?

车子里的气氛有点尴尬，曹百万不说话，老妈说是啊是啊，这是难免的，谁都不敢保证不出问题。说完扯了曹百万一下，说你这死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曹百万立刻笑笑，搂过丛小明的额头亲了

一口。老妈笑了笑，又干呕了一下，曹百万赶紧把塑料袋递到老妈嘴边。总算晃到小区，停下车一看表，四十五块，老妈眼珠子瞪到脑门，说啥意思？跑这点路要四十五块？我们从山东跑到上海好几千里地才两百块，你敲诈啊？司机被搞得莫名其妙，曹百万一手抱着花大姐，一手推着老妈，说行了，这是上海，不是咱老家。

“咱老家怎么了？实在！你上海有什么好？咱那是先讲好多少钱，送到付钱，你情我愿，这里还要假惺惺地搞个什么表唬人，总得给我个砍价的权利吧。”

“这叫规范，咱家那是二道贩子做法。”曹百万说。

第二章

“老板你是哪的？你别以为你来几天上海你就是大城市人了？你身上还飘着一股海蛎子味呢。”

“是啊，我上海户口还没说啥呢，你倒拽起来了。”丛小明说。曹老妈顿了一下没说话。几个人进了电梯，老妈又想吐，说这玩意怎么比汽车还晕。丛小明没憋住喷了出来。老爸尴尬地说看你这样，让人家小明笑话了，电梯这东西谁都晕，你咬牙受着，别出声就行，你以为我好受啊！曹百万看看满脸通红的丛小明，知道她憋得难受，无奈地摇摇头，说多坐坐就好了，我刚开始坐电梯，晕得都躺地上了，四脚朝天，口吐白沫。

丛小明没憋住又笑了出来，曹老爸试探着问，儿子，你有羊角疯？

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曹百万摸索着掏钥匙，老妈说儿子你快点，我一泡尿都满到嗓子眼了。曹百万看看丛小明，丛小明瞪大了眼睛做惊恐状。曹百万说妈，你说话还是那么富有艺术性，但是也太恶心了点吧。说着门打开了，曹百万指了一下洗手间。老妈冲了进去就脱裤子，曹百万说妈你怎么不开灯，也不关门。曹老妈说开什么灯，浪费；关什么门，都是自家人。曹百万摇摇头，把门关上，把灯打开。帮老爸找好拖鞋之后，老爸边走边端详，然后点点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丛小明尖叫了一声，曹百万瞪了她一眼，说老爸你先换下睡裤吧，你这条裤子太脏了。曹老爸看了看曹百万，说我这裤子来前刚穿的，才一天，不脏。曹百万说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关键你穿这条裤子在公共汽车上蹭来蹭去，多脏啊。老爸边打量边说脏吗？我没看出来。曹百万摇摇头，刚准备说话，老妈已经从洗手间里出来了，硕大的鞋子蘸上洗手间的水，在锃亮的地板上拖出了一长串泥水模糊的脚印，丛小明又尖叫了一声。老妈愣住了，说怎么了？曹百万说妈，你看你踩的大脚印！老妈莫名其妙地说，地本来就是给脚踩的

嘛，不踩我怎么走路？扛着脚？曹百万摇摇头，把老妈拉回门口，换上了拖鞋，说这地板要穿干净拖鞋的，你这样踩，拖起来很麻烦，也伤地板啊。这时候蹬倒山已经饿得嗷嗷叫，老妈说小明你快点给孩子喂奶啊，看把孩子饿的。丛小明说不行，要先给他洗个澡，他在公共汽车上滚了一夜，身上手上老多细菌了，不洗怎么吃奶？老两口面面相觑，曹百万愣了一下说对，我去放水，丛小明说等等，我先嘘嘘，曹百万笑着在丛小明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快去。话音未落，丛小明就从洗手间里跑了出来，说妈，你没冲水？曹老妈和曹老爸面面相觑，曹百万赶紧站起来，说妈没用过抽水马桶不知道，你冲了不就是了？丛小明说那得教教爸妈啊，又不难，总要学会的，总不能我们一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帮着冲水吧？曹老妈说我用过，我知道怎么冲。这话让曹百万和丛小明不解了，曹老妈说我在你哥家里用过，不就是按一下吗？不过那玩意太费水，那哗哗流掉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多可惜，我看不冲也没什么嘛。丛小明苦笑着看了一眼曹百万，曹百万说妈这里不是农村……话刚说完，大卧室里响起了小孩的哭声。曹百万、丛小明和曹老妈一起跑到大房间，看见花大姐正捂着眼睛号啕大哭，床头柜前的地上，丛小明唯一的一瓶香水躺在那里汩汩地往外流。

这瓶香水是Jessica去法国玩带给丛小明的，值六百欧元。丛小明不舍得用，洒之前还有九分满。曹百万赶紧冲上去拿起瓶子，可是只剩下瓶底了。曹百万四下看看，赶紧抽出一张纸巾，把它铺在地上吸满香水，然后拿起来往瓶子里挤。丛小明转身走进了房间，曹老妈抱起花大姐，花大姐指着脚上一块乌青哭得更厉害了。老妈不说话，曹百万也不说话，花大姐慢慢不哭了，伸手来摸曹百万的脸，曹百万想，花大姐大概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老爸，陌生人都说他们哥俩长得挺像。

十个月后的2007年8月，曹百万抱着花大姐站在老爸床前，说爸你放心吧，花大姐就是我的女儿，我一定把她养大，还要给她招个女

婿，将来生了小孩跟着咱们姓，这样咱曹家不是又能香火相传了吗？曹老爸那时候已经瘫痪在床，无法说话，他费劲地指指头顶。曹百万知道老爸的潜台词是说："把这房子卖了，给你再说个媳妇，还能生！"

老爸要卖房子给曹百万重新找媳妇，可是这个破草房，一千块都不值。

那天香水洒了之后，老妈抱着花大姐坐在窗台上，丛小明抱着蹬倒山躲到小房间里，嘤嘤的哭声隐约可闻。曹老爸搞不清状况，看着曹百万发愣。曹百万把房门关上，老妈有点委屈，说就那么点香水，几块钱的东西，至于甩脸子给我看吗？再说了花大姐就是个吃奶的孩子，她怎么能跟她一般见识，是不是不愿意俺们来啊？曹百万小声对老妈说："妈，这瓶香水是小明的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中国买不到。"老妈说就那么点水，法国带回来的又怎么样？就那点东西，是金水能怎么样？曹百万摇摇头说，妈，小明跟我这么多年了，给她买的东西加一起也没有这么点水值钱，这瓶水六千多块啊！曹老妈张着嘴巴愣了半天说，真的？我跟你爸不吃不喝干一年，也挣不了六千块。曹百万转身要去小房间安慰丛小明，这时候房间门开了，丛小明两眼通红地站在门口，说妈对不起，刚刚是我不好，不该为了那点香水跟花大姐生气。曹老妈也紧张地站起来，说没有没有，应该我向你道歉才对，这么贵的香水，就这样洒了，太可惜了，这孩子，手太贱。说着在花大姐的屁股上扇了一巴掌。丛小明愣了一下，说不过这香水真的挺贵的。曹百万拍拍丛小明的背，说放心吧，将来我给你买更贵的。

曹百万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这对婆媳知道礼让，他这日子可要好过多了。他想在家教教老爸老妈用水电煤气，出门认认路，找找商店菜场什么的，于是打电话跟倪小伟请一天假，倪小伟说曹哥你又消遣我，你的事我哪能说了算，你还是直接跟老板请假吧。曹百万咬牙切齿地说干你娘，将来你别犯到我手里。倪小伟说曹哥可不许威

胁我，我不一直在你手里吗？再说了，你要尊重长辈，有事冲我来，别把我娘扯上。曹百万说对，都是我的错，忘了捎上你妹妹。

倪小伟已经在曹百万被降职的时候适时地搬离了曹百万家所在的小区，搬家那天，倪小伟对曹百万说："曹哥，我不是为了躲你，主要是因为现在你不加班了，我得离公司近点。

曹百万又给老板打电话，磨了半天才给了半天假。吃过早饭，曹百万抱着蹬倒山，领着花大姐，带着老爸老妈，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在小区周围转，老妈说儿子，我看你们上海人都挺丑的，一点不像想象中那么洋气，比咱山东人差远了。曹百万无奈地笑笑，说妈，你看到的都是卖菜的，他们也都是内地农民，当然跟咱老家的差不多，等有空了我带你去淮海路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美女如云了。老妈说别瞎扯了，这人好不好看还跟路有关系？好看的人都挤在一条路上？曹百万摇摇头不想再解释了，倒是在提到美女的时候想起了陈露，她身上脸上，所有的器官都符合美女的标准，要不然当初丈母娘也不会那么担心，疑神疑鬼。正想着，忽然手机响了。曹百万把花大姐的手递到老妈手里，接起电话，说我正想你呢。陈露说敢想我？看来你丈母娘是走了。你怎么不来上班？曹百万支支吾吾，不愿意把老爸老妈拖家带口到上海的事说给陈露听。陈露沉默了一会说，曹可陈，你要小心倪小伟了。

曹百万胸有成竹地笑笑，说我小心谁都不过分，小心倪小伟就没必要了，他一没本事二没胆量，他能把我怎么样？陈露说你好自为之，不过不要太自信了。

第三章

午饭吃到一半，倪小伟电话就打了过来，说曹哥，你快来吧，有急事。曹百万说急个球，老子饭还没吃完呢，你个小兔崽子，一有搞不定的就想起我来了。曹百万心想，这小泥鳅，终究成不了大蟒蛇，那基因就不对。倪小伟说你不来我可不管啊，不过听说咱这项目客户非常满意，老板要发奖金了。曹百万说等等，怎么回事，我才一个上午没到公司，项目就结束了？倪小伟说您老奋战这么久了，成功只是早晚的事，快来吧，来晚了钱就分光了。

曹百万兴高采烈地来到公司，直接冲到老板办公室，老板正左手掐着茶壶，右手掏着耳朵，见曹百万进来讨赏钱，头都没抬说回你部门去，奖金都分派到部门了。曹百万又一溜烟来到创意部，进门就看见一干人等围在倪小伟身边。众人见曹百万进来皆作鸟兽散，倪小伟掏出一个信封拍在曹百万面前，说曹哥，辛苦了。曹百万拿起信封一捏，心里就有数了，这里面是一个整数。曹百万转身就要出去，却被倪小伟拉住了，说曹哥，你干吗去，别惹事。曹百万红着眼珠子说你们他妈都傻啊，这80万的单子，老板至少能赚60万，拿一万块打发我，你们就更不用说了，就这点钱你们也沉得住气，放心吧，我去给你们讨个说法。这时候旁边的梁耗子把曹百万拉到一边，说曹哥别闹了，现在倪哥是创意部经理，你这样做不是让他挂不住吗？

曹百万一下愣住了，他忽然想到了陈露的话，脑子飞快运转，回到了丈母娘抓奸的那个晚上，当晚老板九点钟没事忽然杀回来，酿成了祸事，而当时被曹百万调派到门口把门的，正是现在的倪经理，现在来看，那天晚上肯定是倪小伟给老板打了电话。

曹百万把眼珠子充满血丝，揪住倪小伟的衣领，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整个创意部沸腾了，曹百万盯着倪小伟看了半天又把他放了下来，拿起信封摔门而去。倪小伟在身后说，曹哥，你教我的，很

多时候成功并不是自己有多强，而是看自己能不能灭掉竞争对手，哈哈，哈哈哈哈！

第四章

出了公司的门，曹百万有点迷茫了，第一次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这时候回家，跟老爸老妈不好说，他也不愿为这点事情撒谎，况且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吵得人心烦气躁；去咖啡厅坐会，要花钱，毕竟现在是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时候，为那两口苦水自己掏三十块不值得；去丁玉刚或者其他朋友那里，这时候人家都在上班，一来耽误人家时间，二来跟人家说什么？说自己轻敌被暗算了？曹百万一路走一路想，沿着南京路就走到了外滩。站在陈毅塑像下面，他忽然有种想冲上去比比自己脑壳和陈毅市长的肚子谁更硬的冲动。怎么办？这公司显然是没办法待了，自己没黑没白玩命地干，最后全是为别人做嫁衣，一来冤得慌，咽不下这口恶气，二来就算勉强咽下去了，将来怎么办？继续在这畜牲手下忍气吞声？显然不行。但是如果离开这家公司，又要重新面临跳槽的尴尬，收入青黄不接，房贷无保，还有一大家子人张口等着吃饭，而到了新公司待遇好不好不说，又要从小弟做起，同样要忍气吞声！

生活常常把人逼上绝路，曹百万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问候老天爷的老母，并与老天爷协商，企图与其进行角色互换。

这时候的丛小明，刚把马丁内斯送走。他是丛小明的客户，每次他们公司有翻译工作，他总是指名让丛小明翻译，并且经常是自己跑过来，忙前忙后。

送走老外回到位子上，Jessica从旁边的桌子上露出半个头，说小明你行啊，闷声不响的，吊起老外来了。丛小明说别说那么难听，只是普通客户而已。Jessica不依不饶，说算了吧，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本逃不过我的法眼，看不出你还是闷骚型的。怎么样，上过没有？丛小明张大了嘴巴，说Jessica，你在说什么？我是结过婚的女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Jessica见丛小明有点恼火，赶忙刹住，说好了好了我错了，不过我能看出来，这个帅老外被

你迷死了，你可要当心了。这种又帅又多金的老外，杀伤力可是不可估量的。

曹百万沿着外滩南北走了三趟，感觉这地方还有点意思，满眼都是老外，像免费出了趟国，虽然心情很不好，但是看到丰乳肥臀的女老外，曹百万裤腰带下边的小帐篷还是不由自主地支了起来，他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可救药地意淫了几个美艳的女老外。

曹百万还准备走第四趟的时候，丁玉刚打了过来。说老曹，认不认识杀手，我要花钱买命！曹百万说你能出多少钱？买谁的命？丁玉刚说怎么的，你想做做兼职？曹百万说怎么的？怕我手不够黑？丁玉刚沉默了一下说，两万，龙悠。曹百万说龙悠是谁？命这么贱？丁玉刚说还记得上次KTV里跟你说的那个女人吗？就是给我留种的那个女客户，缠着我不放，我老爸这边又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娶她。老子哪受得了这种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灭了她！曹百万说老子快失业了，没心情跟你演港片，你要是能找到手黑的，顺道让他做个兼职，帮我把公司里一个屁精做了。丁玉刚说你娘的怎么总是挣扎在生死线上，动不动就玩失业。算了，你在哪，我过来接你。

一通咖啡灌完，丁玉刚把曹百万送回家，在车里曹百万又叮嘱了他一遍："万恶的资本家，不要老是想用血与火来解决问题，不要把所有的行为都当成是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样早晚把自己的命搭上去。再说了，你就给人家两万块就想打发人家娘俩走，也太抠门了，你再跟她谈一次，一百万让她们离开上海，永远不准回来，对你来说一百万就是一辆宝马X5，对人家来说，那可是两个人一生的幸福啊。"丁玉刚说我还是觉得这事不对，当初又不是我让她留下孩子的，这根本就是一个阴谋，商业欺诈，我给她钱不明摆着上当吗？曹百万推门出去，说姓丁的我告诉你，没有人拿亲孩子当阴谋来欺诈别人，你不懂，没资格亵渎亲情！说完狠狠甩上车门。

曹百万走出去没几步，丁玉刚摇下车窗，说哥们，工作的事能不能搞定？搞不定我帮你想想办法？曹百万头也没回地摆了摆手。

曹百万在电梯间里遇到了丛小明，丛小明肩上挎着包，左手提着土豆莴笋西兰花，右手提着一袋馒头。曹百万说唉？这么巧，丛小姐买菜了？丛小明说你娘的还不快帮我提，小心我回家打你儿子。曹百万赶忙帮手，把菜和馒头全接过来，说小明你买这么多馒头干吗？丛小明说亏你还当儿子，不知道爸妈都是北方人，哪吃得惯大米？曹百万噘着嘴去亲丛小明，丛小明闪到一边。曹百万说躲什么？自从你怀孕以来，我都修炼成大师了。又没人，亲一下不行啊？丛小明二话不说，踮着脚在曹百万额头上狠狠地吸了一下，曹百万做陶醉状，说太舒服了，作为奖赏，我送你一件礼物，来，掏掏我裤兜看看能掏出什么？丛小明惊讶地说，百万，什么意思？不会掏出一根金箍棒吧？曹百万说你想什么呢？一天不见竟变成这样了啊，你当我是老外啊。丛小明小心地把手?进曹百万裤兜，掏出信封，捏了捏，说百万，这东西你从哪拿的，咱送回去吧，不行咱去自首也行。曹百万把菜和馒头归到一只手里，腾出一只手夺过信封，说这穷孩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啊。丛小明赶紧抢过信封说逗你玩呢，一万块？老公啊，巨款啊！奖金？曹百万点点头。丛小明说这钱咱怎么花呢？给蹬蹬存起来做成长基金？不，给他买好多好多玩具……不，存起来留着将来给他娶媳妇。曹百万说那他将来生孩子怎么办？这钱也不够啊。丛小明说是啊，所以你要再努力多赚点。曹百万说意淫得差不多了吧？回头给哥存过去，借人家那么多，人家也要生孩子了。丛小明说你哥我哥？曹百万说费他妈话，我哥孩子都在咱家满地跑呢，丛小明想了想，又在曹百万额头上狠狠地印了个唇印。

老妈捧着一万块愣了半天，说儿啊，大城市就是不一样，有工资拿不说，还时不时拿点提成，再看你哥你嫂，两个人都下岗了，唉……

曹百万搂搂老妈的肩膀，说别想了，会好的。曹老爸也说，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不要瞎操心了，这年头没听说谁饿死了。

第五章

晚饭的大荤是红烧大排，丛小明烧的，这是丈母娘走后，曹百万第一次吃大排。大排烧了四块，每人一块。曹老妈夹起大排看了半天，然后放到曹百万碗里，想了想又夹了起来，放到丛小明碗里，说你上班最辛苦，你多吃点。丛小明想了想，说了声谢谢，然后把大排夹起来放回曹百万碗里，说还是你最辛苦，你吃。曹百万夹起大排，放回老妈碗里，说每人一块，都算好的，别瞎折腾了。老妈又把大排夹起来，放到老爸碗里。老爸看都没看老妈一眼，夹起来就咬。

曹老妈端起大米饭，丛小明赶忙把馒头递过去，说妈你吃馒头。曹老妈看了看，说我不吃，你们这馒头太贵，我吃大米就行，馒头留给你们吃。丛小明和曹百万面面相觑。老妈端起大米饭，嘀咕了一声，说这大米，在咱们老家喂猪，猪都不吃。丛小明皱紧了眉头，看看婆婆又看看曹百万，曹百万挤了挤眼，示意丛小明不要理睬。丛小明微微摇摇头，一脸的无奈。

老妈说陈陈啊，你这一万块打算怎么处理？曹百万刚准备开口，老妈继续说，我看这样吧，还是早点还你丈母娘吧。丛小明一听，感激得眼泪差点掉出来。曹百万也着实高兴了一把。曹老妈继续说，咱家虽然你爸有病没什么经济来源，你买房子那两万块欠款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你哥你嫂双双下岗，孩子都养不活，但是你丈母娘家也不容易，一个寡妇，也不容易……

丛小明虽然很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妈是寡妇，但毕竟是婆婆，也不好说什么，她顺着婆婆的话说不用，妈，先还你家吧，我妈一个人，没什么花销的。曹老妈愣了一下说，小明，你真是深明大义啊！不过这不合适。丛小明说这没什么不合适的，百万还能挣，他工资涨了，现在六千块一个月了。婆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嘴里白绿相间的半成品清晰可见。老爸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说你注意点。老妈才闭上嘴巴，说儿啊，你怎么这么本事，一个月能挣这么多了？比你爹一

年挣的还多！曹百万本来想解释一下，说工资是肯定要涨，但目前还没涨，不过当时老妈这么一恭维，他也不好意思扫老妈的兴，鬼使神差地就没有解释。

吃完饭关上房门，丛小明就急了，说曹百万，你妈到底什么意思？曹百万说不是我妈，是咱妈！丛小明说你少来，她不是我妈，我有自己的亲妈。你说她到底是要吃馒头还是吃米饭？怕她米饭吃不惯，我才给她买馒头，现在倒好，买了馒头不吃，却在这说风凉话，她什么意思？曹百万说行了行了，人年纪大了，嘴巴不受大脑控制，你别跟她一般见识，那大排不是夹给你了吗？丛小明说算了吧，我知道她肯定是疼你，不过她懂得关照我一下，我已经满足了。曹百万说那钱……丛小明说算了，她说得也有道理，你家虽然出得少了点，但你家条件确实差，就先还你家吧，曹百万搂过丛小明就是一顿亲，亲着亲着忽然发现花大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曹百万赶紧松开丛小明，花大姐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丛小明好不容易把花大姐哄睡，看着两个宝宝在小床里甜蜜地睡着，丛小明脸上泛起了慈祥的笑。此时她才想起曹百万。曹百万佯装睡着，丛小明摇了他两下，他假装熟睡不醒。丛小明说行，睡着最好，这么晚了是该睡了。曹百万忽地蹿起来骑到丛小明身上，嘴巴游走到胸部的时候，丛小明忽然推开曹百万说，百万你现在工资具体是多少？曹百万说等会儿再说，继续埋下头。丛小明说不行，就要你现在说。曹百万愣了一会儿，起身坐在一边，说还是四千块。丛小明猛地坐起来，说什么意思？怎么你老板承诺的没兑现？你现在没升经理？曹百万说我被人阴了，忙活了半天，功劳被别人抢了。丛小明说你就这么忍气吞声？曹百万说还能怎么样？要不是让你妈去我公司搅和，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丛小明从背后搂住曹百万，说没关系，别急，咱年轻又有本事，不愁赚不来钱，再说了，就算赚现在这些，咱省着点也能过，总比哥嫂强多了。曹百万转身抱住丛小明，在

她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摸索着把手重新伸向了丛小明胸前，顺势推倒丛小明，压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旁边的婴儿床传来了一声惨叫，曹百万来不及穿裤子，赶忙跳下床打开灯，发现蹬倒山的脸上已经血肉模糊，花大姐呆呆地看着满手的鲜血和指甲里的肉丝，然后慢慢伸向嘴里，被曹百万一把扇开，两个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黑夜的大幕上赫然撕开一道凛冽的伤口！

一家人全被惊动了起来，曹百万抱着蹬倒山，丛小明收拾钱和医疗卡，老妈披着衣服抱着花大姐看着他们忙活，说没事没事别着急，抓破点皮不会留疤的。曹百万说怎么会没事？肉都掉了。曹老妈说真的没事，你小时候脸不知道被你哥哥抓破过多少次，现在哪还有什么疤？照我说你们就用点热水洗洗就好了，去什么医院，还要花钱……

“好了，别说了！”丛小明声音有点高，说我们花钱我们乐意！老妈一下愣住了，曹百万呵斥了丛小明一声，然后抱紧哭嚎不止的蹬倒山跑到了大街上。

“小明你听好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准这样跟妈说话。”坐进出租车，曹百万严肃地对丛小明说。

“可是咱蹬蹬都那样了，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些废话。用水洗洗？我看干脆直接让她用舌头舔舔算了，连水都省了。”

“行了，还没完了你，回去记着给老妈道个歉，这事就算完了，下不为例。”

丛小明想了一下答应了一声，然后说可惜了，我们蹬蹬本来是要当演员的，可是这样要是留疤了，估计就难了，可惜这迷人的眼睛了。曹百万说没事的，就算疤留了又怎么样？人家张学友、刘翔不照样当明星？

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十二点了，曹百万和丛小明没开灯，蹑手蹑脚地进门，却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黑影。黑影见进来人了，猛地坐起来，说怎么样了，会不会留疤？曹百万说妈，你不早点

睡觉还蹲在这里干吗？一边说一边打开灯。曹老妈说我刚刚一直在想，我跟小明说话似乎真的没注意细节，有点过分了。丛小明愣了一下，说妈，我也不好，太着急了，说话不好听。

曹老妈说完，回到房间把睡得甜甜的花大姐抱出来，对丛小明说这孩子手太贱了，你教训教训她。丛小明傻眼了，看着曹百万。曹百万说妈，行了，一个孩子懂什么，别搞得这么严重。曹老妈说小明你不打我替你打，说完举起手就要往花大姐屁股上拍，被曹百万制止了，说行了，我们几个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别跟个一岁的孩子计较，老妈你的心意我们了解了，这么小的孩子，打她也没用，再说了我哥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舍得打她？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一家人也算相安无事。蹬倒山有的，花大姐都有，以前郑秀兰有的，现在曹老爸曹老妈也都有。曹百万继续忍气吞声，一边给倪小伟当小弟，一边四处投简历。忽然有一天，曹老妈说儿子，以前你哥你嫂总是半个月回家看花大姐一次，现在花大姐来了上海，你哥你嫂就看不到她了。曹百万思考了片刻，说妈，你是想带花大姐回去给哥嫂看看？老妈说不是，我是想啊，既然上海这么赚钱，反正你哥你嫂下岗了，不如就让他们也来上海，这样我照顾你们弟兄两个也方便，他们两口子也不用天天想孩子，而且在上海又能赚大钱，他们不用赚太多，赚你一半的钱就行啊，这样岂不是一举多得？曹百万说那哥嫂来了住哪里？曹老妈说不行先住你这，让他们睡客厅，反正你客厅闲着也是闲着，人多住着还热闹，不行让他们睡我的房间，我跟你爹睡客厅。

第六章

第七章

丛小明睡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周梨花抱着电视看个不停，丛小明试了几次想让周梨花回房间睡觉都没好意思开口。躺下之前她做了一个决定，明天早上就把电视搬到大房间，这样周梨花就算晚上看电视看到天亮，她都不管。丛小明躺在沙发上恶狠狠地对曹百万说，赶紧让你这个极品嫂子走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看见她。曹百万苦恼地挠着头，感觉一不小心就能把整张头皮给挠下来。曹百万说，你以为我愿意啊，她看电视到深夜，我一晚上少做多少图？可是没办法啊。现在老爸老妈给我们带孩子，可是总不能不管我哥的孩子吧，把蹬蹬送回家你又不愿意，那花大姐待在上海，哥嫂自然要来看看吧，来了顺便找找工作，也没什么不对，这样只要他们能在上海站住脚，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丛小明嗤一下，说算了吧，其乐融融？我看用不了几天就要乱成一团。我就不明白了，哥哥人不错，怎么就找了这么个千年尤物极品女人？而老妈也怪了，偏偏对这样的尤物喜欢得不得了。曹百万沉默了一阵，摇摇头，说其实你不懂，哥三十多岁找到周梨花，谈了没几天就结婚了。因为哥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还家里读书欠下的债，然后还供我读书，所以手头上一直没钱，家里也穷，谁肯嫁？耗到三十多，找到了因为自己的臭德性而找不到老公的周梨花，就这样将就了。周梨花又会讨好老人，同时爹妈一直觉得有愧于哥哥，所以对她格外好一点，她那一身的毛病，就越惯越凶。丛小明说，那爹妈就没觉着有愧于我？曹百万不说话，关了灯摸索着往丛小明身上贴，说我觉着有愧于你就行了，所以我要好好伺候你，丛小明说你老实点，一家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你还敢折腾？想都别想！你的和尚生涯估计要等到哥嫂搬走之后才能结束。

曹百万的和尚生涯一口气持续了一个月，并且丝毫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一个月后的上海，已经是十一月底了。丛小明家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原来的两千块激增至四千块了，光电费就由原来的一百多，增加到现在的三百多。原来两千块生活费的时候，加上曹百万的兼职，两个人还掉贷款，一个月还有两千块左右的盈余，可是现在，所有的钱填进去还不够。曹可安有次说，兄弟，拖累你不轻啊，生活费我会给你的。曹百万刚准备客气，旁边的老妈插上嘴，说是啊，这账你要记着，将来有了要还你弟弟，不过暂时先用他的吧，他一个月六千块，加上小明的，两个人一个月接近一万，供养我们一家人都够了，陈陈啊，你再借一千块给你哥，他这个月房贷要还了，估计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我当妈的脸皮厚，我来说。丛小明站在旁边张口结舌，曹百万拼命给她使眼色，让她别说话。事后丛小明说，百万，我们要是有钱，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个小气的人吗？曹百万把目光从丛小明身上移开，说不是，你不是小气鬼。丛小明说是啊，可是我们现在没钱啊！这样下去很快连饭都吃不上了。曹百万说你放心吧，我有办法。丛小明说你能有什么办法？你现在一个月四千块的工资，累死累活做兼职，一天只睡三个小时，一个月多挣一两千块钱，还要在你妈你哥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说你一个月工资六千块。曹百万说这不是一个误会吗？我现在怎么解释？我跟他们说那只是一个误会，我其实一个月只赚四千块？他们能相信吗？他们肯定以为我是在哭穷，想赶他们走！丛小明说那怎么办？曹百万说你别管了，我有办法。丛小明说你有什么办法？抢银行？你胆儿不行；当鸭子？你腰不行。你说还能怎么办？曹百万笑着说，惹急了老子让你去当鸡！

转眼又是半个月过去了，丛小明的工作也开始忙了起来，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有时曹百万加班到半夜，回家的时候丛小明还没回家。有天老妈说儿子，你媳妇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忙？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如果她不愿意，我跟你爸还有你哥你嫂可以出去租房子住。周梨花也说是啊，有忙得连孩子都不管的妈吗？该不会是外面

有男人了吧？曹百万当时正在吃饭，他听到这话把碗放到桌子上的时候，碗一下裂开了，饭撒了一桌子，一家人哑口无声。

过了好长时间，曹可安才对周梨花说，你还有脸说别人，你不也经常半夜才回来吗？有时还夜不归宿呢！周梨花说我那是在网吧上网，你不是知道的吗？电视看久了你们说我吵你们睡觉，睡早了又睡不着，你让我怎么办？曹可安说，反正怎么说都是你他妈的有理，你看到几个正经女人整天往网吧跑？周梨花开始撒泼，说我怎么不正经了，上上网就不正经了，我一心一意跟你个穷鬼过日子，孩子也给你生了，你还说我不正经！

最近周梨花确实也经常回来很晚，有的时候到早上才回来，有几次还伸手向曹百万要钱，曹百万好几次想跟曹可安说说，但心想谁心里还没有数，多说了反倒可能弄巧成拙。

这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初了，上海的冬天非常阴冷。那天丛小明下班后去了淮海路，走在陕西路口的时候，身边的马丁内斯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非要找个路边画师给自己画张相，丛小明无奈，只能满足他。路边有几个画师都在忙，马丁内斯拉着丛小明往最边上的角落走去，在那个角落里，一个孤单的身影，在搓着手吐着白气，消瘦的影子在路灯下蜷缩着，像被抽干了汁水和灵魂的木乃伊。

对视的那一刻丛小明和曹百万都愣住了，曹百万放下画夹，准备离开，可是马丁内斯已经坐在了他对面的椅子上，马丁内斯对曹百万的表现感到困惑。丛小明说百万，他是我的客户，今天是……曹百万打断了她，说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丛小明说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让他找别人，你早点……曹百万再次打断他，说我愿意，他是你的客户，我会让他满意。丛小明用英语跟马丁内斯说我先离开一下，马丁内斯关切地说，你不要走太远，注意安全。丛小明头也没回地躲进了旁边的大楼。站在大楼的反光玻璃后面看着下面的马路，丛小明泪如泉涌。

天气太冷，曹百万手中的碳荆条几次滑落到地上，整个过程他没有跟马丁内斯说过话。丛小明看到曹百万为马丁内斯画了两张像，画第二张的时候，曹百万基本没看过他。

画完了，丛小明看到曹百万把画交到马丁内斯手中，并且做了简单的交流。丛小明拨通了马丁内斯的电话，告诉他，她正在隔壁一条街等他，让他画好之后直接过来。

在旁边的茂名路上，马丁内斯手舞足蹈，告诉丛小明他选择了一个很优秀的画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不仅给他自己画了像，而且还凭着记忆给丛小明也画了一张，不过很遗憾，这张像似乎画的不是你。

丛小明摊开画，眼泪就汩汩地涌出。画上画的是一个古装女子，曹百万说那是元稹的老婆，画的下面有一行小子，写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若跟着别人跑，我在后面撒丫子追”。这幅画是当初曹百万大学毕业来上海找丛小明，丛小明正处在迷离期的时候，曹百万曾经画给丛小明的。丛小明问马丁内斯刚刚画师都跟他说什么了，马丁内斯说他夸我女朋友真漂亮。丛小明说你怎么回答？马丁内斯笑笑说，我说我喜欢她，可是她还不是我的女朋友，谢谢你的画，说不定它会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

曹百万继续在路边坐到深夜，午夜的淮海路，风卷起落叶和风衣的衣角。来来往往的人们成双成对，曹百万不知道那些挽着外国人的中国女人，家里是不是也有丈夫儿子一家老小。丛小明走后不久，曹百万就收到了丛小明的短信，丛小明说百万，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他确实是我的客户，而且他知道我已结婚生子，虽然他一直追我，但我从来都没答应，你要相信我。曹百万自言自语，说如果没事你还解释什么。说完之后回过去一条短信，说我知道，再说他哪有本事争得过我们爷俩？然后他给丁玉刚打了个电话，说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一定要帮我查清楚这件事。丁玉刚沉默了一阵说，小明既然都说没事了，你还调查什么。查清楚了又怎么样？我早就说你别买房子别生孩

子，你偏不听，你看看，竟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曹百万说你他妈别说风凉话了，你不照样养了孩子？丁玉刚说我的孩子已经摆平了，他们已经拿钱走人了，我要跟Jessica结婚了。

曹百万收拾行囊，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从淮海路到他家有十五公里路程，风挺大，北风吹出了曹百万的眼泪。曹百万心想，快三十岁的人了，竟然还要在深冬半夜，骑着自行车奔命，还不知道老婆什么时候要跟别人跑，眼泪流得更凶了。

那个冬天很冷，还有一对年轻夫妻分别流下的飞在风中的泪水。

第八章

丛小明不知道，曹百万其实早就从她的手机短信里，得知马丁内斯对她的好感，但是曹百万并没有张扬，他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可是现在，他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曹百万回家的时候，丛小明已经到家了，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曹百万进门就到洗手间里洗了把脸，周梨花破天荒地给曹百万倒了杯水，一家人笑容满面地看着曹百万。曹百万接过水，疑惑地看着大家。曹百万说有什么事吗？周梨花说当然了，有好事。

曹百万哼了一声，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丛小明说，我能有什么好事。曹可安说，弟，是这么回事，我经过这一个月的调查，觉得咱们小区附近，非常缺少理发店，于是我跟你嫂子在附近找了一个门面，这门面有60平米，至少可以放十个位子，我算一个位子一天做三单生意，平均一单赚三十块钱，那么就是三十单生意，赚九百块钱，除去房租两百块及各种材料人工和水电三百块，还能净剩四百块，这样一个月就能净赚一万多块钱，你看不是蛮好的吗？曹百万喝了口水，说嗯，听起来不错。曹可安说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开业初期肯定没那么多生意的，这我知道，但是我说的是个平均数，就凭我跟你嫂的手艺，再带几个徒弟，我相信生意一定能好起来，将来说不定能赚更多呢。

“嗯，到时候我们就开分店，做上海第一大理发集团。”周梨花昂首挺胸，似乎已经杀入上海五百强了。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风险。”曹老爸说，“做生意总要有风险的，不冒风险怎么赚钱呢？我觉得这事行。”

曹百万又看了看丛小明，丛小明显然有点尴尬，她犹豫了一下说，我看这事行，咱有手艺又能吃苦，那就干吧。

“是啊，到时候晚上可以住在店里，这样也不用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而且离得又近，我跟你爸两头照顾也方便。”曹老妈也兴致勃勃，

似乎对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已经无法忍受，但她不知道真正无法忍受的是带着不满一岁的小孩睡在客厅里的曹百万和丛小明。

曹百万说行啊，想好了就干吧。

一家人面面相觑，曹可安说，兄弟，可是我们没钱啊。曹百万愣了一下说，我看你们这么胸有成竹，以为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呢。曹可安说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曹百万说多少？曹可安说房租一个月六千，要预付一年的，还要押两月，这样就是六千块乘以十四个月是八万四，再加上装修及材料人工，先期一共大概需要二十万。

“二十万？”曹百万就差说有二十万我早提前还贷了，还用遭这份罪？有二十万我早请保姆了，还用受这份累？但是想想还是没说，只是挠挠头说，哥，恐怕有点难。

“我知道你穷，但是你不是有个有钱的朋友吗？”周梨花说。曹百万抬头狐疑地看着她，她说：“唉？你可别说没有啊，就是那个借金杯车给你的朋友啊。”曹百万低头沉思了一阵。他欠丁玉刚的钱已经够多了，而且曹可安这事说实话，胜负很难说，一旦赔进去，他这日子真就没法过了。

曹百万迟疑着说，哥，你这店非要搞这么大吗？小点不行吗？再说了，找个可以付三押一的店，材料什么的可以先欠着供应商的，这样不是能省很多钱吗？曹可安说兄弟啊，你说的我都想到了，谈也都谈了，综合考量下来，这就算最小的投资了。

曹百万心里矛盾得不得了。这事现在太棘手，找丁玉刚借钱，他肯定是会借，但是哥嫂没有在上海做生意的经验，这事赔赚谁也不敢保证，而且周梨花这性格他太了解了，将来还说不定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不帮曹可安的话，一家人的现状又很难改变。

“哥，不行先找个店打打工，学习一下经验，也积累一下资金？”曹百万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谨慎一点

“哎呀，你个大老爷们怎么这么磨叽呢，又没让你帮多大的忙，要不你把这房子抵了，能贷出四十万呢！”周梨花有点不耐烦了。

“啊？我们是贷款买的房子啊，怎么能抵押？”丛小明不理解。

“你们真笨，我早就打听过了，你这房子不是升值了吗？升值的部分可以再抵押贷款的。”周梨花得意洋洋，曹百万却厌恶至极，眼睛盯着桌子上的杯子，就想操起来扔到她头上，因为看来这家伙打这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

“儿子，要是为难就算了，不行让他们先打打工吧。”曹老爸沉默了半天说。

“我知道了，这样吧哥，我先想想办法，看看能帮你筹到钱就筹，不行的话也没办法了。房子是不能抵的，我得为小明和蹬蹬想想，实在没办法你们也只能先打打工了。”

“嗯，行，这样最好，你也别负担太重。”曹可安拍拍曹百万肩膀，目光中流露出了肝胆相照的感情，曹百万知道，亲兄弟，这是说的真心话。

“是啊，兄弟，你也别太为难了。”周梨花总算说了句贴心话，曹百万刚准备对周梨花的陡然转变表示赞赏，不料周梨花紧接着说：“如果筹到钱了，算你的投资，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我跟你哥的技术和管理占百分之八十，你只管坐在家里收钱就好了，多舒服。”

曹百万呆了半天，说谢谢嫂子，你给的份额真不少！周梨花说什么叫亲兄弟嘛，不过你要快啊，慢了这门面可就没有了。

“百万，要不你找丁玉刚试试借点钱？”各自都回房间休息之后，丛小明对曹百万说。

曹百万不说话，看了丛小明一眼，这一眼吓一跳。丛小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曹百万把丛小明揽到胸前，说小明你怎么了？丛小明说百万你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一分钟都不想待，要不是蹬蹬需要奶奶带，我宁愿带他到深山老林里去隐居。我实在受不了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家里了，尤其是嫂子，我曾经努力劝自己接纳她，可

是我做不到，百万，我真的做不到，我觉得我心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几次做饭的时候，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上班这么累，还要做饭给她个闲人吃，而且吃力不讨好，于是越想我就越看着菜刀是个事，我真怕我哪天真拿菜刀砍她几刀。所以，你还是早点借钱给他们，让他们走吧。

曹百万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丛小明的抑郁症又有点苗头了，这样下去确实比较危险。他说放心吧小明，我会有办法的。

第九章

丛小明躺在曹百万怀里喃喃地说，百万我不希望你那么辛苦，以后别到街上去画画了。还有，以后我会离马丁内斯远点，他公司的工作我也会跟老板商量，交给别人做。曹百万知道丛小明不是个复杂的人，她肯这样说，那么她跟马丁内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曹百万不说话，把手伸向了蹬倒山的额头，蹬倒山这一个月以来胖了不少，越来越招人喜欢，不过现在蹬倒山的脸红得有点吓人。这一摸，真吓了曹百万一跳。蹬倒山的头烫得厉害。

温度计的水银柱飙升到39度5。曹百万敲开老妈的房门，老妈说蹬倒山的头白天就有点热，我没在意，小孩发烧是常有的事，我以为过会会好呢。

“妈，小孩发烧弄不好会引发很严重的问题的，你怎么能这么大意呢。”丛小明有些着急了。曹百万说行了，别说了，赶紧去医院吧。

医院来了很多次，嘉定中心医院的儿科大夫都认识曹百万了，可是却看着蹬倒山发愣，她说这个是你那个蹬蹬吗？曹百万说是啊，怎么了大夫？医生看了看蹬倒山，说你断奶了？丛小明说没呢，这孩子现在还吃母乳。医生说他大便什么样？丛小明说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蹬蹬以前大便都是金黄色的糊，而最近一个月都是硬的，深棕色的。

医生推了推眼镜，说这小孩现在是你一个人带吗？丛小明说晚上是我，白天是我婆婆。医生说你这小孩白天在家吃奶粉？丛小明看了看曹百万，不知道医生是什么意思。医生说你这小孩这一个月忽然胖起来，并且听你描述的大便性状，可以断定你这小孩肯定是吃了大量奶粉的。

曹百万看了丛小明一眼，然后谨慎地对医生说，医生，你这判断有依据吗？医生有点恼火，说我当了三十几年儿科医生，看过的小孩不下百万，你这话什么意思？曹百万说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

思是说有没有特例，医生一边拿一个竹签压了蹬倒山的舌头看了一眼喉咙，一边说没有！

化验结果出来，还好只是一般伤风，是受凉所致。曹百万问医生是不是被别的小孩传染的，医生说你今天怎么回事？我说话你都没听见，说了是受凉的，跟传染没关系。曹百万说不好意思医生，我是怕孩子是因为白天奶奶带着出去活动，被小区里的小孩传染的。医生说不是，注意保暖，别睡在通风的地方，现在是冬天，小孩受不了风，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丛小明家的客厅是南北通的，医生说的没错，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感觉有轻微的风。

丛小明又问："医生，这跟吃奶粉有没有关系？"

"怎么说呢，吃奶粉的小孩，抵抗力肯定是没有吃母乳的小孩好。"

走出医院门口，丛小明表情木讷，甚至有点吓人。曹百万说小明你怎么了？丛小明自言自语一样地说，我要杀了她。

"谁？"

"你嫂！"

"为什么？咱让她睡客厅就得了吧，干吗杀人啊？"

"我说的不是睡客厅的事。"

"那还能有什么事？"

"太可恶了。"丛小明尖叫道，引来医院保安都往这边看。

"怎么了这是？别闹啊。"

"曹可陈，你知道吗，她们见我奶水多，让我匀一点给花大姐吃，没想到她们白天的时候完全把我的奶都给了花大姐，让蹬蹬吃他们的奶粉！"

"这不至于吧，小明，说话要有根据的。"

"好，那我问你，我每天在家留两百毫升母乳，蹬蹬一个人还吃不掉，能剩五十毫升，你说蹬蹬难道放着母乳不吃，自己跑去冲奶粉

喝？”

“这事我也觉着奇怪，这样吧，还是先观察一下再说吧，毕竟没有证据也不好说。”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吐着白气走在午夜的街头，边走边拦车子，可是车子太少，曹百万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蹬倒山身上，冷在身上，痛在心里。

走着走着，忽然丛小明蹲了下来，双手掩面，号啕大哭，声音在夜空中飘得很高很远，丛小明边哭边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好好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让他们走，让他们滚！巡逻警察停在旁边，问丛小明是否需要帮助，曹百万说不用不用，孩子生病了，他妈有点心疼。曹百万上来扶丛小明，被丛小明推开，咆哮着说你滚，滚！

巡警赶走出去几步又停了下来，回头警觉地看着他们，曹百万摊开两手，说好，好，我不碰你。

到家的时候已经下半夜了，家里竟然灯火通明。四个大人围着花大姐，曹百万说怎么回事？花大姐怎么了？周梨花站起来说花花发烧了，都是蹬蹬传染的！没到你家来之前，我们花花从来不感冒！曹百万一下愣住了。曹可安瞪了她一眼，来到曹百万面前说弟，蹬蹬怎么样了？曹百万说没事，就是有点受凉了，医院开了药。曹可安说没事就好。说完之后表情有点尴尬。曹百万说哥，有什么事你说吧。曹百万说，弟，你借点钱给我吧，我带花花去医院看看。曹百万放下蹬倒山，从钱包里掏出全部的五百块钱，说你拿着吧，想?想又掏出一张借记卡，说不够了你再取，密码是……话没说话，卡就被周梨花接了过去。曹百万说算了，还是我带你们去吧，你自己人生地不熟的。曹百万说完，可是周梨花并没有把卡还给曹百万的打算。曹可安说快把卡还给弟弟。周梨花这才不情愿地把卡还给曹百万。

丛小明一直没说话，默默地把孩子放在沙发上，曹老妈凑上来看蹬倒山，被丛小明挡开，说走开！全家人一下愣住了，曹百万见老妈的表情尴尬到了极点，他想呵斥一下丛小明，但是他知道丛小明这时

候是个装满药的爆竹，点火就会响。正犹豫着，忽然周梨花说你太过分了吧丛小明，怎么能这样对老人说话？什么意思？嫌我们住在你家碍事是吧？嫌碍事你早说啊，我们走就是了。

丛小明抬起头来看着她，说你说的是真话吗？那好吧，你说对了，我就是嫌你碍事，你听好了，我就嫌你一个人碍事，你走啊，你给我滚！丛小明的情绪有点失控，曹百万赶紧拉住她，说行了行了，别说了。曹可安瞪圆了眼珠子，说你她妈能不能少说两句，还嫌麻烦兄弟一家不够啊。周梨花尖叫着，曹可安你个驴日的，我麻烦他们什么了？我小孩住在他家都感冒了，要不是他们非要老妈来上海看孩子，我们花花至于到上海来受这份罪吗？丛小明说爸妈不止生了你一个，周梨花你听好了，我们蹬蹬只是一般伤风，医生说了不传染，我们蹬蹬感冒是因为睡在客厅里，受风所致，我们不到一岁的孩子，大冬天睡客厅把温暖向阳的大房间让给你，你还想怎么样？

“我就知道，她为我们做这点事一直记在心上，我们要不是为了你，干吗要到上海来？”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你是为了我们，老爸老妈生了两个孩子，凭什么永远只给你带孩子，我们蹬蹬外婆看了蹬蹬5个月，花花她外婆呢？全家死光光了吗？”

“你……”周梨花无言以对。

“行了，小明说的对。你闭嘴！”曹可安声音有点高，曹百万也拉拉丛小明。

第十章

“姓曹的，我告诉你，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要不是嫁了你这么个穷鬼，老娘至于受这份罪吗？老娘要跟你离婚！你们一家都欺负我，都欺负我们娘俩。”周梨花咆哮起来。

一家人没有人搭理她，曹可安开始收拾花大姐的衣服，准备去医院，周梨花备受冷落，她冲到丛小明面前，说我告诉你吧，我爸妈全家都健康得很，孩子就该奶奶带，你妈愿意带，那是她犯贱，倒是你家离“全家死光光”不远吧，我听说你老爸早就死了，呵呵，挺惨哦。

丛小明抽手就是一个耳光，在周梨花脸上印了个红色五指山。周梨花退后两步，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像发情的母狗一样冲了上来，却被曹百万挡在了丛小明面前，她张牙舞爪，在曹百万身上乱打乱抓，声称要与丛小明的妈妈发生同性性关系。曹可安也上来拉住周梨花。丛小明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蹬蹬睡大房间，你想住在这就睡客厅、阳台、厨房、洗手间，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还有，你听清楚了，以后再敢把我的奶喂给花大姐，就马上给我滚蛋，一点商量都没有。妈，你也记住了，以后白天在家的时候，我挤的奶要全部给蹬倒山，吃不掉的就倒掉，奶是我的，我说了算。

曹可安愣住了，说小明，这是怎么回事？丛小明说哥，你可能不知道，你老婆和你妈，白天在家把我头天挤的奶全部喂给花大姐了，把本来是花大姐喝的奶粉，喂给蹬倒山喝。

“你不要含血喷人，你有证据吗？你亲眼看到了吗？”周梨花捂着脸叫。

“医生说我的小孩这一个月来吃了大量的奶粉，这就奇怪了，晚上是我自己用我的奶喂孩子，那我问你，蹬倒山吃的大量奶粉是什么时候吃的？”

“这是妈喂的，我不知道，你别问我！”

曹老妈愣了一下，说是我，都是我做的，我对不起你们。

啪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响起，周梨花一个趔趄撞到门框上，鲜红的血溅到了墙上。曹可安指着周梨花说，这种丢人的事你都干的出来，还敢污蔑我妈。你不是动不动就拿离婚来吓唬我吗？离吧，花花是我闺女，不是你的，你滚！

“呵呵，告诉你吧，你正好说反了，花花是我闺女，不是你的。”周梨花像白痴一样自言自语。曹可安还要冲上来，被曹百万拉住了，说哥，还是快点去医院吧。

第十一章

周梨花真的失踪了，从那天晚上家庭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起，周梨花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丛小明家。曹可安说兄弟，跟她结婚这么多年了，就这次我才像个爷们，可是当爷们的代价太大了。

是啊，照顾一个婴儿对成年人来说，虽然不用费多大力气，但是肯定会消耗掉你一天至少十八个小时的时间，剩下六个小时你要抓紧睡觉。

没有了周梨花，对曹可安来说代价远不仅仅如此，关键是花大姐整天吵着找妈妈。如果曹可安真跟周梨花离婚，那就意味着花大姐失去母亲的悲哀是一生一世的，这个赌曹可安打不起。

这场浩劫过后，丛小明决绝地带蹬倒山回到了大房间，曹老爸曹老妈晚上带花大姐在小房间睡，曹可安睡客厅。曹可安本来要出去租房子，可是身上一共剩下三百块钱，还不够一个房间半个月的租金，根本找不到房子，就算能找到房子也没钱过日子了，而周梨花也还没有回来，他自己也不能把老婆丢在外面一个人回老家去。曹老妈也没了精神，很少说话。那天奶粉事件曝出来之后，曹老妈跟丛小明解释过，她说她觉得蹬倒山晚上吃母乳，白天母乳给花大姐吃点，这样两个小孩都能吃到。丛小明心里想，对你来说两个都是孙子，但是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是我的孩子，没有母乳吃应该找自己老妈。再说了，一岁多的孩子不吃母乳，拿到哪去也都能说得过去。不过丛小明表面上也向曹老妈道了歉，曹老妈欣然接受。

周梨花失踪已经有一个周了，曹可安一点办法都没有。曹百万说哥，老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嫂子不会出什么事吧？再不济也是两口子啊，哪能说散就散了呢？不行报警吧？

曹可安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啊兄弟，其实她玩失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我们也有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她也会失踪，过一阵自己就回来了。她本事大着呢。

曹百万说那不一样啊，那是在老家，亲戚朋友多，在上海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出去都得迷路，你说嫂子一个人举目无亲能去哪啊？

曹可安说没事，再等等吧。

可是曹百万不放心，自己偷偷跑到派出所去报案，民警说要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失去联系两年才能宣告失踪，四年能宣告死亡，我这先备着吧，又没发生什么意外，又不是小孩老人精神病，没办法。

曹百万犹豫了很久，还是找到了丁玉刚。

曹百万打给丁玉刚的时候，丁玉刚说正好，我刚准备找你呢，我决定结婚了。曹百万愣了半天，丁玉刚说怎么？惊呆了，我不是跟你提起过吗？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这么坚决地要结婚吗？我刚从医院出来，Jessica怀孕啦。哈哈！

丁玉刚把曹百万约到上海城吃海鲜。曹百万下班后坐公交车过去，在车上居然有幸坐到了一个位子。刚坐下，旁边一个老兄就开始打电话，一会说联想收购IBM的时候找他商量，他建议柳传志一定别接IBM的商用电脑业务，一会又说陈天桥请唐骏是他牵的线，给唐骏几个亿的工资是他的主意……本来嘈杂的车厢一下安静了下来，这哥们更加来劲，声音增加了若干分贝，似乎生怕坐在车上最远角落里的人听不到他的话，找他办事的人先是省级的，最后已经到了国务院。曹百万心情莫名的烦躁。忍无可忍他终于冲这哥们开了口的皮鞋狠狠踩了一脚。这哥们嗷的一声，电话掉到了地上。他拣起硕大的手机，挥舞着要跟曹百万械斗，曹百万指指脑袋慢慢地说，你冲这来，我国务院没有朋友，没事，你尽管打。车厢里爆出哄堂大笑。

曹百万到江苏路就提前一站下车，然后沿着江苏路拐到长宁路上。曹百万好面子，这事曾经遭到了丛小明和丁玉刚的无情嘲讽，但是曹百万说，老子吃喝嫖赌抽，一样不沾，百毒不侵，唯一的爱好就是好面子，难道这很过分？

走了没几步，一股浓郁的火锅锅底料香味吸引了曹百万，他循着味道望过去，发现路边有个很大的火锅店，临街的玻璃墙内，坐着很多涮客。忽然一个人影引起了曹百万的注意。那人简直就是个时尚版的周梨花，打扮得像某种家禽。曹百万想看清楚一点，可是那人怎么都不肯再回过头，曹百万想了想，趴在玻璃上看也不合适，还是进去看看吧。

可是等他进到店里的时候，那个位子上已经光剩下一个男人了。曹百万在周围观察了五分钟，不见女人回来，也不想让丁玉刚等太久，再说转悠时间长了，还怕保安过来轰，于是作罢。

曹百万出了门边走边想怎么跟丁玉刚开口借钱，虽然丁玉刚不是个小气鬼，但开口借这么大的数目，还是有点难为情。想着想着，忽然从身后长寿路开过来一辆红色法拉利，型号什么的，他根本就看不懂，光看到法拉利高高翘起的屁股后面四根粗大的排气管。曹百万根本来不及看车里坐着什么人，一阵拖拉机般的轰鸣声之后，法拉利已经在前面路口拐了进去，等曹百万来到路口上海城大酒店的停车场的时候，车上下来的一个女孩，已经进到了酒店里，曹百万只看到了背影，那背影，婀娜得不得了。

老天爷就是这么偏心眼，曹百万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

第十二章

丁玉刚已经到了。曹百万刚坐下来，丁玉刚就冲他使眼色，曹百万循着丁玉刚的眼神向旁边望去，坐在那里的正是刚刚法拉利车上下来的那个女孩，曹百万心里装着事，也没好好看，匆匆瞄了一眼就转回头来。丁玉刚却整个成了一尊雕塑。曹百万说兄弟，你也算阅女人无数的人了，至于吗？再说了，人家是开法拉利的，一辆车能买你三辆宝马，这样的二奶，你包不起。丁玉刚说不对，她一直在看我呢。曹百万说别花痴了，你就是一桥梁工人，想想你家杨浦大桥吧。

丁玉刚说不会吧，她冲我走过来了，我、我、我有点紧张啊。曹百万说人家上厕所呢，你紧张什么？你又不是厕所，人家上不了你！说着伸手到兜里，捂着借条，想干脆直接把借条拍在丁玉刚面前算了，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免得尴尬。

曹百万手里握着借条，手心都出汗了，又简单思考了一下，然后怀念了一下刘胡兰，终于下定决心。他猛地掏出借条，刚要伸到丁玉刚面前把他从梦中拍醒的时候，忽然一个令人炫目的身影站到了他面前，并且向他伸出了手，用甜美的声音说，曹百万你好。曹百万愣了一下，晃晃脑袋一看，这不是法拉利吗？竟然是陈露。陈露伸着手有点尴尬，丁玉刚咳嗽了一声，陈露说怎么？不给面子？曹百万一紧张，赶紧伸手过去。丁玉刚在旁边看得眼睛都直了。曹百万这一伸手不要紧，把手心里的借条粘到了陈露手上。曹百万窘得都想掀起桌布盖住脑袋，陈露拿下纸条，说什么啊？给我写的情书？然后看了一眼，有点吃醋地说不是给我的，然后还给了曹百万，曹百万摇了摇头，把借条又放回了兜里。

曹百万说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丁玉刚赶紧站起来，恭敬地把手伸到陈露面前，陈露说我想这大概就是丁玉刚先生了吧，然后轻轻地跟丁玉刚握了一下手，说我叫陈露，是曹百万的朋友。

简单寒暄之后，陈露说百万你上次的项目完成得很好，我们老板很满意。曹百万往陈露过来的方向看了一眼，陈露位子的对过，坐着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肥胖老头，头发没有眉毛多。陈露沿着曹百万的目光看了一眼，尴尬地笑了笑说对，那个人就是我们老板，要不要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曹百万笑笑说不用了，你先忙吧，我们不打扰你了。陈露站起来说好的，百万，你如果遇到麻烦了，记得打给我，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曹百万点点头，心里却说算了吧，我再怎么也不至于到了找二奶帮忙的地步。

陈露走后，丁玉刚还在发愣，说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太神奇了。我知名度有那么高吗？曹百万掏出借条拍在他面前，说神奇个鸟，她是看了这个！

丁玉刚迅速看了一下借条，说行啊，回头把你银行账号发我手机上。说完把借条对折装进了包里。然后换上一副表情说，你不知道，Jessica怀孕了，我老爸有多高兴。

丁玉刚家世代单传，丁玉刚老爸更是卖力干了二十几年，才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了丁玉刚，所以他断定他们家的血统不好，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精子质量不好，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催丁玉刚早点结婚，尤其是早点生孩子，也在情理之中了。

丁玉刚说，我老爸已经决定，把他的大部分财产，都转到我名下。曹百万嘴上表示恭喜，心里却又问候了老天爷一番，慨叹命运的不公。

曹百万回来旁敲侧击了一下，想从曹可安那里打探一下周梨花的作风，可是曹可安对这个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曹百万心想皇帝都不急他也就不再多管了。

周梨花终于回来了，丁玉刚借给曹百万的钱到账以后，曹可安马上发消息给周梨花。一直不接电话的周梨花，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声称自己在外面深度考察了理发行业，并扬言挖了一批高级理发师。曹百万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把这笔钱作为投资，而不是借贷。他想过

了，如果这店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这钱肯定是收不回来的，就算是借给他们的，他们也绝对还不出来，还不如作为投资。不过他要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曹可安有点惊讶，周梨花准备发飙，曹百万说哥你别急，你除了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之外，我另外聘请你为这家店的总经理，由你来经营，我每月付你三千块的工资，这样的话这家店如果一个月净赚一万块，那么你的收入就是四千块分红加三千块工资，当然，就算理发店一分钱不赚或者赔钱了，你三千块一个月照拿，你看行吗?

理发店开始动工了，家里气氛和谐了很多，白天两个老人照顾两个小孩，有点累但总归能应负得过来，中午的时候老妈还要做好饭给曹可安两口子送过去，现在正在装修，还有一些工人在，做饭的任务并不轻松。尽管已经是冬天了，丛小明还是嘱咐公婆，中午太阳好的时候要把孩子带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自从上次事件之后，丛小明吩咐他们的事，他们总是一个字不差地照办，从来不会加上自己的想法。丛小明有的时候想想，觉得他们也蛮可怜的，毕竟人家那么大年纪离开生活了六十年的村庄背井离乡过来帮忙带孩子，无论如何都应该感激。

“丛小姐，最近脾气大了嘛。”上班没事的时候，曹百万在网上对丛小明说。

“怎么了老公，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对付周梨花这样的小人，就得给她来点狠的。你现在该改名叫丛大明了。”

“呵呵，我这一辈子都没这样生气过，当然要狠点，否则不知道要被她欺负到什么时候。”

“不过你对老妈还是要客气点，老妈没什么主见的，都是周梨花的主意。”

丛小明思考了一下说老公，我知道了。

理发店的装修再有几天就要结束了，一家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干劲十足。那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离过年还有一个半月，曹可安定下年前净赚一万五的宏伟目标，曹百万也在心中盘算，如果这店真能做起来，那么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倪小伟那张畸形的脸，他已经实在看不下去了。可是没办法，对他来说，这份工作虽然窝囊，但这是他的“天”，工作没了，他一家人的天就要塌了！

第十三章

2006年12月12日，曹百万永远记得这一天。那天中午，倪小伟皮笑肉不笑地领着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说曹哥，我给你请了个帮手。曹百万一看，这哥们脸上的褶子比他还多，心里立刻明白，这不是什么好事，八成是倪小伟准备找人重新挑大梁，如此一来，他的前途就不容乐观了。倪小伟还在旁边■唆，说些你太累了，家里又有孩子，在工作能力上，你是公认的老大，不能把你累垮了等屁话。曹百万正窝火，忽然电话响起来，是老妈打过来的。曹百万上班的时候最怕老妈来电话，因为一向一分钱掰两半花的老妈是不会轻易打电话过来的，打过来八成是紧急的事情，而紧急的事情，八成都不是什么好事。

老妈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陈陈，你快回来吧，你爹不行了。曹百万心里咯噔一下，说怎么回事你慢慢说。老妈说你爹中午出去的时候，忽然发病，不省人事了，现在救护车来了，正在赶往医院呢。曹百万说我知道了，你别急，我马上过去。老妈说还有啊，你爸中午是带着蹬蹬和花花一起出去晒太阳的，可是你爸昏倒之后，蹬蹬和花花都不见了！

曹百万和丛小明几乎是同时赶回来的，他们回到小区的时候，曹可安和周梨花已经回来了，警察封锁了小区的所有出口，对过往人员进行严格盘查。周梨花哭哭啼啼，见到丛小明更是歇斯底里，扑上去让丛小明赔孩子，说大冬天的你干吗要让老爸带孩子出去。丛小明也麻木了，警察安抚大家情绪，说不要激动，等医院里的曹老爸醒来之后，就会有线索了。目前小区已经封锁，人贩子抱着两个孩子出去而不被保安发现，可能性不大，现在人贩子极有可能还在小区里，但是几千户的小区挨家挨户排查，需要时间，当然，也不排除是曹春秋突发急病之后，被好心人收留了孩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曹百万简单安排了一下，让曹可安和丛小明、周梨花在小区配合警察，自己则赶往医院。

丛小明忽然想起来，当初自己抱错丹丹，是因为丹丹和蹬蹬长得太像了，这次有没有可能是丹丹的家人报错了孩子呢。警察兵分四路，一路跟随丛小明去丹丹家；一路在小区内走访排查；另外一路调取120拨打记录，试图通过找到帮曹老爸拨打急救电话的人，来找到一些线索；最后一路在医院里，等待曹春秋苏醒过来，提供一些线索。

丛小明带着警察和周梨花来到了丹丹家，丹丹爷爷打开门的时候吓了一跳，丹丹父母上班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了丹丹和爷爷，一老一小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丹丹见来了很多生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爷爷一边哄着丹丹，一边竭力证明自己是个精神正常的人，而且丹丹也一直在身边，不可能去抱别人的孩子。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丹丹爷爷和这件事情有关，线索断了。那边急救电话查询，虽然查到了一个号码，但是这个号码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手机号，想查到机主很困难。小区排查的警察也没有任何收获，因为出事的时候是在中午，大多数人都在上班，即使有在家的也大都在吃午饭，所以没有人看到过当时的情况。而医院里，曹老妈、曹百万和警察都被堵在了急救室之外，曹春秋初步诊断为脑血管破裂造成脑出血。曹百万取出了所有的一万多块钱积蓄，才只够交押金。

曹老妈的表述没有提供出任何有用的线索，因为曹老爸晕倒在小区里是保安通知她的。保安发现曹老爸的时候，曹老爸身边已经没有了蹬倒山和花大姐了，甚至连童车都不在了。警方继续对拨打急救电话的手机号码进行查询，相信这个号码的主人可能会提供重要线索。

曹百万从医院匆匆赶回来，找到了曹可安。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先把老爸的手术费和医疗费交齐。曹可安说房租已经交掉了，装修也花掉很多钱，现在手上只剩下六万块钱了。曹百万说行，六万就六万，先交上去再说。可是这一决定遭到了周梨花的强烈反对。

周梨花把眼珠子瞪成泼妇状，说工程进行到一半了，停在那里算怎么回事？这根本就是浪费钱，脑溢血根本就治不好，干脆别治了。再说了你那么多有钱的朋友，随便借借不就行了，干吗要这么折腾

呢。这样把工程停在那里，每天光房子就要耗掉两百块，你有钱烧的！曹可安抬头看了看周梨花，周梨花怒目圆睁，说怎么？我说得不对吗？曹可安重新低下头不说话。曹百万说行，哥你手头上有多少钱，除了留出点保证工程进度之外，其他的先拿出来，治病要紧，缺口我会再想办法的。周梨花说你有什么办法？口说无凭你得立个字据，不然工程停了，理发店不能正常开业，我们的损失谁来包赔？

曹百万摇摇头深深叹口气说，行，等孩子找到了我马上写。

调查陷入到僵局，警察认为如果是贩卖儿童的话，一般不会连童车一起推走，但如果是谁帮忙照顾了小孩，那肯定会在警察出现的时候把孩子送回来的，所以，两种可能性都不是。

曹百万重新赶回医院的时候，曹老爸的手术已经结束，但是他仍然没有醒过来，医生说他大脑受损，已经丧失了大量神经功能，需要观察治疗一阵，但完全恢复的可能性不大，通俗地说就是变成了植物人！即使恢复，也不可能回到发病前的状态，瘫痪在床是最起码的。

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曹老妈坐在走廊里久久无语，曹百万坐在老妈身边，同样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

不知道过了多久，曹可安打来电话，说案件有了重要进展，那个拨打急救电话的手机号码的机主已经查出来了！

/ 十三 /

第十四章

曹百万再次回到小区的时候，警察刚刚从物业处查找到机主所在的房间。这是一个刚搬来不久的外地夫妇租住的房间，物业找到房东电话，但是房东对这对中年夫妇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女房客似乎有点精神问题。曹百万立刻怒火中烧，说你们他妈都是吃屎长大的，每月就知道收保护费，可是你们保护我们了吗？怎么能把神经病放进来？抢人家孩子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物业的人犹豫了半天说，曹先生，现在只知道是她报的警，孩子是不是她抱走的还不得而知。再说了，你太太不也抢了人家的孩子吗？我们不也没把你们撵走吗？曹百万听到这就要撸袖子上去抽人家，被警察拦住。

先期上去打探的警察已经传回消息。嫌疑人住在23楼，她拒绝为警察开门，也不回答警察提出的任何问题。家中偶尔有婴儿的叫声，但不是哭声。物业处登记的资料是这对中年夫妇并没有小孩带在身边。

警察确定这个女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可是此时房东正在西双版纳旅游，现在赶回来根本不可能，而物业处也没有男房客的任何记录，找不到他的电话。现在最麻烦的是根本不知道房间内的情况。一路警察来到对面的楼上，但是房间窗帘紧闭，根本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这时候特警队的特警也赶到了现场，他们提出了从24楼窗户下到23楼的方案，但是立刻遭到了反对，因为房间内的情况不明确，贸然从23楼窗外破窗而入，可能会对两个小孩的安全造成威胁。谈判专家也赶到了现场，但是无论外面怎么说，房间里都没有任何回应。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从下午5点一直僵持到晚上8点钟，从小孩失踪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孩子有没有吃饭，有没有换尿布等都是问题，最主要的是房间内的疑犯是否已经知道外面有大量警察，她的心理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这家的男主人出现了，他说他是一个装修工头，十年前他们两岁的孩子被人贩子抓走了，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他老婆精神受到了刺激，有暴力倾向，但是从来没有抢过别人家的孩子。

警察想派便衣跟随男房客一起进到房间里面，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他老婆非常怕陌生人，便衣进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最后确定好方案，让男房客先进门，了解屋内情况之后，尽量能把两个小孩抱出来，实在不行，立刻实施第二套方案，就是把女房客制伏，警察迅速冲进屋内营救两名儿童。

男房客掏出钥匙，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进屋后立刻将房门关上。屋外所有人屏气凝神，高度警惕，可是屋内除了偶尔发出两声孩子的笑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动静。

男房客进屋已有半个小时，大家心都等碎了，可是屋内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警察拨打刚刚留下的男房客的电话，可是他始终不肯接电话。又过去半个小时，屋里开始传出婴儿的哭声，周梨花立刻听出来，这是花大姐的声音。所有人都变得更加焦躁不安。正在警察开始讨论下一套方案的时候，忽然男房客打了过来，他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后我会把孩子送到物业管理处，这样的话我老婆就不算绑架了，不然的话你们会枪毙她的。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绑架是大罪。

无论警察怎么解释，男房客都不肯接受，并且挂断了电话。屋外的警察迅速讨论出下一步方案，并迅速布置，然后打电话给男房客，告诉他所有警察已经撤离，让他无论如何半小时之内要把孩子送到物业管理处，这样不但他老婆不会被按照绑架来定罪，而且还可以被评为助人为乐标兵，因为她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帮别人照顾了小孩。男房客接受了警察的建议。

屋外的警察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楼梯口，一路特警在24楼待命。第一套方案是在夫妇抱着小孩出来并未以凶器挟持小孩的时候，伺机冲上去制服疑犯，解救婴儿。如果半小时之内，夫妇不把孩子送

出来，那么楼上特警要迅速破窗而入，以最快的速度制伏疑犯，解救人质。

半个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忽然屋内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所有人的心都绷了起来。门开了，夫妇俩一人抱一个小孩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并没有什么凶器。两人谨慎地往电梯间走去，走了几步，忽然男房客停了下来，并且拉住了女房客。

时间凝固了，几秒钟之后，两人迅速退了回去，第一套方案失败。忽然屋内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原来楼上的特警已经趁两人出门之际从窗户上进到了房间内拉开了窗帘，却没想到在这时候与半路退回到房间里的疑犯遭遇。男房客掏出了水果刀抵在了蹬倒山的脖子上，两人抱着人质躲到了窗边，与特警形成了对峙。

情况再次陷入僵局。蹬倒山被勒在疑犯胸前，脸慢慢变红，他奋力地蹬着两条莲藕似的小腿，可是这只能让疑犯越勒越紧。

谈判专家再次上前，试图像空城城楼上的诸葛亮一样，空手退敌，但谈判专家还没张嘴，疑犯的刀压得更紧了，似乎对这流程非常熟悉。疑犯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说这孩子是我的，你们滚开，别想抢我的孩子。

蹬倒山还在奋力地蹬着腿，花大姐稍微安静点。男疑犯变得有些暴躁，蹬倒山的鲜血已经沿着刀刃流了下来。男疑犯咆哮着，让警察退后，并呵斥蹬倒山，说你他妈的给我老实点，不然老子宰了你。蹬倒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时候在场的指挥官开始讨论将疑犯直接击毙。但是这个方式非常冒险，一来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二来两名疑犯必须同时击毙，稍微有点差错就有可能给其中一个孩子带来生命危险。但是女疑犯有精神病，并不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是不能直接击毙的。

第十五章

这时候从总部传来消息，对两名疑犯的身份调查有了结果，让人惊讶的是，两名疑犯八年前曾经丢过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从自己的孩子被拐卖之后，他们先后患上了精神疾病，五年前曾经在老家劫持过别人的孩子，被警方成功解救。

蹬倒山的动作渐渐变得不连贯，脸色开始发紫，生命危在旦夕，情况万分危急，警方一筹莫展。这时候女疑犯忽然用胳膊肘碰碰男疑犯，说他爹，老二好像饿了，要不先给他喂喂奶？男疑犯咆哮着，说怎么喂？你有奶给他吃吗？这一句话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立刻找来了奶粉奶瓶，冲了一瓶奶让穿便衣的特警送上去。可是特警没走几步，疑犯就又狂躁起来，刀尖再次压下去，蹬倒山稚嫩的嗓音无力地咳嗽了几声。

警察提出了最后的方案：让一直被挡在楼下的丛小明和曹百万他们上来，让丛小明和周梨花来给蹬倒山和花大姐喂奶。

这是一个毛坯房，没有装修过，非常简陋，可是水泥墙面上，到处贴着各种各样婴儿画，家里堆着各种陈旧的玩具，蹬倒山的童车躺在一边。

此时的蹬倒山，已经奄奄一息，刚才的奋力挣扎，让鲜血抹得浑身都是。见到孩子，曹百万腿一软，瘫坐到了地上，周梨花也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咒骂疑犯全家。而丛小明则大声地叫着蹬倒山，蹬倒山见到丛小明，用最后的一丝气息，挤出了天真的纯净得让人肝肠寸断的笑容。

疑犯见蹬倒山笑了，也放松了手臂，但是他拒绝丛小明上前。丛小明说你放心吧大哥，你孩子饿了，我是来给他喂奶的。刚刚放松了的疑犯又开始暴躁起来，他说滚开，你是警察，是便衣，我知道！他的胳膊再次勒紧，刚刚缓了口气的蹬倒山再次陷入窒息。

丛小明想了想，说不，我是隔壁邻居，家里也有小孩，你不信，我给你看。说着丛小明脱掉外套，脱掉毛衣。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很多人低下了头，嘤嘤哭泣。

丛小明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衫，她撩起衬衫，两个丰满的乳房赫然露在众人面前，两个疑犯也愣住了。丛小明轻轻捏了一下乳头，白色的乳汁四溅开来。她笑着伸出了手，说来，再不吃，孩子就要饿坏了。疑犯渐渐松开手，丛小明伸手把蹬倒山抱过来，把乳头塞进了蹬倒山嘴里，蹬倒山本能地吮吸了起来。丛小明又把手伸向了女疑犯，女疑犯毫不犹豫地把花大姐也递了过来。

花大姐刚刚离开女疑犯的手，两米之外的特警迅速地冲了上去。男疑犯挥舞着手中的刀，女疑犯伸出手来抓丛小明怀里的孩子，可是此时的丛小明已经死死地把两个孩子抱在了怀里。

疑犯被制伏。蹬倒山的嘴始终没有离开丛小明的乳头，而花大姐则大哭。鲜血从花大姐的脚尖滴了下来。等候在楼道里的急救人员赶紧对两个孩子进行了检查。蹬倒山脸色已经恢复了过来，身上没有大的伤口。而花大姐的腿上，则出现了一条三厘米长但并不很深的刀口，大概是疑犯在最后关头刺中的。周梨花守着花大姐，继续喋喋不休地咒骂疑犯，并顺道责怪了丛小明，怪她最后关头只知道保护蹬倒山，而不管花大姐。丛小明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两个小孩被装进了救护车，丛小明轰然倒地。

曹百万努力地想要抓住丛小明的胳膊把她拉起来，可是手却滑脱了，鲜血染红了丛小明的整个衣袖，并且流了一地。先前他们看到丛小明的衣袖上有血，以为是花大姐的血沾到了丛小明身上。在场的医护人员赶紧撕开丛小明的衣袖，发现丛小明的胳膊已经被刀刺穿，而这个刀口跟花大姐腿上的那个刀口是吻合的。很明显，慌乱中疑犯的刀刺向花大姐的时候，被丛小明的胳膊挡了一下，丛小明的胳膊被刺穿了，否则花大姐的腿，大概已经废了。

还好没有刺到筋骨，丛小明的胳膊没有大碍，花大姐也没有太大问题，而蹬倒山情况并不乐观，长时间的窒息，对他的大脑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医生说蹬倒山的年龄还太小，也不能用大剂量的药，只能慢慢调理，注意营养，否则这孩子将来身体机能很可能会有哪一部分不如正常人，比如，如果小脑有问题，将来的动作各方面会比较笨拙，甚至有些正常人的动作他会做不到，而如果大脑有问题，那就严重了，比如他的语言功能，视觉听觉或者大脑智商可能不如正常人，通俗来说就是傻。这个消息让丛小明呆呆地在医院里坐了一整天。曹百万说小明别瞎想了，蹬蹬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会保护好他的，医生总是会往最坏的地方说，再说将来即使有问题我们会尽早给他治疗，他绝对没事的。

说这话的时候，是曹百万已经在门外哭了两个小时之后了，这话是他原本说出来骗自己的。

曹老爸的病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除了右手能简单动一下，其他跟植物人一样，眼珠子不停地翻来翻去，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东西。曹老爸出院的时候，那六万块钱除了留出两万装修，其他四万已经花光了。他躺在床上，身下?垫一块尿布，大小便都是在床上直接解决的，吃饭需要流质直接灌进去，每隔一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每两天要用水帮他擦一次身体。这些都是常规性的。遇到他心烦的时候，他会把喂到嘴里的饭喷出来，用仅存的右手去打翻他能打到的东西，比如稀饭。所以曹老妈还有一项任务是要经常一手抱着蹬倒山一手把溅到墙上和地板上的稀饭粪便之类的擦洗干净。后来曹百万买来了成人纸尿裤，这样一来虽然不用帮他擦屎擦尿了，但是换纸尿裤仍然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而且，曹老妈也不舍得花这份钱。

“陈陈，我实在是不行了，我一个人连你老爸都照顾不过来了，花大姐自己能走还行，放在地上门关好随便她跑，可是蹬倒山要人抱才行啊，我照顾不过来了，你得快点想办法了。还有，想办法把你爹弄回老家吧，他这样子肯定是没希望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断气，这

样耗下去，在上海太费钱了，咱耗不起啊。再说了，要真有那一天的话，你爹是肯定要死在家里的，他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你不能让他客死他乡啊。”曹百万说知道了老妈，放心吧，这问题会尽快解决。

第十六章

公司里知道了曹百万家的情况，倪小伟假惺惺地组织公司员工给曹百万捐款。倪小伟把募集到的一千多块交到曹百万手里的时候，曹百万拿着钱说谢谢倪经理，将来你爹妈或者老婆孩子全家快死光光的时候，我也会给你捐款的。倪小伟握着曹百万的手说谢谢曹哥。曹百万说不用谢，你死的时候我会把钱烧给你。倪小伟说咱先不说钱的事，我知道你这几天家里事多，你可以多请点假没关系，公司新同事会帮你把你那块工作担起来的。曹百万无奈地坐下来。

曹百万担心家里的状况，所以回来得比较早，回到小区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曹百万坐在小区外墙墙根上，迟迟不想上去。他家西面是一片低矮的厂房，夕阳的余晖落在厂房的玻璃钢瓦上，金光闪闪。让曹百万想起了老家的海边，小时候他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看着金光灿灿的大海，那个时候，他总是要在波光粼粼中憧憬未来。可是如今，未来已经来了，来得让人如此心力交瘁！

他在金灿灿的夕阳余晖里仍然没有想出怎么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最后他决定，还是卖房子回老家吧。他想也许他天生就是属于那片海的，可是上海没有海，只是一片臭烘烘的大街。

曹百万直到天黑的时候才回家，丛小明已经到家来了，在厨房里兴高采烈地做饭。曹百万强打精神，先看看老爸和两个孩子，然后赶紧来到厨房，说娘子今日为何如此高兴。丛小明说官人有所不知，我老娘已经答应来上海帮我们看孩子了。曹百万一下愣住了，说怎么可能？不是在家照顾嫂子吗？丛小明说我把咱家的情况跟她说了，她说嫂子现在已经基本上度过危险期了，自己能照顾自己，所以她要过来帮咱们，她说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过不下去啊。

曹百万抱住丛小明的头狠狠地亲了一口。丛小明小声说，等老妈来了，咱们再想办法把老爸老妈送回去，哥嫂住到理发店去，那咱家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曹百万看着丛小明不说话，丛小明说百万你

不高兴啊，我不是要哄他们走，是妈自己要求的，她说她在这太受罪了，说爸也不高兴，所以我才这么想的。

曹百万搂住丛小明，说老婆，我很高兴，太他妈的高兴了。

曹百万从来没想到，过正常人的生活对他来说，竟然是如此的奢侈！

第一章

郑秀兰第三天就来到了上海，自己从车站直接打车就到了丛小明家。一进门，郑秀兰就吓一跳，屋子里满满的都是人，见到丛小明的时候，郑秀兰惊呼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说这是我闺女吗？怎么瘦成一张皮了？见到蹬倒山脖子上的伤疤，更是惊讶不已，她气冲冲来到小房间，本来想找曹老妈问问清楚，可是见到曹老妈正在给曹老爸喂饭，情况实在惨不忍睹，又退了出来。丛小明把老妈领到大房间里，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了丛小明说妈，我瘦点没关系，关键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郑秀兰说别怕闺女，有老妈在，不会让你过不下去的。郑秀兰一边抱着蹬倒山亲个不停，一边眼泪哗哗地流，丛小明擦擦泪说妈你先歇着，我做饭去了，郑秀兰说怎么一家子这么多人，非要你一个人做饭？丛小明说我婆婆照顾我公公，我嫂子不是还要照顾花大姐吗？郑秀兰说我就奇怪了，你不得照顾蹬倒山吗？那这一家人来是干吗的？度假的？丛小明说妈一言难尽，你还是别管了吧。郑秀兰说女儿啊，不是我多事，这事没有这个道理的，你心肠软，脾气好，不能被人欺负被人骗啊，百万不管你，我来给你撑腰。丛小明摇摇头，说好好，随便你吧。丛小明转身要走，又被老妈拉住，偷偷问她曹百万最近没跟那个女人怎么样吧，丛小明说妈，那根本就是个误会，都到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添乱了。

两天过去了，郑秀兰见曹家老小“度假”的人并没有想走的意思，就有点不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郑秀兰把脸拉成驴脸状，说小明你这样一个人伺候这么多人，哪能吃得消啊。一家人都愣住了，丛小明说妈你别管了。郑秀兰说我是你妈，我能不管你吗？忽然周梨花说是啊，当妈的哪能不管女儿呢，觉着女儿辛苦伺候这么多人，当妈的可以帮忙啊，干吗说风凉话呢。曹可安瞪了周梨花一眼，说你给我闭嘴。然后赔着笑说阿姨你别见怪，我媳妇说话不经过大脑的。郑秀兰说我知道，我不跟她一般见识，不过你们自己要自觉，这么多人住在

这里，小明还带着孩子，你们能帮她的得多帮她。曹老妈说亲家，你说的我们都知道，可是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她哥她嫂在搞理发店，现在马上就要装修好了，装修好了之后就搬过去了。我要带着老伴回老家了，就这几天了，都坚持一下吧。郑秀兰说亲家你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女儿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房子给你们住还要给你们做饭洗衣服伺候你们一家，你们其他人就不能挤点时间帮忙干点活？周梨花说你想住在这你就闭嘴，看不惯就走人，你不是这的主人，没有人求你来管闲事的。丛小明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还看不惯你呢，你给我滚！周梨花说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不是为了你，我孩子至于被人绑架吗？腿上那么大的刀口我找谁说去？我戳你儿子一刀你愿意啊！

曹百万噌的一下站起来，眼看一家人就要打起来了，忽然小房间里传来了咚咚的声音，曹百万知道是曹老爸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有点恼火了，在用仅存的右手砸床板呢。他进房间安抚了一下，然后关好门出来，说想在这住的人就给我老老实实闭嘴，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说了算。郑秀兰说行，我今天就走。说完放下筷子，说你当你的主人去吧。

曹百万最终还是把郑秀兰稳住了。曹可安说兄弟，眼前这状况我是真不能再麻烦你了，可是理发店起不来，我实在没地方搬啊，现在装修还没结束，没钱了，真是愁死人了。曹百万咬咬牙说缺多少，曹可安伸出一个手掌，曹百万点点头，说知道了。曹老妈也拉着曹百万，说你还是快点送我跟你爹回家吧，我不用你们照顾你爹，但是我也不想看你们的脸色啊。其实曹百万也曾想要把老两口送回去，可是他去医院咨询过，老爸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可能长途跋涉，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什么都不行，要真想搬回去，那就得做好死人的准备。

曹百万再次找到了丁玉刚，丁玉刚犹豫了一下，说行，我虽然现在也不宽裕，但是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丁玉刚接着说，说我跟Jessica订婚之后，她帮我找了一个不错的项目，我们到澳洲买了一批房子，利润高得惊人，我现在其他生意都不做了，所有钱全部都压在

房子上面了，所以周转有点问题。曹百万说你太冒险了吧，这不是你的风格。丁玉刚说没办法，回报周期特别短，百分之几百的投资回报，这年头，也就房地产能有这样高的回报率了，我不能把资源浪费在别的地方啊。曹百万点点头，说行啊，做生意你总比我有经验，不过Jessica行不行？丁玉刚看着曹百万笑笑，说你指什么？曹百万摇摇头说我随便说说，那算了，我找别人想想办法吧。丁玉刚说都说了你这点钱没问题的，而且你是做投资，又不是自己挥霍。曹百万点着头，眼睛竟然有点湿润。丁玉刚说怎么了你？感动了啊？曹百万低着头躲来躲去，说别跟爷们来这一套。丁玉刚说不过兄弟，你这精神头可不对，这个状态做生意，可要当心了。曹百万偷偷擦掉眼泪，说我知道，我这精神头是在你面前装的，问人家借钱还能张牙舞爪耀武扬威？我这是故作可怜状。

五万块钱马上到账，理发店的装修重新步入正轨，曹百万利用公司的资源，做了一批宣传单，一共印了一万份，三千块钱，算到了公司账上，这事没人知道。理发店的设备采购和人员招聘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不过快过年了，人不太好招，周梨花真的挖了几个人过来，可是开的工资都不低。周梨花说要做好生意，得舍得花钱。曹百万点着头，心里却想，没花你的钱，你当然舍得了。

还有个问题引起了曹百万的注意，就是新来的人那个叫郭红刚的发艺总监，曹百万老是觉得有点眼熟，但是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曾经想这人是不是当初在火锅店见到过跟疑似周梨花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男人，可是当时也不好意思趴在人家面前好好看看，所以实在记不住。

第二章

半个月后，理发店终于要开张了。可是第一天下来，一共做了两单生意，一个是半岁的小孩，周梨花还把人家头皮戳破了，赔了人家五十块钱，另外一个是老太太，洗剪吹一套下来，开业优惠，一共十元，还被老太太砍价砍掉五块。这一天下来，光账面上就赔了四十五块，算上杂七杂八，一天丢进去五六百。

晚上回家的时候，郑秀兰说店不是开起来了吗？那你们能搬过去还是搬过去吧，这个家实在是不能挤这么多人了。郑秀兰说怎么都不说话？你们该不是要反悔吧？曹百万说妈，用不着这么急吧，也不差这几天。郑秀兰说你没资格说话！曹百万一拍桌子说不要以为来帮我看个孩子就整天说三道四的，这个家是我的，我让谁住就谁住。郑秀兰笑笑说，姓曹的你搞清楚，这房子大头是我出的，你想做主啊，要不你先把五万块还给我？曹百万猛地站起来愣了半天，还是坐下了，旁边的曹老妈在默默地掉眼泪。丛小明拉拉郑秀兰，示意她别说了。曹百万镇静了一下说，妈，你别急，店刚开，生意非常差，稍等两天，你再坚持一下。

郑秀兰和丛小明睡大床，曹百万在地上打地铺。关上门郑秀兰说，百万，我不是针对你，现在这个家，最轻松就是你那哥嫂了。你看看小明，你要知道疼媳妇。曹百万头点得像鸡啄米一样，把郑秀兰按照王母娘娘的标准夸了一遍。

曹百万重新做了一份宣传折页，这次狠狠心印了十万份，一万块钱又被他做到公司账里。折页印好，他找了二十个民工，十五个到周围小区塞信箱和门缝，五个在路边发，一天竟然发掉三万多。

第二天他准备再做一版，还是普投，重复刺激，这个店现在是他绝地反击的唯一希望了。可是他刚把单子下到印刷厂，就接到了老板的单子——辞退通知单。

倪小伟翘着兰花指让单子像落叶一样飘到曹百万面前。曹百万拿了单子瞪了倪小伟一眼，说你屁股洗干净，等老子回来收拾你！

曹百万冲到老板办公室，叫嚣着背诵劳动法条文，声称要让老板像革命先烈一样把牢底坐穿。老板说算了曹先生，我没追究你责任就不错了，要是深究起来，你这都是刑事责任。曹百万知道自己理亏，立刻软下来，求老板给他一次机会，说欠公司的钱他一定补上，要是老板开了他，他真的活不下去了。老板说我是资本家不是慈善家，别以为抱着我的大腿叫爹，我就会掏钱给你买糖吃，活不下去了？那就不活呗，我没求着你活下去。曹百万想了半天，转身走了，临出门前把老板家和他小孩读书的学校的门牌号报了一下。老板叫住了他，曹百万心想还是他妈的软蛋，吃软不吃硬的家伙。老板笑眯眯地说我给你听点东西，说完他按了一下一台老式录音机，里面响起了他们刚刚谈话的内容。老板说曹可陈，你刚刚最后一句是威胁我，现在有这磁带在这，我和我的孩子出什么问题，警方第一个抓的就是你。还有，我随时不爽了可以随时把这磁带交给警察，就算没怎么样，警察也会调查你一阵子的，你有的好忙活了。回去烧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我全家吧。

曹百万咬牙切齿地回到设计部，一把揪起倪小伟。倪小伟脚尖点地，磕磕巴巴地说你你你想干什么？你你们都他妈愣着干吗？他要打我啊！众人站起来，围在他们身边，曹百万铆足了劲，一拳打向了倪小伟丑恶的脸，可是拳头在半空中被人握住了，曹百万被他昔日的小弟抱得紧紧的。倪小伟劈头盖脸抽了曹百万两个耳光，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说你妈的，想动老子，你试试看。

曹百万眼冒金星，一股暖流从他的鼻孔流出，他的眼前一片模糊，隐约觉得那一片金星是老家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海，波光里有他美好的未来。

曹百万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时候，听见大房间里哭成一片，他推门一看，丛小明正跟郑秀兰抱头痛哭。曹百万赶紧看看蹬倒山，蹬

倒山自己玩铃铛，时不时地还笑一笑。曹百万说怎么了你们？郑秀兰泣不成声，丛小明断断续续地说，嫂子，流产了，孩子没了，嫂子子宫，被切了！郑秀兰往死里抽自己耳光，说自己不该来上海，是罪人云云。那架势，曹百万只在村里看见哭丧的人有这种哭法。

曹百万说没了好啊，都没了，什么都没了。郑秀兰愣了一下，冲上来掐曹百万的脖子，说你这个没良心的，要不是为了你，我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我老公临死前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一定带好孙子，让丛家的香火越传越旺。现在可好，为了你们曹家，我连孙子都没了，你还我孙子还我孙子。曹百万拿开郑秀兰的手，说我也没了，理发店赔了，我工作也丢了，什么都没了。

一家人全愣住了，有种天塌了的感觉。

三个人沉默着坐了半天，郑秀兰说我要回家了，你们这么多人在，孩子总能养大的，可是我孙子没了，我儿子怎么办？蹬蹬不是我孙子，他不姓丛，是谁孙子谁负责吧。曹百万站起来说现在不都男女平等吗？分什么孙子外孙的。郑秀兰说怎么能不分呢？蹬蹬是你们曹家的后代。曹百万说行啊，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吧，你让蹬蹬姓丛我都不管。丛小明挨着曹百万坐着，说百万，工作丢了可以再找，男人要硬，不能软。曹百万慢慢转过头看着丛小明，脸上渐渐挂上了久违的笑。

2004年的时候，他们俩同时丢了工作，曹百万一连当了两个月的无业游民，有天晚上曹百万兴致勃勃地把丛小明扒光，可是关键时刻却发现某些部位始终处于疲软状态，这是曹百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丛小明在曹百万身底下使出毕生所学，终于收到点成效。事后丛小明说百万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记住，男人要硬，不能软，不然怎么养活和服侍自己的女人？

以后每当曹百万沮丧和绝望的事后，丛小明就会说这句话，这成了两个人之间庸俗的默契。

第三章

周梨花和曹可安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曹百万打起精神说怎么今天这么早？曹可安说没什么生意，在那耗那么多电干吗？周梨花说我就奇怪了，我请了那么好的理发师来，怎么会没生意呢。客人如果来一次，我保证他们还会来第二次，可是现在关键是怎么把客人吸引过来，你那些宣传单发出去到底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浪费那么多钱算谁的？曹百万一把把桌上的杯子掀到地上，说老子浪费钱老子愿意，那钱是老子一分一分借来的，老子将来得一分一分地还，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愿意干就给我滚蛋！

周梨花平时再怎么跋扈，曹百万也轻易不对她发火，因为他历来认为夫妻一体，对嫂子发火就是对哥哥不满，但是今天实在太压抑了，那情形就像周梨花是练硬气功的，曹百万就是被她踩在脚下的生鸡蛋，鸡蛋被压破了，总要扎着脚的。

周梨花不敢出声了，曹百万冷静了一下说，哥，你们要不今天早点搬过去吧，反正那边小房间也隔出来了，床也有了，你们就把被褥什么的搬过去就能睡觉了，那边也宽敞。再说了，我也失业了，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也养活不起，说不定过两天房子也被我卖了，也要到店里再搭一个小房间出来挤挤了。

曹可安说行，我们今天晚上就搬过去。不过，你怎么好端端的就失业了呢？曹百万勉强笑笑说，咱们店里不是要印宣传单吗？我又想省点钱，所以就算到了公司账上，被发现了。曹可安摇摇头说那怎么办呢？曹百万说呵呵，没什么，下一个工作永远比这一个好。周梨花说是啊，弟弟你本事那么大，还有那么多好朋友，不用担心的，这样吧弟弟，你先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给我们结一下吧，你哥三千块，我就按照一般理发师来算吧，给我一千五一个月吧，四千五，你看看是给现金还是划账？

曹百万愣了半天，这时候曹老妈从房间里出来，拉了拉曹百万说陈陈你别生气，你嫂子也是没钱愁的，老家的房贷还没还呢。曹百万说我知道，干活了就要付薪水，这没什么好说的。曹可安说这样吧，你给我两千块，我把家里贷款还一下，不然房子要被银行拍卖了，剩下的几百块留着家用和花大姐吃奶粉就可以了。

曹百万点点头说好，剩下的两千五先记着账，将来我会给你们补上的。周梨花边收拾衣服边说，利息可得按照死期利息来算啊。

Jessica已经辞职了，常驻澳洲帮丁玉刚炒房子了，丛小明上班总是觉得少点什么，马丁内斯也已经很久没有打来电话了，他真是个难缠的主，丛小明已经告诉他自己连孩子都生了，可是马丁内斯就是赖着不放，说算命的说他能娶个中国姑娘，他觉得丛小明将来肯定是她的新娘。毕竟是客户，丛小明也不好说别的，只是告诉他，我这一辈子是不会离婚的，但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马丁内斯说没关系，你养你的孩子，我等我的新娘。丛小明说你们外国算命的真是缺德，马丁内斯说给我算命的是中国人。

临近下班的时候，老板把丛小明叫到办公室。老板把脸笑成一朵菊花，说这样吧小明，你也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我多发你一个月的工资。丛小明说谢谢老板，心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百万丢了工作，这边老板多补一个月的工资，爽大了。老板接着说，小明，我知道你家里的事情最近特别多，请假也请了不少，这样吧，我想你还是别上班了，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当全职太太，Jessica也走了，马丁内斯也回国了，这块业务我们放弃了。丛小明说谢谢老板关心，我家里的事情我能处理好，那么你打算把我调到哪个部门呢？老板摇摇头，心想这还真是够天真的。他把脸捋平，说你走吧，公司养不起你了，你的工作失误太多，你帮我挣的钱还没有我赔的多，我玩不起啊小明。丛小明当场就哭了，老板吓得躲了出去。

虽然家里还有六个人，但是少了三个，已经清净多了。丛小明把饭做好，去了理发店，在路上遇到了曹百万。两个人坐在小区朝西的

台阶上，太阳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乌云了。丛小明说我也失业了，我们完了。曹百万说瞎说，我刚硬起来，你别让我阳痿啊。我正在找工作呢。今天有好几家找我面试的，光世界五百强的就有俩。丛小明说真的？那我就不找工作了，等你找到好工作养着我们娘仨吧？曹百万说你真的被解雇了？丛小明点点头，含着眼泪微笑。曹百万说看你那样，工作丢了你都能笑出泪来，别懒，赶紧找工作去。

又十天过去了，再有十多天就过年了，按说这时候正是理发店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可是他们店的生意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每天到店里来问的不少，可是真正掏钱的不多。曹百万简历投了不少，可是找他过去面试的却不多。快过年了，谁在这时候招人？而且也没人在这时候跳槽啊，谁不等着拿了双薪再走。

那天他正在店门口坐着，看着在门口路过的人，意淫着他们坐到店里掏出百元大钞时的情景，忽然一辆车子停在了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到了他面前，曹百万眼珠子一下亮了起来。

第四章

曹百万说小刘啊？不，刘老板！

刘长富进来说我说我上次来，看到老板长得像你，原来是你们哥俩开的店，现在该叫你曹老板了。曹百万拉他进来，进门就往椅子上按，说废话少说，先来个离子烫，完了再拉个直，颜色先栗色打底，金色挑染，如果觉着不庄重再全部染黑，全套做下来，一共八百六，我给你打个九九折，八百五十一块四，零头抹掉我收你八百五十一块。刘长富笑着说怪不得你这生意不行，原来是家黑店，老板，你手够黑啊！曹百万无奈地笑笑，说奇了怪了，这附近方圆一公里以内，至少住着三十万人，每人每月剪一次头发，那一天至少有一万人需要剪头发，而这附近只有我一家理发店，我就算他每月有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在外面做头发，那还有一千人呢？就算百分之一，也有一百人了，现在可好，拿枪都打不到个人。今天算上你才三个人。

小刘说错，只有两个人，我不算，我今天不是来做头发的。曹百万说刘老板，你要喝茶到隔壁，洗脚就到隔壁楼上，打炮就到隔壁楼上的隔壁，俺们这是做正经生意的。小刘说兄弟啊，你要做生意也得做好市场调研啊。你刚刚说的没错，但是这里因为长期以来都没有理发店，所以这里的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消费习惯，所有人一提到剪头发就是去市中心，所以，你现在要改变三十万人的消费习惯，谈何容易。你看看你周围，除了房地产中介就是洗脚房，房地产这么热，门面都用来卖房子了，根本形不成消费气候。你呀，还是趁早算了吧。

“刘老板，你今天来什么意思？”曹百万问。

“你终于明白我今天还有别的意思，我今天来，是跟你做生意的。”“什么生意？我这只做头发，文身刺青洗脚什么的不做。”

“算了，我长话短说。这样，我呢生意发展还行，现在需要在这附近开一家分店，你这店不错，你多少钱租的，转给我吧，我不会让你吃亏。”

曹百万想了想，这事倒说不上是好是坏，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看他能出什么价。

“我一万块一个月租的，你怎么说？”曹百万下下狠心，想逮住了就狠咬一口。

“呵呵，曹哥，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了，你这房子啊，那时候还在我店里挂过呢，六千块一个月是底线，我想你大概不会高出底线多少吧。”

“咱俩还真是有默契，被你看出来我是在骗你玩了，呵呵。那你能出多少？”

“曹哥，你刚说那数就是上限，这样，你也别讲了，你也装修好了，我就给你一万二一个月，合同我都带来了，你要是同意，咱马上就可以签掉，你一年期的话还剩11个月，我付你十三万二，你六千块租的，里外里光房子倒倒手就赚了六万，多爽。”

曹百万说我考虑一下，过几天给你答复。刘长富走到门口说行啊，你抓紧点，最好年前咱能把这事定下来。如果能成，年后我随便搞搞就可以营业了。

曹百万把小刘送到门口，刘长富钥匙一按，银白色的中华就叫了两声，曹百万说你行啊小刘，一年以前跟个猴子似的骑着自行车带我看房子，一年后居然混上宝马了。小刘说你还别说，咱这次要是合作成功了，你一辆中华马上到手，不出一年我也绝对能换成真宝马。曹百万笑笑说，现在我自己那房子什么价？刘长富沉思了一下，说一百万，涨了接近五十万。曹百万点点头。刘长富说你有意思？曹百万说这房子涨幅还大不大？刘长富笑了笑，说曹先生终于要出手了？这房子，这价可以了，涨也没多大空间了，不过你要卖的话，首先要先想办法挪点钱把贷款还掉，另外还要付百分之二十的增值税，算你卖一百万的话，你要交五十万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十万，到手四十万。曹百万说知道了，我就是问问，心理上好找点平衡。小刘诡异地笑笑，说怎么样？平衡了？不平衡的时候记着找我。

上海的冬天不是很冷，但很潮，时常有种把人泡在冰水里的感觉，快过年了，超市卖场哪哪都放着“家家户户喜洋洋”之类的曲子，让曹百万徒生恨意。曹老妈和郑秀兰最近也比较烦躁，过年的气氛让她们有种背井离乡的凄楚。

曹百万把转租房子的事说给大伙听的时候，周梨花差点张牙舞爪地冲上来跟曹百万拼命，说哪有一开店就挣钱的？就你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怎么能赚到钱？郑秀兰问曹百万，这房子转出去之后呢？曹百万说卖了房子，咱们都回老家去。郑秀兰举双手同意，说上次我就打算走了，这次好了，大家一起回去吧。曹老妈说回去呢，其实大家都想回去，可是回去了又该怎么办呢？你哥嫂就是因为在老家生活不如意才来上海的。再说了，这么多人都耗费了这么多心血了，这么关门了，多可惜啊。曹老妈做难受状，郑秀兰瞪了曹老妈一眼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回还是不回你痛快点啊。曹老妈不做声，周梨花说谁爱回谁回，反正这个店有我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我不同意转掉。讨论陷入到僵局，无果而终。

第二天，曹百万又打了丁玉刚的电话，那头嘈杂得很，丁玉刚说老曹你过来，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到中山公园巴黎春天来，要我去接你吗？曹百万说不用了，我不过去了，我找你还是借钱。丁玉刚说没问题，你来了再说吧。曹百万说你有没有？要是没有就算了，我就不过去了。丁玉刚说有有，你来啊。曹百万说我要四十万，不过我过不几天就能还你，我要卖房子，需要先还贷款。丁玉刚说有有，多少都有。

丁玉刚在澳洲的第一批房子出手了，净赚一千多万！

第五章

那天后来曹百万还是过去了，参加了丁玉刚的庆功会，曹百万喝得酩酊大醉。都下半夜了丛小明还不见曹百万回来，打他电话一直没人接，打丁玉刚也没人接，似乎大家一夜之间都去了火星了。她后来赶了过去，找了三圈，都没找到，她费劲地拉起醉成死猪的丁玉刚，丁玉刚支吾了半天说老曹去洗手间了，一会就回来。丛小明急匆匆赶过去，听到有人在男洗手间里号啕大哭。丛小明问了一下有没有人，没人吱声，丛小明就壮着胆子走了进去，看见曹百万抱着马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边哭边说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这样回去！

2006年的冬天，天不算太冷，但是曹百万的心在那个不算太冷的冬天里，冻成了雕塑。丛小明用力地拉着曹百万的胳膊，说没关系，咱先回去，过几年再回来，咱们早晚会回来的。曹百万回过头看看丛小明，然后眼睛一闭躺倒在地。

如果当时回去了，蹬倒山这时候已经会用稚嫩的声音叫爸爸妈妈买糖吃了。

那天丁玉刚说第二天就把钱打到曹百万账户。曹百万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太阳很好，蹬倒山在曹百万身上蹭来蹭去，脖子上的伤口在太阳底下尤其戳眼，曹百万问过医生了，医生说等蹬倒山大一点，这个伤疤会好一点，而且那时候估计技术已经很先进了，这个伤疤不是什么大问题。曹百万把儿子抛向空中，逗得蹬倒山一阵一阵咯咯地笑，丛小明在一旁补曹百万的袜子，曹百万一边逗儿子，一边说儿子，咱回老家了，老爸带你出海钓鱼咯，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大笑。丛小明忽然叫了一声，鲜血从她的指尖流出，曹百万赶紧放下蹬倒山，把丛小明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一边吸一边看着丛小明，丛小明的脸上，挂着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曹百万说这么大个人，扎一下还掉眼泪。不说还好，这一说，丛小明的眼泪更是止不住。曹百万说怎么了小明？是不是不想回去。丛小明不说话，只是不

住地摇头。曹百万把丛小明搂紧，丛小明说，百万，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了。曹百万不说话，把丛小明搂得更紧了。

曹百万来到小房间，小房间里充斥着难闻的味道，曹老妈坐在老爸身边，用毛巾帮老爸擦脸，老爸有点烦躁，右手在空中乱抓。曹百万握住老爸的手说爹，咱们要回老家了，一起回去，咱们祖孙三代都回去，你还要带着蹬倒山摇船出海呢。话刚说完，曹老爸忽然安静了下来，两滴浊泪沿着曹老爸的眼角流下来。

曹可安和周梨花还在店里，曹百万还没有把他的决定告诉他们。他实在不太忍心，毕竟，那个店有他们全部的希望。

郑秀兰开始一样一样地收拾行李，曹百万看着她不说话，心想她是真着急了，心里担心自己的儿子呢。但是再着急也要等过完年了，房子再好卖也没有那么快。

曹百万在心里盘算着，这房子卖一百万，除掉税费十一万，剩下八十九万，还掉从丁玉刚那借来的还贷的四十万，剩下三十九万，还掉借的首付十万，剩下二十九万。理发店转出去，到手十三万二，各种设备材料卖掉，卖个两万块，一共十五万二，跟自己的房子卖了之后得到的钱加在一起是四十四万二，还掉前前后后借丁玉刚的二十五万八，还剩下十八万四，再把员工工资发掉一万块，剩十七万四，带着这笔钱回去，买好房子做点小生意，日子还是能过的。接下来先要查一下钱到账没有，如果到了，晚上把哥嫂叫过来，把这事说了，明天就找刘长富谈卖房子转房子的事。总之虽然有点悲壮，但不算太惨。

丁玉刚短信过来，说钱已划过来，让曹百万去查收一下。曹百万握着手机一通感动，刚准备到楼下银行去查账，忽然曹可安打来电话，说弟弟你快点过来，店里来了好多人。具体干吗他也没说，就光叫曹百万快点来。曹百万心里一惊，心想大概是收保护费的，他开这店，还没有跟这一片的势力打过招呼。他赶紧给刘长富打了个电话，

因为他是本地人，在这附近做了这么久生意，对这一片地面上白的黑的都比较熟。打完电话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还没到就看见门口停了很多车子，曹百万心想现在收保护费的装备都他妈的升级了。临近门口的时候，就看见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在排队，曹百万走上去，问这是干吗呢？一个年轻女孩说做头发啊，这家店很好的，我们在这附近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没个美发店，害得我们老是往市里跑，现在好了，听说他们手艺不错，现在正在开业打折呢，你有宣传单吗？曹百万说我没有，你们从哪来的宣传单？女孩说在我们家信箱里的啊，我本来想先过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多人，排队也要排，不然要赶到年后了，正月不好做头发的。

曹百万点点头，站在队伍后面发呆。周梨花正站在门口发单子，娴熟地向路人介绍，路过的人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都纷纷上前拿单子。曹百万暗暗赞叹，这周梨花真是个做生意的好手。他小声问周梨花这是怎么回事，周梨花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我们的手艺太好了吧。曹百万瞪起了眼珠子，说生意不好的时候是我的宣传没到位，生意好了就是你的手艺好，切！周梨花也开心，说兄弟你别生气，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啊，有时候连我自己都生自己气呢。然后趴在曹百万耳边说，弟弟，这下我们可发财了，也不用卖房子回老家了。

这话倒是提醒了曹百万，他忽然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什么情况。开车来的人明显不是他的宣传单起的作用，那这些久居市里的人，怎么会知道他这家店？又怎么会专程开车到这里来做头发呢？他忽然一拍脑袋，向附近的银行奔去。

果然，他的银行卡上，还是不过四位数，丁玉刚并没有打钱来。来的这些人才是他划过来的钱。这时候一辆中华把他挤在路边，刘长富摇下车窗说曹哥，你什么意思？不带这么耍人的。曹百万说实在不好意思，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来做头发的，现在你来了也好，我当面跟你说声抱歉，这房子，我暂时不转了。话还没说完，曹可安就在那边喊，让曹百万把丛小明也喊下来帮忙盯一下，店

里的染料发蜡什么的都不够了，找供应商送货来不及了，他要亲自去买一些。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收工，一结算，这一天做了三十多单，营业额有八千多，去掉费用，净赚六千多！

曹百万给丁玉刚发消息，说你的钱我暂且收到，能不能用还要等几天看看。曹百万知道丁玉刚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今天的成绩并不值得高兴，但是今天所造成的影响，实在是不小，需要观察一下后续效果。

丛小明说一天六千多，那一个月就是十八万，我们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就是十万多，哇噻老公，照这样下去，你马上就成货真价实的曹百万了！

曹百万笑笑，心里却没底。

第六章

忐忑不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曹百万是从地板上蹦起来的，这是年前最后一个周日了。曹百万到店里的时候，曹可安和周梨花已经把店里收拾一新，所有员工穿戴整齐在门口做操，曹百万把头一天准备好的“NO.012”贴在了招牌后面。曹可安说兄弟，你这是骗人啊，周梨花说这算什么骗人，谁也没规定这个店就必须从第一家往后开，我们从第12家往前开不行啊，要我看最好贴个120，至少说明我们有开到一百二十家的信心。曹可安说对对。

十点零四分的时候，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个女孩要做陶瓷烫并染成金黄色，周梨花找来的理发师确实不错，做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可是整整一上午，只有这一个客人。曹可安调来的两千多块钱的货，摆在那里一动不动，曹百万的心开始一点一点变凉，心想到头来，还是好梦一场。

熬到下午，曹百万准备回去了，在这里看着心烦。忽然又有两个女孩子来到店里，接着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店里的十个位子全部坐满，周梨花又从里屋拿出十个塑料椅子。这是她今天早上专门让供应商送过来的，为了排队用的。曹百万也亲自动手为顾客端茶倒水，场面甚是壮观。忙到下午四点多，生意一直没断，曹百万忙了四个小时有点吃不消了，他抽空到门外喘口气，忽然发现又有几辆车开过来，从车里下来的，还是昨天那些人。曹百万摇摇头，知道丁玉刚怕一天下来效果不理想，安排他们又来了一次。曹百万把他们拦在外面，说谢谢你们了，回去跟你们丁总说我这生意已经被带起来了，不用再折腾你们了，没想到这些人根本不听，继续往店里冲。丁玉刚找到里面一个貌似小头头的人，说你们的头发也经不起这样折腾，算了，你们回去吧，我这生意好，你们来我还没办法招呼你们，等需要的时候我再找你们。曹百万说完见他无动于衷，只好打电话给丁玉刚，丁玉刚说你放心吧，等他们的头发折腾得差不多了，我就让他们再去你店

里，把头发全剃光，再长新的。曹百万说行了行了，心意领了，需要的时候我会再找你的，你这样不但帮不了我，反倒是在给我添乱。丁玉刚说行啊，老子给他们付着加班费去做头发，你说我给你添乱。呵呵，不过我真的不希望你回老家，交个朋友不容易，你以为我在上海还有什么朋友吗?

味道开始变酸，曹百万心也一热，把电话给了在场的小头头。

一天忙到底，营业额六千块，净赚四千五。

第七章

这样的势头一直保持到腊月二十八，一周多下来，这个店的纯收入有三万块。腊月二十九是上海的小年夜，生意终于淡下来，曹百万财大气粗地给员工每人一千块奖金，共发下去一万块，被周梨花咬牙切齿地说成是暴发户做法，虽然没到发工资的时候，曹百万还是砸给周梨花五千块，其他的收入做企业发展基金，周梨花一边接过钱，一边说这家伙，还真是个暴发户。

正月初八的时候，曹百万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叫曹百万过去面试的，对方光公司名字就说了一长串，那是一家跨国广告公司的名字，用圈内的话说叫国际4A公司，以前曹百万做梦笑醒的时候，除了一部分是梦到自己上了美女、捡了钱包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梦见自己到4A公司上班了。每一个做广告的人都想进入国际4A公司，即使不拿工资，做实习生都行。国际4A就是广告界的黄埔军校，从4A退役的小兵到任何别的广告公司都能执掌帅印，统领千军万马。

丛小明也接到另外一家贸易公司的面试通知。正月十四的时候，曹百万和丛小明又同时收到了两家公司的录用通知，曹百万工资六千，而丛小明更是高得吓人，达到了五位数！正月十五那天曹百万喝了不少酒，他坐南朝北在地板上砰砰磕了几个响头，一边问候老天爷的母亲，赞叹老天爷捉弄人的伎俩炉火纯青，一边感谢老天爷，并即兴朗诵高尔基的名句，“让银子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最后他决定，两个人都上班去，孩子继续让郑秀兰来带，店让曹可安夫妇来经营，曹可安负责账目、采购及员工管理，周梨花负责技术和服务。丛小明语重心长地说，百万行不行，要不我不去上班吧，我一边在家带带孩子，一边在店里帮帮忙。曹百万打起官腔，说不不不，我们现在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目前你在店里帮忙，一个月产生的效益根本不如你上班创造的价值多。丛小明说可是让老妈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我不忍心。曹百万说小明，你要明白，人在什么阶

段就得干什么事，这是宿命，带孩子是累，但是一个五十岁的妇女，给子女带带孩子这天经地义，只能期望蹬蹬乖一点，给她省点心了。丛小明不再说话。

曹百万不知道，丛小明接下来要上班的公司是一家澳大利亚的贸易公司，它的亚太区总裁名字叫马丁内斯，刚从澳洲回来。

又一个月过去了，曹百万和丛小明的工作都忙得不得了，基本上都是披星戴月，别人朝九晚五，他们朝五晚九。对理发店的经营情况，曹百万基本上只看曹可安提交上来的报表。他又忙里偷闲，在公司做了一稿宣传折页，内容是感谢老客户的支持，同时友善地提醒他们，住在附近的人，再不来“从头再来”做头发，可就跟不上时代潮流了。不过这次不敢玩火，印刷完全是自己掏钱。

一个月结算下来，营业额十六万多，纯利十二万，全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他和曹可安达成共识，股东暂不分红。那时候蹬倒山已经满地爬了，郑秀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爬到洗手间和厨房的蹬倒山抱到床上，然后教他叫“妈妈”，并把丛大纲的照片拿出来给蹬倒山看，起初还教蹬倒山叫舅舅，后来就不说了，再后来她给蹬倒山看丛大纲的照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教蹬倒山叫“爸爸”。

2007年3月底，那天周六。那时候过完年已经一个多月了，曹百万结合新的发展战略，在附近重新开始寻找店面，他认为此时应该迅速在附近增开新店，既能借老店的品牌优势，同时也形成规模优势，节约成本，实现技术和管理的良好共享。在附近转转他才发现，这个大型社区周围，到处都是名叫“北冰洋”的房产中介，招牌后面的数字都到了三位数了，他的“从头再来”都成了“北冰洋”里的孤岛了。曹百万暗暗感叹，这年头，还是做房地产赚得快。

曹百万正在一家店门口发愣的时候，忽然刘长富从店里出来，身后跟了一群小弟，像黑社会一样飞扬跋扈。见到曹百万，刘长富兴高采烈地让众小弟叫曹哥，曹百万受宠若惊，有种当皇帝的快感。刘长富说曹哥你店经营得不错啊，我这的员工百分之八十都到你那剪过

头，本来我不让他们去，他们居然偷着去，都说你那质优价廉，后来我也不拦着他们了，再后来连我自己都去做头发。说实话，我对你那店面也没想法了。曹百万说嗯没想法就对了，不过我对你的店有想法。刘长富愣了一下，说曹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吗？我有大股东投资进来了，你想在这周围找店，难！因为这周围闲置的店都被我收了，一些太臭的连我这样的苍蝇型选手都看不上，估计你也没兴趣。

操劳一天无果而终，曹百万回家的时候，灶台一片冰凉，心中无限惆怅。曹百万到小房间看了一下老爸，老爸还是那副样子，倒是老妈瘦得厉害。老妈说陈陈你最近太忙了，我没关系，你要多关心一下你儿子和媳妇。曹百万觉着这话中有话，自从奶粉事件和老爸病倒之后，曹老妈很少说话。曹百万?妈，怎么了？曹老妈犹豫了半天，说你媳妇最近回来特别晚，连饭都不做了，你丈母娘带着蹬倒山，有的时候连花大姐都得麻烦她带一下，所以有空饭都是我做的。你觉着一个孩子和妈都在家里的女人，会总是加班加到这么晚？曹百万想了一下笑笑说，妈你别多想了，这样小明会很冤枉的，她一个月挣一万块，工作当然忙了。曹老妈说你是我儿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不知道，最近偶尔会有电话打过来找小明，基本都是老外。有的时候小明刚一回家电话就响起来，小明都不让我接，她接起来说的全是外语，我根本就听不懂。

第八章

曹百万表面上严厉地批评了老妈，说以后不准这样没有根据地瞎怀疑，破坏家庭团结，一边却在心中暗暗计划，怎么样来把事情搞清楚。正想着，忽然丁玉刚打来电话，说老曹，你媳妇呢？曹百万说在家养着呢。丁玉刚说别骗我了，我刚看到她跟一老外在外面吃饭呢，你小子，看看头上是不是冒绿光了。曹百万说我红绿色盲，所以我的头上从来不会泛绿。丁玉刚说你这简直就是掩耳盗铃的绿帽版。曹百万说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你国货再怎么猛，也抵不上进口货，小心带上进口洋绿帽。丁玉刚说看看，开始不平衡了吧？我女人对我，粘得不行。爱情这玩意，太神奇了。忽然话锋急转说，你把陈露的电话给我吧。曹百万说哦？你自己打114吧。

曹百万等到半夜，丛小明才急匆匆地赶回来，曹百万殷勤地上去接过丛小明的外套，丛小明匆匆在曹百万脸上摸了一把，就跑进大房间，在蹬倒山脸上一通猛亲，把旁边的郑秀兰都吵醒了。郑秀兰说小明，以后回来早点，你这样下去要出问题的。丛小明哦了一声退了出去。曹百万说娘子，公务为何如此繁忙？丛小明说官人有所不知，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啊。曹百万一个激灵跳起来说怎么个意思，什么时候变成杀手了？丛小明说嘿嘿，没有啦，拿了人家那么多钱，自然要把活干好了。曹百万说那娘子可曾用膳？丛小明说吃了吃了，跟老板和客户一起吃的。曹百万说行啊你，拿那么高的工资，还时常有人请吃饭，那你可得把活干好，把饭碗端牢了。丛小明说放心吧，不会有人抢了我的饭碗的。

曹百万循循善诱，想让丛小明自己招供，但丛小明对马丁内斯的事避而不谈。

第二天周日，丛小明依然加班。曹百万先到店里跟曹可安研究下一步计划，想把拓展店面的计划修改一下，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方圆五公里，然后招一个专门的市场拓展人员。曹百万打算跟曹可安讨论完

这件事情之后，就到丛小明的公司去一趟，他家的后院似乎有火光闪动，再不救火可就火光冲天、后院不保了。曹百万到店里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那些人在曹百万的眼里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飘进来的一张张百元大钞。

曹百万的想法遭到了周梨花的强烈反对，她鼻尖离曹百万鼻尖不到三厘米，把曹百万放到她的唾沫星子的有效杀伤范围内，说你以为你已经是世界五百强了？还市场拓展专员呢，你自己周末的时候没事自己找找店好了，就为这点事还要专门招个人，有空啊你！曹百万无言以对，曹可安说我知道你工作忙，这样吧弟，现在店里的工作基本理顺，就算一天忙到晚，也没什么问题，我可以抽出时间在周围跑跑，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店里的事就多交给我吧。

碰了一鼻子灰，曹百万也不好再说什么，他觉得曹可安夫妇说得也有道理。刚准备离开理发店奔赴抓奸第一线的时候，忽然周梨花拦住了一位顾客，说希望能够拍一些照片做店内宣传，本次消费可以免单。曹百万一听，心想什么人物能让周梨花出手如此阔绰。他仔细一看，不禁心头一震，此人样貌虽非沉鱼落雁，也可闭月羞花了。曹百万赶紧出门往天上看了看。陈露笑着说，你干吗呢？被我吓着了？曹百万说，不，我出去看看天上有没有大雁落下来。陈露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有破坏生态平衡、伤害野生动物的嫌疑？曹百万一脸严肃地说，说真的陈小姐，长成你这样不是你的错，跑到大街上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态平衡就是你的不对了。陈露说不贫了，我听说你自己做生意了，就过来看看。你这的师傅手艺还不错，服务也挺好，值得表扬。曹百万说算了吧，您这样的人出去做头发，不得找那种论剪刀收费的？一剪刀一千块你都嫌剪刀磨得不够快。再说了，你听谁说我自己开店的？你身边似乎已经没有人能知道我的消息了。陈露说你以为你是国家保密局的？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害怕人知道？我有114啊。曹百万说拉倒吧，我压根没注册。陈露笑笑，说我也没注册啊，可是有人就是通过114找到我的，并且告诉我你在这开了店。曹百万脑子一

转，惊呼难道是丁玉刚？陈露笑笑，说你这哥们儿，花心花得那叫一个邪门，女朋友都怀孕了，还在帮他打理事业，他可好，还到处拈花惹草。曹百万笑笑，暗暗感叹丁玉刚事业的成功绝非偶然，茫茫13亿人，一个没注册的美女，他愣是通过114就能找到！

曹百万要请陈露去金茂吃饭，被陈露讽刺为中国第二代暴发户，无奈只好带她在附近吃大排档。陈露临走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嘱咐曹百万，说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记得找她。站在陈露的法拉利前，曹百万感慨万千，他故作语重心长状，说你也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这法拉利能不开就不开，华而不实，再说这东西在上海也跑不快啊，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真的。陈露竟然两眼泛起涟漪，趁机提出无理要求，却把曹百万的非分之想变成了现实。陈露说抱我一下吧。曹百万看着陈露晶莹的双眼，在初春的暖阳里楚楚动人。曹百万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件厚重的风衣，久久地披在陈露身上，妄图用点滴的温暖，熔化她冰冷的心。他想，做二奶的，日子过得终究不会太爽。

陈露上车前说，我觉得你成立市场拓展部的想法不错，而且你这个店还是有点潜力的，如果你要发展，需要钱的话，跟我说，就算是我的投资，我们合股做生意。曹百万说敝人目前完全独资，不接受社会游资。再说了，我需要一千万，你出得起吗？曹百万差点连潜台词都说出来：你充其量是个二奶，哪来那么多钱。陈露想了想点点头说我得想想。

第九章

曹百万回家的时候已经傍晚了，跟踪丛小明的计划因陈露的出现而全部被打乱，回家的路上，他收到了陈露的消息，说今天我有点冲动了，但是谢谢你，我太久没有体验到被人抱的感觉了，即使不带任何感情。曹百万笑着摇摇头，心想要开法拉利就别怕精神空虚，然后手指一按把消息删掉了。

曹百万一开家门，就发现郑秀兰正襟危坐，丛小明两眼通红，曹老妈坐在一旁，脸色凝重，蹬倒山在学步车里玩飘移。曹百万说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郑秀兰从鼻孔里恶狠狠地喷出一个“哼”字，然后拿出相机往桌上一放，曹百万心头一惊，心想糟了，这次就算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了，这个丈母娘真是防不胜防。

丛小明说：“百万，我知道是她主动抱你的对不对？”

“没，是我主动抱她的。”

“百万，怎么会是这样的？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你们，Jessica带我去抓奸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是我太傻了？”

郑秀兰的脸基本上已经变型了，似乎随时都有冲上来决一死战的冲动。

“小明，事实不是照片上那样的。”曹百万无力地解释着。

“没什么会抱在一起？”郑秀兰噌的蹿起来。旁边的蹬倒山看到了居然咯咯直笑。

“没有，她说她心情不好，有点冷，让我抱一下，这没什么。”

“抱都抱了，还说没什么，你还要怎么样？那幸亏是饭店，要是没人的地方还指不定你们能干出什么好事呢！”

“朋友之间抱一下也不算什么，这不是咱们老家。小明你说是吧。”丛小明想了想，点了点头。

“小明你不要听他花言巧语，抱一下没什么？那我们小明出去随便抱别的男人，你愿意啊。”

“我没问题啊，小明要是出于友情跟别的男人抱一下我不介意啊。”

郑秀兰气得脸都呈现出黄瓜的颜色了，她咬牙切齿地说：“好，不跟你罗唆了，有胆量你把手机拿出来！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我今天非让你死个明白。”

听到这话，曹百万立刻怒火中烧，他眼睛一瞪刚准备发作，却被曹老妈按住了，曹老妈说亲家，你也说了不少了，听我来说一句。就这么点事，你就揪着不放，还把我也捎上骂了一通。我们百万对小明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今天这事要是你有证据，我绝饶不了我儿子，要是没证据，就请你以后别再折腾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都不容易。别的我不多说了，既然要看手机，那么你们俩手机都拿出来吧。

曹百万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有点紧张。丛小明也犹豫着，握着手机把自己变成“木头人”。

“拿出来！”郑秀兰一声断喝，伸手把两人手机抢下来，她先翻开曹百万的手机，查看短消息收件箱、发件箱、草稿箱、又查看通话记录、相册等，全部看下来没有任何少儿不宜甚至半点暧昧。看了半天郑秀兰狠狠地把曹百万的手机放到桌上，说算你狠，删得真干净。曹百万摇摇头。郑秀兰转身准备离开，却被曹老妈拦住了，说等一下，既然要看，那就都看看吧。郑秀兰冷笑一声，说行啊，看吧，我自己养的女儿我还不知道？曹老妈拿起手机，按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打开。曹百万伸手过来帮忙，被曹老妈打开，说你别动手，告诉我怎么看短消息！

曹百万不说话，他不想看到丛小明手机里的消息，因为他昨天晚上早已经偷偷看过了，丢三落四的丛小明从来不知道删除短信、清理手机记录。里面有马丁内斯发来的消息，还好是英文，老妈看不懂。

曹百万说妈，算了，别闹了。曹老妈扇开曹百万的手，说你有点志气行不行？这样你都忍得下去你算不算个男人？说！怎么用？

郑秀兰轻蔑地说我告诉你。

在郑秀兰的指导下，曹老妈迅速打开了丛小明手机的收件箱，里面满满的都是一个人发来的消息，可是连短信内容到人名全是英文，曹老妈完全看不懂。

“这写的什么，你给我翻译一下。”曹老妈对曹百万说。

“没什么，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曹百万说。

“你听到没有？自己养了个什么儿子不知道？还来怀疑我女儿。可笑。”

曹老妈有点尴尬，愣在那里无话可说。曹百万眼泪都下来了，他大吼一声，说丛小明你把短信给我翻译出来！

丛小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说老妈你别再这样了，我这个家迟早要被你毁了。曹老妈径直走到电话机旁，给曹可安打了个电话，说你那边忙不忙，能不能上来一趟。曹可安说忙得不可开交，曹老妈说你媳妇呢？她如果不忙你让她上来一趟。